

家訓 大事年表  
書札 榮哀錄

曾國藩六種

程潛題

# 曾國藩家訓

致紀鴻

(咸豐六年九月廿九夜手諭時在江西撫州門外)

家中之來營者，多稱爾舉止大方，余爲少慰。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，余不願爲大官，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。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，可以處樂，可以處約，此君子也！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氣習，飲食起居，尙守寒素家風。極儉也可，略豐也可，太豐則我不敢也！凡仕宦之家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返儉難。爾年尙幼，一切不可貪愛奢華，不可慣習懶惰。無論大家小家，士農工商，勤苦儉約，未有不興！驕奢倦怠，未有不敗。爾讀書寫字，不可間斷。早晨要早起，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。吾父吾叔，皆黎明卽起，爾之所知也！凡富貴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學作聖賢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與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學爲聖賢，少時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。爾宜舉止端莊，言不妄發，則入德之基也！

致紀澤

(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)

余此次出門，略載日記，卽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。聞林文忠家書，卽係如此辦法。爾在

省僅至丁左兩家，餘不輕出，足慰遠懷。讀書之法，看讀寫作四者，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，如爾去年看史記，漢書，韓文，近思錄；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！讀者，如四書詩書，易經，左傳諸經，昭明文選，李杜韓蘇之詩，韓歐曾王之文。非高聲朗誦，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；非密咏恬吟，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。譬之富家居積，看書則在外貿易，獲利三倍者也！讀書則在家慎守，不輕花費者也！譬之兵家戰爭，看書則攻城略地，開拓土宇者也！讀書，則深溝堅壘，得地能守者也！看書，與子夏之「日知所亡」相近，讀書與「無妄所能」相近。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寫字，真行篆隸，爾頗好之，切不可間斷一日。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遲鈍，吃虧不少。爾須力求敏捷，每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則幾矣！至於作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；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。作四書文，作試帖詩，作律賦，作古今體詩，作古文，作駢體文，數者不可不一講求，一一試爲之。少年不可怕醜，須有狂者進取之趣。此時不試爲之，則後此將不肯爲矣！至於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「敬恕」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！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！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；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。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；孟言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；

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；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」。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，於恕字或易著功；敬字則宜勉強行之。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。科場在即，亦宜保養身體。余在外平安，不多及。

再此次日記已封入澄侯叔函中，寄在家矣！余自十二至湖口，十九夜五更開船，晉西省；廿一申刻至章門，餘不多及。又示。

同前（八月初三日）

八月一日，劉曾撰來營，接爾第二號信，并薛曉帆信，得悉家中四宅平安，至以爲慰！汝讀四書，無甚心得，又不能虛心涵泳，切己體察。朱子教人讀書之法，此二語最爲精當。爾現讀離婁，卽如離婁首章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」我往年讀之，亦無甚警惕。近歲在外辦事，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，下之人必守乎法。若人人以道揆自許，從心而不從法，則下凌上矣！愛人不親章，往年讀之，不甚親切；近歲閱歷日久，乃知治人不治者，智不足也！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！涵泳二字，最不易識。余嘗以意測之曰，涵者，如春雨之潤花，如清渠之溉稻。雨之潤花，過小則難透，過大則離披，適中則涵濡而滋液。清渠之溉稻，過小則枯槁，過多則傷澇，適中則涵養而淳興。泳者，如魚之游水，如人之濯足。程子謂魚躍於淵，



活潑潑地！莊子言梁濠觀魚，安知非樂。此魚水之快也！左太冲有「濯足萬里流」之句，蘇子瞻有「夜臥濯足詩」，有「浴罷詩」，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！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，而視此心如花，如稻，如魚，如濯足，則涵泳二字，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。爾讀書易於解說，文義卻不甚能深入，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，悉心求之。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。余寄書左季翁，託購致十副。爾收得後，可好藏之。薛曉帆銀百兩，宜璧還；余有復信，可并交季翁也！此囑。

同前 (八月二十日書於戈陽軍中)

十九日曾六來營，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，并詩一首，具悉次日入關，考具皆齊矣！此時計已出關還家。予於初八日至河口，本擬由鉛山入閩，進擣崇安，已拜疏矣！光澤之賊，竄擾江西，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，即屯踞安仁縣。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，十五日予亦回駐弋陽，待安仁破滅後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！爾七古詩氣清，而詞亦穩，余閱之忻慰，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。余所選鈔五古九家，七古六家，聲調皆極鏗鏘，耐人百讀不厭。余所未鈔者，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，鮑明遠高逵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，聲調亦清越異常。爾欲作五古，七古，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，先之以高聲朗誦，以昌其氣；繼

之以密咏恬吟，以玩其味。二者并進，使古人之聲調，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，則下筆爲詩時，必有句調澹赴腕下。詩成自讀之，亦自覺琅琅可誦，引出一種興會來。古人云：『新詩改罷自長吟。』又云：『煨詩未就且長吟。』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，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。蓋有字句之詩，人籟也！無字句之詩，天籟也！解此者，能使天籟人籟，湊拍而成，則於詩之道，思過半矣！爾好寫字，是一好氣習。近日墨色不甚光潤，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！以後作字，須講究墨色。古來書家，無不善使墨者。能令一種神光活色，浮於紙上，固由臨池之勤，染翰之多所致；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，用墨之輕重疾徐，皆有精意運乎其間，故能使光氣常新也！余生平有三恥：學問各塗，皆略涉其涯涘，獨天文，算學，毫無所知；雖恆星，五緯，亦不識認，一恥也！每作一事，治一業，輒有始無終，二恥也！少時作字，不能臨摹一家之體，遂致屢變而無所成，遲鈍而不適於用；近歲在軍，因作字太多，廢閣殊多，三恥也！爾若爲克家之子，當思雪此三恥也！推步算學，縱難通曉，恆星，五緯，觀認尙易。家中言天文之書，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，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。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，不過數月可畢識矣！凡作一事，無論大小難易，皆宜有始有終。作字時先求圓勻，次求敏捷。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少或七八千，愈多愈熟，則手腕毫不費力。將來以之

爲學，則手鈔羣書；以之從政，則案無留牘。無窮受用，皆自寫字之「勻而且捷」生出。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！今年初次下場，或中或不中，無甚關係，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。以後窮經讀史，二者迭進。國朝大儒，如顧閔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，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。光陰難得，一刻千金。以後寫安稟來營，不妨將胸中所見，簡編所得，馳聘議論，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，不宜太寥寥。

同前（十月二十五日）

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，內附隸字一冊；廿四日接澄叔信，內附爾臨元教碑一冊；王五及各長夫來，具述家中瑣事甚詳。爾信內言，讀詩經注疏之法，比之前一信，已有長進。凡漢人傳注，唐人之疏，其惡處在確守故訓，失之穿鑿；其好處在確守故訓，不參私見。釋謂爲勤，尙不數見；釋言爲我，處處皆然。蓋亦十口相傳之話，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。如伐木爲文王，與友人入山，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，與爾所疑螽斯章解，同一穿鑿。朱子集傳。一掃舊障，專在涵泳神味，虛而與之委蛇。然如鄭風諸什，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；朱子以爲皆淫奔者，亦未必是。爾治經之時，無論看注疏，看朱傳，總宜虛心求之。其愜意者，則以硃筆識出。其懷疑者，則以另冊寫一小條，或多爲辨論，或僅著數字；將來疑者漸晰，又記於

此條之下；久久漸成卷帙，則自然日進。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，爲本朝之冠，皆自筭記  
得來。吾雖不及懷祖先生，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！爾問時藝可否暫置，抑或他有所學。余  
惟文章之可以道古，可以適今者，莫如作賦。漢魏六朝之賦，名篇鉅製，俱載放文選。余嘗  
以西征燕城，及憾別等賦示爾矣！其小品賦，則有古賦識小錄，律賦則有本朝之吳毅人顧耕  
石陳秋舫諸家。爾若學賦，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。大賦或數千字，小賦或僅數十字；或對或  
不對，均無不可。此事比之八股文，略有意趣，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？爾所臨隸書，孔宙碑  
筆太拘束，不甚鬆活，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，以後須執於管頂。余以執筆太低，終身吃虧，  
故教爾趁早改之。元教碑墨氣甚好，可喜！可喜！郭二姻叔，嫌左肩太俯，右肩太聳。吳十  
序年伯，欲帶歸示其子弟。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，以後專習真草二種，篆隸置之可也！四體  
并習，恐將來不能一工。余癱疾近日大愈，目光平平如故。營中各勇夫，病者十分己好六  
七；惟尙未復元，不能拔營進剿，良深焦灼！聞甲五目疾十愈八九，忻慰之至！爾爲下輩之  
長，須常常存筒樂育諸弟之念。君子之道，莫大乎與人爲善，况兄弟乎？臨三昆八，係親表  
兄弟，爾須與之互相勸勉。爾有所知者，常常與之講論，則彼此并進矣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九日建昌營次)

二十五日寄一信，言誦詩經注疏之法。二十七日，縣城二勇至，接爾十一日安稟，具悉一切。爾看天文，認得恆星數十座，甚慰！甚慰！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，內恆星圖最爲明哲，曾繙閱否？國朝大儒，於天文歷數之學，講求精熟，度越前古。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，皆稱絕學；然皆不講占驗，但講推步。占驗者，觀星象雲氣，以下吉凶。史記天官書，漢書天文志是也！推步者，測七政行度，以定授時，史記律書，漢書律歷志是也！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，簡而得要。心壺既肯究心此事，可借此書與之閱看。五禮通考內有之，皇清經解內亦有之。若爾與心壺二人，能略窺二者之端緒，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！四六落脚一字粘法，另紙寫示，（因接安徽信，遂不開示）。書至此，接趙克彰十五夜自桐城發來之信，溫叔及李迪庵方伯尙無確信，想已殉難矣！悲悼曷極！來信寄叔祖父封內中，有往六安州之信，尙有一線生機。余官至二品，誥命三代，封妻蔭子，受恩深重，久已置死生於度外，且恐常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。溫叔受恩尙淺，早歲不獲一第；近年在軍，亦不甚得志。設有不測，費憾有窮期耶？軍情變幻不測，春夏間，方冀此賊指日可平；不圖七月有廬州之變，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；茲又有三河之大變，全局破壞，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，情懷難堪！但願爾專心讀書，時將我所好看之書，領略得幾分；我所講求之事，鑽研

得幾分，則余在軍中，心常自慰。爾每日之事，亦可寫日記，以便查核。

同前 (十二月初三日)

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粟，得知四宅平安。爾將有長沙之行，想此時又歸也！少庚早世，賀家氣象，日以凋耗。爾常常當寄信與爾岳母，以慰其意；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，以解其憂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，卓絕流輩；居官亦愷惻慈祥，而家運若此，是不可解。爾輓聯尙穩妥。詩經字不同者，余忘之。凡經文本不合者，阮氏校勘記最詳（阮刻十三經注疏，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。每卷之末，皆附校勘記。皇清經解中，亦刻有校勘記，閱取可也）！凡引經不合者，段氏撰異最詳（段茂堂有詩經撰異，書經撰異等著，俱刻於皇清經解中）。爾繙而校對之，所疑者明矣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三日)

日來接爾兩稟，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。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，則注疏亦殊難領會，爾可暫緩；即公穀亦可緩看。爾明春將胡刻文選，細看一遍。一則含英咀華，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；一則吾熟讀此書，可常常教爾也！沅叔及寅皆先生，望爾作四書文，極爲勤懇。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，文章亦不可太醜，惹人笑話。爾自明年正月起，

每月作四書文三篇，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。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，亦即寄呈。寫字之中鋒者，用筆尖著紙，古人謂之蹲鋒，如獅蹲，虎蹲，犬蹲之象；偏鋒者，用筆毫之腹著紙，不倒於左，則倒於右，當將倒未倒之際，一提筆則爲蹲鋒；是用偏鋒者，亦有中鋒時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三十日)

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，而無稟來營，何也？少庚計信百餘件，聞皆爾親筆寫之；何不發刻，或倩人幫寫。非謂爾宜自惜精力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，情有等差，禮有隆殺，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！近想已歸家度歲。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，氣象較之往年，迥不相同。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，與鄉里鄙人無異，至今深抱悔憾。故雖在外，亦惻然寡懽。爾當體我此意，於叔祖各叔父母前，盡些愛敬之心，常存休戚一體之念，無懷彼此岐視之見。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；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，日處日親，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鄉黨，皆曰：「紀澤之量，大於其父之量」，則余欣然矣！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，爾復稟並未提及；又有信言「涵養」二字，爾復稟亦未之及。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，爾宜一一稟復。余於本朝大儒，自顧亭林之外，最好高郵王氏之學。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，諡文肅，正色立朝，生懷祖先生。念孫經學精卓，生王引之，復以鼎甲官尚書，諡文簡。三代皆好學深思，有漢韋氏唐顏

氏之風。余自憾學問無成，有魏王文肅公遠甚。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，爲伯中氏，則夢寐之際，未嘗須臾忘也！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，讀書雜誌，家中無之。伯中氏所著經義述聞，經傳釋詞，皇清經解內有之，爾可試取一閱。其不知者，寫信來問。本朝窮經者，皆精小學，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！

同前

（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）

三月初二日，接爾二月廿日安稟，得知一切。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，字勢流美，天骨開張，覽之忻慰！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，尙當加功。大抵寫字只有用筆、結體兩端。學用筆，須多看古人墨蹟；學結體，須用油紙摹古帖。此二者，皆決不可易之理。小兒寫影，本肯用心者，不過學數月，必與其摹本字相肖。吾自三十時，已解古人用筆之意；只爲欠卻間架工夫，便爾作字不成體段。平生欲將柳試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體，亦爲間架欠工夫，有志莫遂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，每日用油紙摹帖，或百字，或二百字；不過數月，間架與古人逼肖，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。此吾之素願也！不能，則隨爾自擇一家；但不可見異思遷耳！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，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。詩經造句之法，無一句無所本；左傳之文，多現成句調；揚子雲爲漢代文宗，而其太玄摹易，法言摹論語，方言摹爾雅，十二箴



摹虞箴，長楊賦摹難蜀，父老解嘲摹客難，甘泉賦摹大人賦，劇秦美新摹封禪文，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，信陵君諫伐韓，幾於無篇不摹。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，亦皆有所摹擬，以成體段。爾以後作文作詩賦，均宜心有摹仿，而後間架可立，其收效較速，其取經較便。前信致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，今爾此信，言業看三本。如看得有些滋味，卽一直看下去；不爲或作或綴，亦是好事。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三語太歲考等卷，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，則王氏述聞，亦暫可不觀也！爾思來營省觀，甚好！余亦思爾來一見。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，三四月間自不能來。或七月晉省鄉試，八月底來營省觀，亦可。身體雖弱，處多難之世，若能風霜煉，苦心勞神，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。沉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從軍，反得壯健，亦其證也！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，乃俗本，不可爲典。要奏摺稿，當鈔一目錄付歸，餘詳諸叔信中。

同前 (三月念二日)

念二日接爾稟并書譜箴，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，皆極贊美。云「爾鈎聯頓挫，純用孫過庭草法；而間架純用趙法，柔中寓剛，綿裏藏針，動合自然」等語。余聽之亦欣慰也！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，於初唐四家內，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。以此上窺二王，下法山

谷，此一徑也！於中唐師李北海，而參以顏魯公與徐季海之沈著，此一徑也！於晚唐師蘇靈芝，此又一徑也！由虞永興以溯二王，及晉六朝諸賢，世所稱南派者也！由李北海以溯歐褚，及魏北齊諸賢，世所稱北派者也！爾欲學書，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。南派以神韻勝，北派以魄力勝。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；米蔡近於北派；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。爾從趙法入門，將來或趨南派，或趨北派，皆可不迷於所往。我先大夫竹亭公，少學趙書，秀骨天成。我兄弟五人，於字皆下苦功，沅叔天分尤高。爾若能光大先業，甚望！甚望！制藝一道，亦須認真用功。鄧瀛師，名手也！爾作文，在家有鄧師批改，付營有李次青批改；此極難得，千萬莫錯過了！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，可分送三先生（汪易葛），二外甥，及爾諸堂兄弟。又舊宣紙手卷，新宣紙橫幅，爾可學書譜，請徐柳臣一看。

同前（四月二十一日）

前次於諸叔父信中，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。鄉間苦於無書；然爾生今日，吾家之書，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！買書不可不多，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。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，不過數種。曰易，曰書，曰詩，曰春秋，左傳，曰莊子，曰離騷，曰史記，曰相如子雲。柳子厚自述其所得，正者曰易，曰書，曰詩，曰禮，曰春秋；旁者曰穀梁，曰

孟荀，曰莊老，曰國語，曰離騷，曰史記。二公所讀之書，皆不甚多。本朝善讀古書者，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，曾爲爾屢言之矣！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，所考訂之書，曰逸周書，曰戰國策，曰史記，曰漢書，曰管子，曰晏子，曰墨子，曰荀子，曰淮南子，曰後漢書，曰老莊，曰呂氏春秋，曰韓非子，曰揚子，曰楚辭，曰文選；凡十六種。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。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，曰易，曰書，曰周官，曰儀禮，曰大戴禮，曰禮記，曰左傳，曰國語，曰公羊，曰穀梁，曰爾雅，凡十二種。王氏父子之博，古今所罕，然亦不滿三十種也！余於四書五經之外，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。好之十餘年，惜不能熟讀精考。又好通鑑文選，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，共不過十餘種。早歲篤志爲學，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，略作筭記，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。今年齒衰老，時事日艱，所志不克成就，中夜思之，每用媿悔！澤兒若能成吾之志，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，一一熟讀而深思之，略作筭記，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，則余歡欣快慰，夜得甘寢，此外別無所求矣！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，凡家中所無者，爾可開一單來，余當一一購得寄回。學問之途，自漢至唐，風氣略同；自宋至明，風氣略同；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。其尤著者，不過顧閻（百詩）戴（東原）江（慎修）錢（辛楣）秦（味經）段（懋

堂)王(懷祖)數人。而風會所扇，羣彥雲興。爾有志讀書，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，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。凡有所見所聞，隨時稟知，余隨時諭答，較之當而問答，更易長進也！

同前 (五月初四日)

爾作時文，宜先講詞藻。欲求詞藻富麗，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語頭，近世文人如袁簡齋，趙歐北，吳毅人，皆有手鈔詞藻小本，此衆人所共知者。阮文達公爲學政時，搜出童生夾帶，必自加細閱。如係親手所鈔，略有條理者，卽予進學。如係詩人所鈔，概錄陳文者，照例罪斥。阮公一代宏儒，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！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鈞元，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！爾去年鄉試之文，太無詞藻，幾不能敷衍成篇。此時下手工夫，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。爾此次復信，卽將所分之類，開列目錄，附稟寄來。分大綱子目，如倫紀類爲大綱，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；王道類爲大綱，則非田學校爲子目。此外各門可以類推。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，二書中可鈔者多。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，及子車精華，淵鑑來函，則可鈔者尤多矣！爾試爲之。此科名之要道，亦學問之捷徑也！

同前 (六月十四日)

接二十九三十日兩稟，得悉書經注疏，看商書已畢。書經注疏頗庸陋，不如詩經之該博。我朝儒者，如閣百詩姚姬傳諸公，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。孔安國之傳，亦僞作也！蓋秦燔書後，漢儒伏生所傳，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，皆僅二十八篇，所謂今文尙書者也。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，遭巫蠱之事，未得立於學官，不傳於世。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，亦不傳於世。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，亦不傳於世。至東晉梅頤，始獻古文尙書，并孔安國傳。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，即今通行之本也！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，皆疑其爲僞；至閣百詩遂專著一書，以痛辨之，名曰疏證。自是辨之者數十家，人人皆稱僞古文，僞孔氏也！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。王西莊孫淵如江良庭三家皆詳言之。（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。）此亦六經中一大案，不可不知也！爾讀書記性平常，此不足慮。所慮者，第一怕無恆；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，并未看得明白。此却是大病。若實看明白了，久之必得些滋味，寸心若有怡悅之境，則自然記得矣！爾不必求記，却宜求箇明白。鄧先生講書，仍請講周易析中。余閱過之通鑑，暫不必講，恐汗壞耳！爾每日起得早否？并問。

同前（八月十二日黃州）

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，并賦一篇，尙有氣勢，茲批出發還。凡作文，末數句要吉

祥；凡作字，墨色要光潤。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，爾謹記之，無忘祖訓。爾問各條，分別示知。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。凡箴以虞箴爲最古（左傳襄公），其末曰：「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。」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，吾不敢直告之，但告其僕耳！揚子雲仿之，作州箴。冀州曰：「牧臣司冀，敢告在階。」揚州曰：「牧臣司揚，敢告執籌。」荊州曰：「牧臣司荆，敢告執御。」青州曰：「牧臣司青，敢告執矩。」徐州曰：「牧臣司徐，敢告僕夫。」余之敢告馬走，卽此類也！走，猶僕也！（見司馬遷任安書注，班固賓戲注）。朱子作敬箴曰：「敢告靈臺。」則非僕御之類，於古人微有岐誤矣！凡箴以官箴爲本。如韓公五箴，程子四箴，朱子各箴，范浚心箴之屬，皆失本義，余亦相沿失之。爾問看諸疏之法，詩書文義與衍，注疏勉強牽合，二語甚有所見。左疏淺近，亦頗不免。國朝如王西莊（鳴盛）孫淵如（星衍）江良庭（聲）皆注尙書。顧亭林（炎武）惠定宇（棟）王伯申（引之）皆注左傳，皆刻在皇清經解中。書經則孫注較勝，王江不甚足取。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。王亦有書經述聞，爾曾看過一次矣！大抵十三經注疏，以三禮爲最善，詩疏次之；此外皆有醇有駁，爾既看動數經，卽須立志全看一過，以期作事有恆，不可半途而廢。爾問作字換筆之法；凡轉折之處，如「」之類，必須換筆，不待言矣！至並無轉折形迹，亦須換筆者，

如以一橫言之，須有三換筆。W（末向上挑，所謂磔也！中折而下行，所謂波也！右向上行，所謂勒也！初入手，所謂直來橫受也！）以一直言之，須有兩換筆。F（直橫入，所謂橫來直受也！上向左行，至中腹換而右行，所謂努也！）捺與橫相似，特末筆磔處更顯耳！W（磔波直入。）撇與直相似，特末筆更撇向外耳！≡（橫入停。）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，可以類推。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。如本斜向左，一換筆則向右矣！本斜向右，一換筆則向左矣！舉一反三，爾自悟取可也！李春體處，余擬送之八十金，若家中未先送，可寄信來。凡家中親友有慶弔事，皆可寄信，由營致情也！

同前（九月二十四日）

廿一日，得家書，知爾至長沙一次，何不寄安稟來營？婚期改九月十六，余甚喜慰！余老境侵尋，頗思將兒女婚嫁，早早料理。袁漱六親家，患咯血疾，昨專人走松江看視。若得復元，吾即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。袁鐵庵來我家時，爾稟問母親，可以吾意商之。京中書到時，有胡刻通鑑一部，留家中講解；即將吾圈過一部，寄來營可也！又汲古閣初印五代史一部，亦寄來。皮衣等件，速速寄來。吾買帖數十部，下次寄爾。

同前（十月十四日）

接爾十九，二十九日兩稟，知喜事完畢，新婦能得爾母之歡，是卽家庭之福。我朝列聖相承，總是寅正卽起，至今二百年不改。我家高曾祖考，相傳早起。吾得見竟希公、星岡公皆未明卽起，冬寒起坐，約一箇時辰，始見天亮。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，有事則不待黎明，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，此爾所及見者也！余近亦黎明卽起，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。爾旣冠受室，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；自力行之，亦率新婦力行之。余生平坐無恆之弊，萬事無成；德無成，業無成，已可深恥矣！逮辦理軍事，自矢靡他；中間本志變化，尤無恆之大者，用爲內恥。爾欲稍有成就，須從有恆二字下手。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，全在一重字。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，蓋取法於星岡公。爾之容止甚輕，是一大病；以後宜時時留心，無論行坐均須重厚。早起也！有恆也！重也！三者皆爾最要之務。早起是先人之家法，無恆是吾身之大恥，不重是爾身之短處，故特諄諄戒之。吾前一信，答爾所問者三條，一字中換筆，一敢告馬走，一注疏得失，言之頗詳；爾來稟何以并未提及？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，宜條條稟復，不可疏略。此外教爾之事，則詳於寄寅皆先生「看讀寫作」一緘中矣！

同前

（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）



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稟，澄叔已移寓新居，則黃金堂老宅，爾爲一家之主矣！昔吾祖星岡公，最講治家之法：第一要起早；第二要打掃潔淨；第三誠修祭祀；第四善待親族有鄰里。凡親族鄰里來家，無不恭敬款接，有急必周濟之，有訟必排解之，有喜必慶賀之，有疾必問，有喪必弔。此四事之外，於讀書種菜等事，尤爲刻刻留心。故寫家信，常常提及「書蔬魚豬」四端者，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！爾現讀書無暇，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，而不可不識得此意，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。八者缺一不可。其誠修祭祀一端，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。凡器皿第一等好者，留作祭祀之用，飲食第一等好者，亦備祭祀之需。凡人家不講究祭祀，縱然興旺，亦不久長。至要！至要！爾所論看文選之法，不爲無見。吾觀漢魏文人，有二端最不可及：一曰訓詁精確，二曰聲調鏗鏘。說文訓詁之學，自中唐以後，人多不講；宋以後，說經尤不明故訓，及至我朝鍾儒，始通小學。段茂堂王懷祖兩家，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，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，無不典雅精當。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，則知眼前常見之字，凡唐宋文人誤用者，惟六經不誤；文選中漢賦，亦不誤也。卽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，如「蔚若相如，嚼若君平」，以一蔚字，該括相如之文章；以一嚼字，該括君平之道德。此雖不盡闡乎訓詁，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！至聲調之鏗鏘，如「開高軒以臨山，列倚窗而

瞰江。碧出葭宏之血，烏生杜字之魄。洗兵海島，刷馬江洲。數軍實乎桂林之苑，饗戎旅乎落星之樓。」等句，音響節奏，皆後世所不能及。爾看文選，能從此二者用心，則漸有入理矣！作梅先生想已到家，爾宜恭敬款接。沅叔既已來營，則無人陪往益陽。聞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，即請作梅獨去可也！爾舅父牧雲先生，身體不堪耐勞，即請其無庸來營。吾此次無信，爾先致吾意，下次再行寄信。

同前 (四月初四日)

二十七日，劉得四到，接爾稟，所議論文選，俱有所得；問小學亦有條理，甚以爲慰！沅叔於二十七到宿松；初三日由宿至集賢關，將爾稟帶去矣！余不能悉記，但記爾問種種二字。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。種，爲執也！（猶吾鄉言栽也！點也！插也！）種爲後熟之禾，詩之黍稷重穰（七月闕宮），說文作種。種，正字也！重，段借字也！糲與種異，同字也！蘇書以稔種二字互易；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！吾於訓詁詞章二端，頗嘗盡心。爾看書若能通訓詁，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，引伸假借，漸漸開悟，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。若能通詞章，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，開合轉折，漸漸開悟，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，是余之所厚望也！嗣後爾每月作三課；一賦，一古文，一時文，皆交長夫帶至營中，每月恰有三次長夫接

家信也！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：一則舉止不甚重厚；二則文氣不甚圓適。以後舉止留心一「重」字，行文留心一「圓」字。

周前（四月二十四日）

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，并賦二篇，近日大有長進，慰甚！無論古今何等文人，其下筆造句，總以「珠圓玉潤」四字爲主；無論古今何等書家，其落筆結體，亦以「珠圓玉潤」四字爲主。故吾前示爾書，專以一「重」字救爾之短，一「圓」字望爾之成也！世人論文家之語，圓而藻麗者，莫如徐（陵）庾（信），而不知江（淹）鮑（照）則更圓；進之沈（約）任（昉）則亦圓；進之潘（岳）陸（機）則亦圓；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（固）張（衡）崔（駟）蔡（邕）則亦圓；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（誼）馮（錯）匡（衡）劉（向）則亦圓。至於馬遷和如子雲三人，可謂力遂險奧，不求圓適矣！而細讀之，亦未始不圓。至於昌黎，其志意直欲陵駕長卿子雲三人，冥冥獨造，力避圓熟矣！而久讀之，實無一字不圓，無一句不圓。爾於古人之文，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，步步上溯，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，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！即無不可道之經史矣！爾其勉之。余於古人之文，用功甚深！惜未能一一達之腕下，每歉然不怡耳！江浙賊勢大亂，江西不久亦當震動，兩湖亦難安枕。余寸心坦坦蕩蕩，

豪無疑佈。爾稟告爾母，儘可放心。人誰不死，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！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，總以安靜不動爲妙。

致紀澤紀鴻 (十月十六日)

澤兒在安慶所發各信，及在黃石磯湖口之信，均已接到。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，初七日收到。余以初九日出營，至黟縣查閱各嶺，十四日歸營，一切平安。鮑超張凱章二軍，自廿九初四獲勝後，未再開仗。楊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，破賊四十餘壘，拔出陳大富一軍。此近日最可喜之事。英夷業已就撫。余九月六日，請帶兵北援一疏，奉旨無庸前往。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，家中儘可放心。澤兒看書，天文高而文筆不甚勁挺。又說話太易，舉止太輕。此次在祁門，爲日過淺，未將一「輕」字之弊除盡；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，刻刻留心。鴻兒筆文勁健，可慰！可喜！此次連珠文，先生改者若干字？擬體繫何人主意？再行詳稟告我。銀錢田產，最易長驕氣惰氣；我家中斷不可積錢，斷不可買田。爾兄弟努力讀書，決不怕沒飯吃，至囑！澄叔處此次未寫信，爾稟告之。

聞鄧世兄讀書，甚有長進。頃閱賀壽之單帖壽稟，書法清潤。茲付銀十兩，爲鄧世兄（汪匯）買書之資。此次未寫信寄寅階；先前有信留明年教書，當收到矣！

同前 (十一月初四日)

十月廿九日，接爾母及澄叔信，又棉鞋瓜子二包，得知家中各宅平安。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，此時當已抵家。舉止要重，發言要訥，爾終身須牢記此二語，無片刻可忽也！余日內平安；鮑張二君亦平安。左軍廿二日，在貴溪獲勝一次；廿九日在德興小勝一次。然賊數甚衆，尙屬可慮。普軍在建德，賊以大股往撲。祇要左普三軍站得住，則處處皆穩矣！澤兒字，天分甚高，但少剛勁之氣，須用一番苦工夫，切莫把天分自棄了！家中大小，總以起早爲第一義。澄叔處此次未寫信，爾等稟之。

致紀澤 (二月二十四日)

曾名琮來，接爾十一月廿五日稟，知十五，十七尙有兩稟未到。爾體甚弱，咳吐鹹痰，吾尤以爲慮，然總不宜服藥，藥能活人，亦能害人。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，害人者十之三，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，活人者十之三。余在鄉在外，凡目所見者，皆庸醫也！余深恐其害人，故近三年來，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；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。見理極明，故言之極切。爾其敬聽而遵行之。每日飯後，走數千步，是養生家第一祕訣。爾每餐食畢，可至唐家鋪一行，或至澄叔來一行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。三個月後，必有大效矣！爾看完漢書

後，須將通鑑看一遍。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，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！爾走路近路重否？說話略鈍否？千萬留心。

同前 (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)

臘月廿九日，接爾一稟，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帶回。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二信，得悉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逝，余於近日當寫唁信，並寄奠儀；爾當先去吊唁。爾問文中「雄奇」之道。雄奇以行氣爲上，造句次之，選字又次之。然未有字不古雅，而句能古雅；句不古雅，而氣能古雅者。亦未有字不雄奇，而句能雄奇；句不雄奇，而氣能雄奇者。是文章之雄奇，其精處在行氣；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！余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爲第一，楊子雲次之。二公之行氣，本之天授。至於人事之精能，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；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。爾問敘事誌傳之文，難於行氣，殊不然。昌黎如曹成王碑，韓許公碑，固屬千奇萬變，不不方物；即盧夫人之銘，女孥之誌，寥寥短篇，亦復雄奇倔強。爾試將此四篇熟看，則知二大二小，各極其妙矣！爾所作雪賦，詞意頗古雅；惟氣勢不暢，對仗不工。兩漢不尙對仗，潘陸則對矣！江鮑庾徐則工對矣！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。

同前 (正月十四日)

爾求鈔古文目錄，下次卽行寄歸。爾寫字筆力太弱，以後卽常摹柳帖亦好。家中有柳書元祐塔、琅琊碑、西平碑各種。爾可取琅琊碑日臨百字，摹百字。臨以求其神氣，摹以做其間架。每次家信內，各附數紙送閱。左傳注疏閱筆，卽閱看通鑑；將窠中帶回之通鑑，做我手校本，將目錄寫於面上。其去秋在營帶回手校本，便中仍當寄送祁門，余常思繙閱也！爾言鴻兒爲鄧師所賞，余甚欣慰！鴻兒現閱通鑑，爾亦可時時教之。爾看書天分甚高，作字天分甚高，作詩文天分略低。若在十五六歲時，教導得法，亦當不止於此。今年已廿三歲，全靠爾自己紮掙發憤，父兄師長不能爲力，作詩文是爾之所短，卽宜從短處痛下工夫。看書寫字，爾之所長，卽宜拓而充之。走路宜重，說話宜遲，常常記憶否？余身體平安，告爾毋放心。

## 同前（正月二十四日）

正月十四發第二號家信，亮已收到。日內祁門尙屬平安。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，卽追賊至彭澤。官軍駐牯牛嶺，賊匪踞下隅坂，與之相持，尙未開仗。日內雨雪泥滯，寒霜凜冽，氣象殊不適人意。僞忠王李秀成一股，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，初八日圍廣豐縣，初十日圍廣信縣，均經官軍竭力堅守，解圍以去，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。或由金溪以竄

撫建，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，皆意中之事。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，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。祇要李逆一股，不甚擾江西腹地，黃逆一股，不再犯景德鎮等，三四月間，安慶克復，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，則大局必有轉機矣！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險迭見，余當謹慎圖之，泰然處之，余身體平安，惟齒痛時發。所選古文，已鈔目錄寄歸；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，爾可查出補注，大約不出百三名家全集，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。爾問左傳解詩書易，與今解不合。古人解經，有內傳，有外傳。內傳者，本義也！外傳者，旁推曲衍，以盡其餘義也！孔子繫易，小象則本義爲多，大象則餘義爲多。孟子說詩，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，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，證餘義處爲多。韓詩外傳，盡餘義也！左傳說經，亦以餘義立言者矣。袁慶生之二百金，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；送季仙九先生；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！樹堂先生送爾三百金，余當面祇受百金，爾寫信寄營酬謝，言「受一壁」云云；余在營中，備二百金并信，函交馮可也！此字並送澄叔一閱，此次不另作書矣！

致紀澤紀鴻 (二月十四日)

得正月廿四日信，知家中平安。此間軍事，自去冬十一月至今，危險異常。幸皆化險爲夷。目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，十分可危，餘俱平安。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。付回銀



八兩，爲我買好茶葉，陸續寄來。下手竹茂盛，屋後山內仍須栽竹，復吾父在日之舊觀。余七年在家芟伐各竹，以倒廳不光明也！乃芟後而黑暗如故，至今悔之，故囑重栽之。勞字，謙字，常常記得否？

同前 (三月十三日)

接二月廿三日信，知家中五宅平安，甚慰！甚慰！余以初三日至休甯縣，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。初四日寫家書，託九叔處寄湘，即言此間局勢危急，恐難支持；然猶意力攻徽州，或可得手，即是一條生路。初五日進攻，強中湘前等營，在西門挫敗一次。十二日再行進攻，未能誘賊出仗！是夜二更，賊匪偷營切村，強中湘前等營大潰。凡去廿二營，其挫敗者八營，（強中三營，老湘三營，湘前一，震字一。）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，（老湘六，震三，禮二，親兵一，峯二，）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，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。此次未挫之營較多。以尋常兵事言之，此尙爲小挫，不甚傷元氣。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，四面梗塞，接濟已斷，如此一挫，軍心尤大震動，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，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，事或略有轉機；否則不堪設想矣！余自從軍以來，即懷見危授命之志。丙戌年在家抱病，常恐溘逝牖下，渝我初志，失信於世；起復再出，意尤堅定。此次若遂不測，毫

無牽戀。自念貧窶無知，官至一品，壽逾五十，薄有浮名，兼秉兵權，忝竊萬分，夫復何憾？惟古文與詩二者，用力頗深，探索頗苦，而未能介然用之，獨闢康莊；古文尤確有依據。若遽先朝露，則寸心所得，遂成廣陵之散。作字用功最淺，而近年略有入處。三者一無所成，不無耿耿！至行軍本非余所長。兵貴奇而余太平，兵貴詐而余太直，豈能辦此滔天之賊？即前次屢有克捷，已爲僥倖，出於非望矣！爾等長大之後，切不可涉歷兵間。此事難於見功，易於造孽，尤易於貽萬世口實。余久處行間，日日如坐鍼氈；所差不負吾心，不負所學者，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！近來閱歷愈多，深諳督師之苦。爾曹惟當一意讀書，不可從軍，亦不必作官。吾教子弟，不離八本，三致祥。八者：曰，讀古書，以訓詁爲本；作詩文，以聲調爲本；養親，以得歡心爲本；養生，以少惱怒爲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語爲本；治家，以不晏起爲本；居官，以不要錢爲本；行軍，以不擾民爲本。三者：曰，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吾父竹亭公之教人，則專重孝字；其少壯敬親，暮年愛親，出於至誠，故吾纂墓誌僅叙一事。吾祖星岡公之教人，則有八字，三不信。八者：曰，考，寶，早，掃，書，蔬，魚，豬。三者：曰僧巫，曰地仙，曰醫藥，皆不信也！處茲亂世，銀錢愈少，則愈可免禍；用度愈省，則愈可養福。爾兄弟奉母，除勞字儉字之外，別無安身之法。吾當軍事極危，輒

將此二字叮囑一遍，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。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。

致紀澤

(四月初四日東流縣)

二月三十日，建德途次，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，并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。爾到省後所寄一稟，卻於廿八日先到也！余於廿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，初一日至東流縣。鮑軍七千餘人，於廿五日自景德鎮起行，三十日至下隅坂，因風雨阻滯，初三日始渡江，即日進援安慶，大約初八九可到。沅弟季弟在安慶，穩守十餘日，極爲平安。朱雲巖帶五百人，廿四自祁門起行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，家中儘可放心。此次賊救安慶，取勢乃在千里以外，如湖北則破黃州，破德安，破孝感，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；江西則破吉安，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。皆所以分兵力，亟肆以疲我，多方以誤我。賊之善於用兵，似較昔年更狡更悍。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，此外皆不違與之爭得失。轉旋之機，只一二月可決耳！鄉間早起之家，蔬菜茂盛之家，類多興旺；晏起無蔬之家，類多衰弱。爾可於省城菜園中，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，或二人亦可；其價若干，余由營中寄回。

同前

(六月二十四日)

六月廿日，唐介科回營，接爾初三日稟，并澄叔一函，具悉一切。今年慧星出於北斗與

紫微垣之間，漸漸南移，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搖光之外，並未貫紫微垣，亦未犯天市也！占驗之說，本不足信；卽有不祥，或亦不大爲害。省雇園丁來家，宜廢田一二坵，用爲菜園。吾現在營，課勇夫種菜，每塊土約三丈長，五尺寬；窄者四尺餘寬，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，人足行兩邊溝內，不踐菜土之內。溝寬一尺六寸，足容便桶。大小橫直，有溝有澮。下雨則水有所歸，不使積潦傷菜。四川菜園極大，溝澮終歲引水長流，頗得古人井田遺法。吾鄉一家園土有限，斷無橫溝，而直溝則不可少。吾鄉老農雖不甚精，猶頗認真；老圃則全不講究，我家開此風氣，將來荒山曠土，盡可開墾，種百穀雜蔬之類，知種茶亦獲利極大，吾鄉無人試行；吾家若有山地，可試種之。爾前問說文中逸字，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；寄爾一閱。渠所補一百六十五字，皆須書本有之字，而後世脫失者也！其子知同，又附考三百字，則許書本無之字，而他書引說文有之，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！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，則知叔重原有之字，被傳寫逸脫者，實已不少。紀渠姪近寫篆字，甚有筆力，可喜！可慰！茲圈出付回。爾須教之認熟篆文，并解明偏旁本意。渠姪湘姪要大字橫匾，余卽日當寫就付歸；壽姪亦當付一匾也！家中有李少溫篆帖，三墳記，遷先塋記，亦可尋出，呈澄叔一閱。澄叔作篆字，間架太散，以無帖意故也！鄧石如先生所寫篆字，西銘弟子職之類，永州

楊太守新刻一套，爾可求郭意城姻叔榻一二分，俾家中寫篆者，有所摹仿。家中有褚書西安聖教，同州聖教，爾可尋出寄營。王聖敬亦寄來一閱；如無裱者，則不必寄也！漢魏六朝百三家集，京中一分，江西一分，想俱在家，可寄一部來營，余瘡疾略好！而癖大作，手不停爬；幸飲食如常。安慶軍事甚好，大約可克復矣！此次未寫信與澄叔，爾將此呈閱，并問澄弟近好。

同前（七月十四日）

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，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，請其批評。初七日接渠回信，茲寄爾一閱。十三日晤柳臣先生，渠盛稱爾草字可以入古；又送爾扇一柄，茲寄回。劉世兄送西安聖教，茲與手卷并寄回，查收。爾前用油紙摹字，若常常爲之，間架必大進。歐虞顏柳四大家，是詩家之李杜韓蘇，天地之日星江河也！爾有志學書，須窺尋四人門徑。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（七月二十四日）

前接來稟，知爾鈔說文，閱通鑑，均尙有恆；能耐久坐，至以爲慰！去年在營，余教以「看讀寫作」四者，闕一不可。爾今通鑑算看字工夫；鈔說文算讀字工夫；尙能臨帖否？或臨書譜，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，以藥爾柔弱之體，此寫字工夫，必不可少者也！爾去年曾將文

選中零字碎錦，分類纂鈔，以爲屬文之材料，今尙照常摘鈔否？已卒業否？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，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。爾生平作文太少，卽以此代作字工夫，亦不可少者也！爾十餘歲至二十歲，虛度光陰；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，逐日無間，尙可有成。爾語言大快，舉止太輕，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？此間軍事平安。援賊於十九廿一日，撲安慶後濠，均經擊退；廿二日自己刻起至五更止，猛撲十一次，亦竭力擊退。從此當可化險爲夷，安慶可望克復矣！余癘疾未愈，每日夜，手不停爬，幸無他病。皖南有左張，江西有鮑，均可放心。目下惟安慶較險；然過廿二之風波，當無慮也！

同前（八月二十四日）

八月廿日，胡必達謝榮鳳到，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，並漢魏百三家，聖教序三帖；廿二日，譚在榮到，又接爾及澄叔二信，具悉一切。蔡迎五竟死於京口江中，可異！可憫！茲將其口糧三兩補去外，以銀廿兩卹其家。朱運四先生之母仙逝，茲寄去奠儀銀八兩；蕙姑娘之女一貞，於今冬發嫁，茲付去奩儀十兩，家中可分別妥送。大女兒擇於十二月初三日發嫁，袁家已送期來否？余向定嫁奩之資二百金，茲先寄百金回家，製備衣物；餘百金俟下次再寄。其自家至袁家途費，暨六十姪女出嫁奩儀，均俟下次再寄也！居家之道，惟「崇儉」可以

長久；處亂世尤以「戒奢侈」爲要義。衣服不宜多製；尤不宜大鑲大緣，過於綉爛。爾教導諸妹，敬聽父訓，自有可久之理。牧雲舅氏書院一席，余已函託奇雲中丞；沅叔告假回長沙，當面再一提及，當無不成。余身體平安。廿一日成服哭臨，現在三日已畢。瘡尚未好，每夜搔痒不止；幸不甚爲害。洪叔近患瘡疾，廿二日全愈矣！此次未寫澄叔信，爾將此呈閱。

同前（九月初四日）

接爾八月十四日稟，并日課一單，分類目錄一紙。日課單批明發還；目錄分類，非一言可盡。大抵有一種學問，卽有一種分類之法；有一人嗜好，卽有一人摘鈔之法。若從本原論之，當以爾雅分類之最古者。天之星辰，地之山川，鳥獸草木，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，命之以名，書所稱「大禹主名山川」，禮所稱「黃帝正名百物」是也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，故必知命名之原，乃知文字之原。舟車弓矢俎豆鐘鼓，日用之具，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。必先王器，而後有是字，故又必知制器之原，乃知文字之原。君臣上下，禮樂兵刑賞罰，法，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。或先有名而後有字，或先有事而後有字，故又必知萬事之本，而後知文字之原。此三者，物最初，器次之，事又次之。三者既具，而後有文詞。爾雅一書，如釋天，釋地，釋山，釋水，釋草木，釋鳥獸蟲魚，物之屬也！釋器，釋宮，釋樂，器之屬

也！釋親，事之屬也！釋詁，釋訓，釋言，文詞之屬也！爾雅之分類，惟屬事者最略；後世之分類，惟屬事者最詳。事之中又判爲兩端：曰，虛事；曰，實事。虛事者，如經之三禮，馬之八書，班之十志，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！實事者，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，如事文類聚，白孔六帖，太平御覽，及魏朝淵鑑類函，子史精華等書是也！爾所呈之目錄，亦是摘鈔實事之象，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富。余在京藏子史精華，溫叔於廿八年帶回，想尙在白玉堂，爾可取出校對；將子目略爲減少。後世人事日多，史冊日繁，摘類書者，事多而器物少，乃勢所必然。爾即可照此鈔去，但期與子史精華規矩相仿，卽爲善本。其未附古語鄙語，雖未必無用，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，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！余亦思仿爾雅之例，鈔纂類書，以記日書知月無忘之效；特患年齒已衰，軍務少暇，終不能有所成。或余少引其端，爾將來繼成之可耳！余身體尙好，惟瘡久不愈。沆叔已拔營赴廬江無爲州，一切平安。胡宮保仙逝，是東南大不幸事，可傷之至！紫兼毫營中無之。茲付筆廿枝，印章一包，查收；藍格本下次再付。沆叔處尙未寫信，將此送閱。

同前 (九月二十四日)

接沆叔信，知二女喜期，陳家擇正月二十日入贅。沆叔欲於鄉間另備一屋。余意卽在黃



金堂成禮；或借曾家埧頭行禮，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！茲寄回銀二百兩，爲二女奩資外，五十金爲酒席之資，俟下次寄回。（亦於此次寄矣！）浙江全省皆失，賊勢浩大，迥異往時氣象。鮑軍在青陽，亦因賊衆兵單，未能得手。徽州近又被圍。余任大責重，憂悶之至！瘡癩並未少減，每當痛痒極苦之時，常思與母子相見；因賊氛環逼，不敢遽接家眷。又以羅氏女須嫁，紀鴻須出考，且待明春察看。如賊焰少衰，安慶無虞，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，爾夫婦與陳塔在家，照料一切；若賊氛日甚，則仍接爾來此一行。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。紀鴻縣府各考，均請鄧師親送。澄叔前言。紀鴻至書院讀書，則斷不可。前蒙恩賜遺念衣一，冠一，搬指一，表一，茲用黃箱送回。（宣宗遺念表一，玉佩一，亦可藏此箱內。）敬謹珍藏，此囑！

同前（同治元年正月十四）

正月十三四，連接爾十二月十六，二十四兩稟，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緘，備悉一切。爾詩一首，閱過發回。爾詩筆遠勝於文筆，以後宜常常爲之。余久不作詩，而好讀詩。每夜輒取古人名篇，高聲朗誦，用以自娛，今年亦常間作二三首，與爾曹相和答。做蘇氏父子之例。爾之才思，能古雅而不能雄駿，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。余所選十八家詩，凡

十厚冊，在家中，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，爾要讀古詩，漢魏六朝，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，專心讀之，必與爾性質相近。至於開拓心胸，擴充氣魄，窮極變態，則非唐之李杜韓白，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，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。爾之質性，雖與八家者不相近，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，悉心研究一番。實六經外之鉅製，文字中之尤物也！爾於小學，雖有所得，深用爲慰！欲讀周漢古書，非明於小學，無可問津。余於道光末年，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。從事戎行，未能卒業，冀爾竟其緒耳！余身體尙可支持，惟公事太多，每易積壓！癢痒迄未甚愈。家中索用銀錢甚多，其最要緊者，余必付回。京報在家，不知係報何喜？若節制四省，則余已兩次疏辭矣！此等空空體面，豈亦有喜報耶？

同前（二月十四日）

二月十三日，接正月二十三日來稟，并澄侯叔一信，知五宅平安，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，諸凡順遂，至以爲慰！此間軍事如恆，徽州解圍後，賊退不遠，亦未再來犯。左中丞進攻遂安，以爲攻嚴州保衢州之計。鮑春霆頓兵青陽，近未開仗。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，編成四營。沅叔初七日至漢口，十五日後當可抵皖。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，三月初，赴六安州。多禮堂進攻廬州，賊堅守不出。上海屢次被賊撲，犯洋人助守，尙幸無恙。余身體

平安，今歲間能成寐，爲近年所僅見，惟聖眷太隆，責任太重，深以爲危；知交有識者，亦皆代我危之。只好刻刻謹慎，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！今年縣考在何時？鴻兒赴考，須請寅師往送。寅師父子一切盤費，皆我家供應也！

同前 (三月十四日)

三月十三日，接爾二月二十四日安稟，并澄叔信，具悉五宅平安。爾至葛家送親後，又須至瀏陽送陳婿夫婦；又須趕回黃宅送親；又須接辦羅氏女喜事。今年春夏，爾在家中，比余在營更忙。然古今文人學人，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，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攪其心。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，災涼之狀，不接於目，衣食之謀，不縈於懷。雖奔走煩勞，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！爾母咳嗽不止，其病當在肺家；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，高麗參半斤。好者如試之有效，當託人到京再買也！余近久不吃丸藥，每月兩逢節氣，服歸脾湯三劑；邇來渴睡甚多，不知是好是歹。軍事平安。鮑公於初七日在銅陵，獲一大勝仗；少荃坐火輪船，於初八日赴上海，其所部六千五百人，當陸續載去；希菴所派救穎州之兵，於初五日解穎郡之圍。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于歸羅家，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，查收。餘不詳，即呈澄叔一閱，此囑。

同前 (四月初四日)

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，知二女在陳家。門庭雍睦，衣食有資，不勝欣慰！爾累月奔馳酬應，猶能不失常課，當可日進無已！人生惟有「常」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於作字一道，亦嘗苦思力索，終無所成。近日朝朝摹寫，久不間斷，遂覺月異而歲不同。可見年無分老少，事無分難易，但行之有「恆」，自如種樹養畜，日見其大而不覺耳！爾之短處，在言語欠純訥，舉止欠端重；看書能深入，而作文不能崢嶸。若能從此三事上，下一番苦工，進之以猛，持之以恆，不過一二年，自爾精進而不覺。言語遲鈍，舉止端重，則德進矣？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，則益進矣！爾前作詩，差有端序，亦近常作否？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，驚心動魄，曾涉獵及之否？此間軍事，近日極得手。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；沉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，暨銅城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，洪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，暨魯港一隘。現仍穩慎圖之，不敢驕矜。余近日瘡癬大發，與去年九十月相等。公事叢集，竟日忙冗，尚多積閣之件。所幸飲食如常，每夜安眠，或二更三更之久，不似往昔徹夜不寐，家中可以放心。此信并呈澄叔一閱，不另致也！

致紀澤紀鴻 (四月二十四日)

今日專人送家信，甫經成行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日之信，爾與澄叔各一件，藉悉一切。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，骨力不堅勁，墨氣不豐腴，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，正是一路毛病。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，柳字之琅琊碑，元秘塔，以藥其病。日日留心，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；否則字質太薄，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！人之氣質由於天生，本難改變；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。古之精相法，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。欲求變化之法，總須先立堅卓之志。即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歲最好吃煙，片刻不離。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，至今不再吃。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，近五年深以為戒，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。即此二端，可見無事不可變也！爾於厚重二字，須立志變改，古稱金丹換骨，余謂立志即丹也！此囑。

致紀澤 (五月十四日)

接爾四月十九日一稟，得知五宅平安。爾說文將看畢，擬先看各經注疏，再從事於詞章之學。余觀漢人詞章，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。如相如、子雲、孟堅，於小學皆專著一書。文選於此三人之文，著錄最多。余於古文，志在效法此三人，并司馬遷、韓愈五家。以此五家之文，精於小學訓詁，不妄下一字也！爾於小學，既粗有所見，正好從詞章上用功。說文看畢之後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；一面細讀，一面鈔記，一面作文以仿效之。凡奇僻之字，雅故之訓，不

手鈔則不能記，不摹仿則不慣用。自宋以後，能文章者，不通小學；國朝諸儒，通小學者，又不能文章。余早歲歸其門徑，因人事太繁，又久歷戎行，不克卒業，至今用爲疾憾！爾之天分長於看書，短於作文。此道太短，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，必不能得看諦當。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，專事力於文選；手鈔及摹仿二者，皆不可少。待文筆稍有長進，則以後話經讀史，事事易於著手矣！此間軍事平順。沉季兩叔，皆直逼金陵城下。茲將沉信二件，寄家一閱。惟沉季兩軍，進兵太銳，後路蕪湖等處空虛，頗爲可慮。余現籌兵補此暇隙，不知果無疎失否？余身體平安，惟公事日繁，應復之信，積閣甚多；餘件尙能料理，家中可以放心。此信送澄叔一閱。余思家鄉茶葉甚切，迅速付來爲要。

同前 (五月二十四日)

二十日接家信，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；廿二日又接澄候衡州一信，具悉五宅平安，二女嫁事已畢。爾言極以袁塔爲慮，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，余卽日當作信教之。爾等在家，卻不宜過露痕蹟，人所以稍顧體面者，冀人之敬重也！若人之傲情鄙棄，業已露出，則索性蕩然無恥，拚棄不顧，甘與正人爲仇，而以後不可救藥矣！我家內外大小，於袁塔處禮貌，均不可疏忽。若久不悔改，將來或接至皖營，延師教之亦可。大約世家子弟，錢不可多，

衣不可多；事雖至小，所關頗大。此間各路軍勇，赴援陝西，沅季在金陵，孤軍無助，不無可慮。湖州於初三失守。鮑攻甯國恐難遽克。安徽亢旱，頃間三日大雨，人心始安。殺即在長沙采買，以後澄叔不必挂心。此次不另寄澄叔信，爾稟告之。

致紀鴻（五月二十七日）

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，爲之欣慰！所寄各場文章，亦皆清潤大方。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，知爾已到省。城市繁華之地，爾宜在寓中靜坐，不可出外游戲徵逐。茲余函商郭意城先生，於東征局，兌銀四百兩，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。印卷之費，向列兩學及學費，共三分，爾每分宜送錢百千。鄧寅師處謝禮百兩。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，助渠買書之資。餘銀數十兩，爲爾零用，及留添衣物之需。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無一不與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。若沾染富貴氣習，則難望有成。吾忝爲將相，而所有衣服，不值三百金。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，亦惜福之道也！其照例應用之錢，不可過奢。（謝廩保二十千，講號亦略豐。）謁聖後拜容數家，卽行歸里。今年不必鄉試，一則爾工夫尙早，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！

致紀澤（七月十四日）

曾代四王飛四先後來營，接爾二十日，二十六日兩稟，具悉五宅平安。和張邑侯詩，音

節近古，可慰！可慰！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和淡之味，和諧之音，亦天下之至樂，人間之奇福也！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，但能多讀古書，時時哦詩作字，以陶寫性情，則一生受用不盡。第宜束身圭壁，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瀟灑則可；法嵇阮之放蕩名教，則不可耳！希庵丁憂，余即在安慶送禮，寫四兄弟之名，家中似不可另送禮。或鼎三姪另送禮物，亦無不可。然則可送祭席輓幛之類，銀錢則斷不必送。爾與四叔父六嬸母商之。希庵到家之後，我家須有人往吊，或四叔或爾去，皆可；或目下先去亦可。近年以來，爾兄弟讀書，所以不甚耽擱者，全賴四叔照料大事，朱金權照料小事。茲寄回鹿茸一架，袍褂料一付，寄謝四叔；麗參三十兩，銀十二兩，寄謝金權；又袍褂料一付，補謝寅皆先生。爾一一妥送。家中賀喜之客，請金權恭敬款接，不可簡慢，至要！至要！賢五先生請余作傳，稍遲寄回。此次未寫覆信，爾先告之。家中有殿板職官表一書，余欲一看，便中寄來。鈔本國史文苑儒林傳，尙在否？查出稟知。

同前 (八月初四日)

接爾七月十一日稟，并澄叔信，具悉一切。鴻兒十三日自省起程，想早到家。此間諸事平安。沅季二叔，在金陵亦好，惟疾疫頗多；前建清醮後，又陳龍鏡獅字諸戲，仿古大儺之



禮，不知少愈否？鮑公在甯國招降童容海一股，收用者三千人；餘五萬人，悉行遣散，每人給錢一千。鮑公辦妥此事，即由高淳東霸會剿金陵。希帥由六安回省，初三已到。久病之後，加以憂戚，氣象黑瘦，咳嗽不止，殊爲可慮。本日接奉諭旨，不准請假回省，賞銀八百兩，飭地方官照料。聖恩高厚，無以復加。而希帥思歸極切。觀其病象，亦非回籍靜養，斷難痊愈。渠日內擬自行具摺陳情也！爾所作擬莊三首，鶴識名理，兼通訓話，慰甚！慰甚！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，而在軍鮮暇，未嘗偶作，一吐胸中之奇爾！若能解漢書之訓話，參以莊子之談詭，則余願賞矣！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。卿雲之跌宕，昌黎之倔強，可爲行氣不易之法。爾宜先於韓公倔強處，揣摩一番。京中帶回之書，有謝秋水集（名文海，國初南豐人），可交來人帶營一看。澄叔處，未另作書，將此呈閱。

同前（閏八月二十四日）

日內未接家信，想五宅平安爲慰。此間近狀如常，各軍士卒多病，迄未少愈。甘子大至甯國一行，歸卽一病不起。許吉齋座師之世兄，名敬身，號藻卿者，遠來訪我，亦數日物故。幸楊鮑兩軍門皆有轉機；張凱章聞亦少差。三公無他故，則大局尙可爲也！沅叔營中病者亦多。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，回援金陵。多公在秦，正當緊急之際，焉能東旋？且沅叔共帶二

萬人，僅保營盤，亦無請援之理。惟祝病卒漸愈，禁得此次風浪，則此後普成坦途矣！李希庵於閏八月廿三日安慶開行，奔喪回里；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。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，公事毫無掣肘，余亦推誠相與，毫無猜疑。皖省吏治，或可漸有起色。余近日癘疾復發，不似去秋之甚。眼蒙則遂言增劇，夜間不能看字。老態相催，固其理也！

同前 (九月十四日)

接爾閏月稟，知澄叔尙在衡州未歸；家中五宅平安，至以爲慰！此間連日惡風驚浪。僞忠王在金陵，苦攻十六晝夜，經沅叔多方堅守，得以保全。僞侍王初三四亦至。現在金陵之賊，數近二十萬。業經守二十日，或可化險爲夷。茲將沅叔初九，十與我二信寄歸外，又有大夫第信一，慰家人之心。鮑春霆移紮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。雖病弁太多，十分可危；然凱軍在城主守，春霆在外主戰，或足禦之。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，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；又恐其由間道逕竄江西，殊可深慮！余近日憂灼，迥異尋常，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；甚安危之機，關係甚大，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！但願沅霆兩處，倖保無恙，則他處尙可徐徐補救。此信送澄叔一閱。

同前 (十月初四日)

旬日未接家信，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？此間軍事，金柱關、蕪湖及水師各營，已有九分穩固可靠；金陵、沅叔一軍，已有七分可靠；甯國、鮑張各軍，尚不過五分可靠。此次風波之險，迥異尋常！余憂懼太過，似有怔忡之象，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，寸心常若皇皇無主。前次專慮金陵、沅季大營，或有疎失；近日金陵已穩，而憂惶戰慄之象，不爲少減，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。欲爾再來營中省視，父子團聚一次。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，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。或今冬起行，或明年正月起行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，爾在此住數月歸去，再令鴻兒來此一行。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書，鴻兒隨之受業，金二外甥有志向學，爾可帶之來營。餘詳日記中。

同前 (十月十四日)

十月初十日，接爾信，與澄叔九月廿日縣城發信，具悉五宅平安；希庵病亦漸好，至以爲慰！此間軍事，金陵日就平穩，不久當可解圍；沅叔另有二信，余不贅告。鮑軍日內甚爲危急，賊於灣沚渡過河西，梗塞靈營糧路，霆軍當士卒大病之後，布置散漫，衆心頗怨，深以爲慮。鮑若不支，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，亦極可危，如天之福，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爲安，則大幸也！爾從事小學說文，行之不倦，極慰！極慰！小學凡三大宗：言字形者，

以說文爲宗；古書惟大小徐二本，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；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，亦可參觀。言訓詁者，以爾雅爲宗，古書惟郭注邢疏，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，王懷祖之廣雅疏證，郝蘭皋之爾雅義疏，皆稱不朽之作。言音韻者，以唐韻爲宗；古書惟廣韻集韻，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，乃爲不刊之典；而江（慎修）戴（東原）段（茂堂）王（懷祖）孔（巽軒）江（晉三）諸作，亦可參觀。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，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書，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。余近日心緒極亂，心血極虧；其慌忙無措之象，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；而憂灼過之。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，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？仰觀天時，默察人事，此賊竟無能平之理；但求全局不遽決裂，余能速死，而不爲萬世所痛罵，則幸矣！

### 致紀澤紀鴻

（十月二十四日）

日內未接家信，想五宅平安。此間軍事，金陵於初五日解圍，營中一切平安；惟洪叔有病未愈。目下危急之處有三：一係甯國鮑張兩軍，糧路已斷，外無援兵；一係旌德朱品隆一軍，被賊圍撲，糧米亦缺；一係九洑洲之賊，竄過北岸，恐李世忠不能抵禦。大約此三處者，斷難倖全。余兩月以來，十分憂灼，牙疼殊甚；心緒之惡，甚於八年春在家，十年春在祁門之狀。爾明年新正來此，父子一敘，或可少紓憂鬱。爾近日走路，身體略覺厚重否？說

話覺遲鈍否？鴻兒近學作試帖詩否？袁氏塔近常在豕否？爾若來，或帶袁塔與金二外甥同來，亦好。

致紀澤（十一月初四日）

廿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發之信；十一月初一又接爾初九日一稟，并與左鏡和唱酬詩，及澄叔之信，具悉一切。爾詩胎息近古，用字亦皆的當；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，有光芒。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，亦復爾雅有餘，精光不足。楊子雲之州箴，百官箴諸四言，刻意摹古，亦乏作作之光，淵淵之聲。余生平於古人四言，最好韓公之作。如祭柳子厚文，祭張畧文，進學解，送窮文諸四言，固皆光如皎日，嚮如春霆。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，及集中如淮西碑，元和聖德各四言詩，亦皆於奇崛之中，迸出聲光。其要不外意義層出，筆仗雄拔而已！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，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。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，則於四言之道，自韓公而自有悟境。鏡和詩雅潔清潤，實爲吾鄉罕見之才，但亦少奇矯之致。凡詩文欲求雄奇矮變，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，乃能脫去恆蹊。爾前信讀馬汧督誅，謂其沈鬱似史記，極是！極是！余往年亦篤斯篇。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畧文等篇，吟說不已，則生情自茂，文思汨汨矣！此間軍事危迫異常。九狄洲之賊，紛竄江北，吳祿和州

舍山，俱有失守之信。余日夜憂灼，智盡能索；一息尙存，憂勞不懈，他無所知耳！爾行路漸厚重否？紀鴻讀書有恆否？至爲靡念。餘詳日記中。

同前（十一月二十四日）

廿二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，驛遞長沙轉寄，想俱接到。季叔賚志長逝，實堪傷慟。沅叔之意，定以季觀葬馬公塘，與高軒公合葬，爾即可至北港迎接。一切築墳等事，稟問澄叔，必恭必懇。俟季叔葬事畢，再來皖營可也！爾現用油紙摹帖否？字乏剛勁之氣，是爾生質短處；以後宜從剛字用功，特囑！

同前（十二月十四日）

十一日接十一月廿二日來稟，內有鴻兒詩四首；十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，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！兩次皆有澄叔之信，具悉一切。韓公五言詩，本難領會，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，諧可笑處，細心領會。可駭處，如詠落葉，則曰「謂是佞氣滅，望舒靈其圓」。詠作文，則曰「蛟龍弄角牙，造次欲手攬」可笑處，如詠登科則曰「儕輩妬且熱，喘如竹筒吹」詠苦寒，則曰「羲和送日出，惟怯頻窺覘」。爾從此等處用心，可以長才力，亦可添風趣。鴻兒試帖大方，而有清氣，易於造就，即日批改寄回。季叔奉初六恩旨，追贈按察使，照按察使軍營

病故例議卹，可稱極優，茲將諭旨錄歸。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弔，二十日發引，同行者爲厚四甲二甲六葛澤山江龍三諸族戚；又有員弁親兵等數十人，送之。大約二月可到湘潭。葬期若定二月底，三月初，必可不誤。下游軍事漸穩，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漣漣。鮑軍糧路雖不甚通，而賊實不悍，或可勉強支持。此信送澄叔一閱。

致紀澤

（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）

蕭開二來，接爾正月初五日稟，得知家中平安。羅太親翁仙逝，當寄奠儀五十金，祭幛一軸，下次付回。羅培性情可慮，然此無可如何之事。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，不可有片語違忤。三綱之道：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。是地維所賴以立，天柱所賴以尊。故傳曰：『君，天也！父，天也！夫，天也！』儀禮記曰：『君，至尊也！父，至尊也，夫，至尊也！』雖不仁，臣不可以不忠；父雖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；夫雖不賢，妻不可以不順。』吾家讀書居官，世守禮義。爾常誥戒大妹三妹，忍耐順受。吾於諸女妝奩甚薄；然使女果貧困，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。目下陳家微窘，袁家羅家并不憂貧。爾諄勸諸妹，以能耐勞忍氣爲要。吾服官多年，亦常在『耐勞忍氣』四字上做工夫也！鮑春霆正月初六日，涇縣一戰後，各處未再開仗。春霆營士氣復旺，米糧亦足，應可再振。僞忠王復派賊數萬，續渡江北，非

希庵與江味根等來，恐難得手。余牙疼大愈，日內將至金陵，一晤沅叔。此信送澄叔一閱，不另致。

同前 (二月二十四日泥汊舟次)

二月二十一日，在運漕行次，接爾正月二十二日，二月初三日兩稟，并澄叔兩信，具悉家中五宅平安。大姑母及季叔葬事，此時均當完畢。爾在團山背橋上，跌而不傷。極幸！極幸！聞爾母與澄叔之意，欲修石橋，爾寫稟來，由營付歸可也！禮云：『道而不徑，舟而不遊。』古之言孝者，專以保身爲重。鄉間路窄橋孤，嗣後吾家子姪，凡遇過橋，無論騎馬，均須下而步行。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，因遠道風波之險，不復望爾前來；且待九月霜降水落，風濤性定，再行寄諭定奪。目下爾在家飽看羣書，兼持門戶。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，千難萬難，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！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，沿途閱看金柱關，東西梁山，裕溪口，運漕，無爲州等處，軍心均屬穩固，布置亦同妥當；惟兵力處處單薄，不知足以禦賊否！余再至青陽一行，月杪即可還省。南岸近亦吃緊。廣匪兩股，竄撲徽州；古賴等股，竄擾青陽。其志皆在直犯江西，以營一飽，殊爲可慮。澄叔不願受沅之貽封，余當寄信至京，停止此舉，以成澄志。爾讀書有恆，余歡慰之至。第所閱之書亦須簡記，一二條，



以自考證。脚步近稍穩重否？常常留心是囑。

爾前 (二月初四日)

接爾二月十三日稟，并聞入賦一首，具悉家中各宅平安；爾於小學訓話，頗識古人源流，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。欣慰無已！余嘗怪國朝大儒，如戴東原，錢辛楣，段懋堂，王懷祖諸老，其小學訓話，實能超越近古，直逼漢唐；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，達於本而闕於末，知其一而昧其二，頗覺不解。私竊有志，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話，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（晉人左思郭璞，小學最深，文章亦逼兩漢，潘陸不及也！）久事戎行，斯願莫遂。若爾曹能於我未竟之志，則至樂莫大乎是，即日當批改付歸。爾既得此津筏，以後更當專心壹志，以精確之訓話，作古茂之文章。由班張左郭，上而揚馬，而莊騷，而六經，靡不息息相通；下而潘陸，而任沈，而江鮑徐庾，則詞愈雜，氣愈薄，而訓話之道衰矣！至韓昌黎出，乃由班張揚馬而上濟六經，其訓話亦甚精當。爾試觀南海神廟碑，送鄭尚書序諸篇，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；又觀祭張籍文，平淮西碑諸篇，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。近世學韓文者，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。爾能參透此中消息，則幾矣！爾閱石書精頗多，然成誦者太少，亦是一短。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，以能背誦爲斷。如讀兩都賦，西征賦，蕪城賦，及

九辯解嘲之類，皆宜熟讀。選後之文，如與楊遵彥書（徐）哀江南賦（庾）亦宜熟讀。又經世之文，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；天文，如丹元子之步天歌，（文獻通考載之，五禮通考載之）；地理，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（見方輿要要首數卷，低一格者，不必讀，高一格者，可讀其排列某州，某郡；無文氣者，亦不必讀。）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，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，互相背誦。將來父子相見，余亦課爾等背誦也！爾擬以四月來皖，余亦甚望爾來，教爾以文。惟長江風波，頗不放心，又恐往返途中，拋荒學業。爾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。如四月起程，則只帶袁堦及金二甥回來；如八九月起程，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回來。到皖住數月，就歸孰留，再行商酌。目下皖北賊犯湖北，皖南賊犯江西。今年上半年，必不安靜；下半年，或當稍勝。爾若於四月來謁，舟中宜十分穩慎；如八月來，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！

同前（三月十四日）

頃接爾稟及澄叔信，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二信，同日到家。季叔與伯姑母葬事，皆可辦妥。爾自櫛山歸來，俗務應稍減少。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，惟石湖埠。毛竹丹劉南雲營盤被圍，自初三至初十，晝夜環攻，水洩不通。次則黃文金大股，由建德竄犯景德鎮。余

本檄鮑軍救援景鎮，因石澗埠危急，又令鮑改援北岸。沅叔亦撥七營，援救石澗埠。只要守住十日，兩路援兵皆到，必可解圍。又有捻匪，由湖北下竄安慶，必須安排守城事宜。各路交警，應接不暇；幸身體平安，尙可支持，聞人賦囑批發還。爾能抗心希古，大慰余懷。紀鴻頗好學否？爾說話走路，比往年較遲重否？付去高麗參一斤，備不時之需；又付銀十兩，爾託櫛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。去年寄來之茶，不甚好也！此信遂與澄叔一看，不另。寄奏章諭旨一本，查收。

同前（五月十八日）

接爾稟件，知家中五宅平安；予姪讀書有恆，爲慰！爾問今年應否往應科考？爾旣作秀才，凡歲科考，均應前往入場。此朝廷之命令，士子之職業也！惟爾年紀太輕，余不放心。若鄧師能督省送考，則爾凡事有所稟承，甚好！甚好！若鄧師不赴省，則爾或與易芝生，先生同往，或隨畢山鏡和子祥諸先生同伴。總須得一老成者，照應一切，乃爲穩妥。爾近日常作試帖詩否？場中細檢一番，無錯平仄，無錯擡頭也！此次未寫信與澄叔，爾爲稟告。

致十叔（七月十二日）

丹閣十叔大人閣下：前奉賜函，敬審福履康愉，闔潭多祜，至爲慶慰。此間軍事，自去

秋以至今春，危險萬狀。四月以後，巢和二浦，次第克復，奪回九洲要隘，江北肅清，大局極有轉機，不料苗逆復叛，占踞數城；一波未平，一波復起。而各軍疾疫大作，死亡相屬，幾與去秋相等。餉項奇絀，醫藥無資。茫茫天意，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？姪身體稍適，牙齒脫落一個，餘亦動搖不固。此外視聽眠食，未改五十以前舊態。自以菲材，久竊高位，兢兢慄慄，惟是不貪安逸，不圖豐豫，以是報聖主之厚恩，卽以是稍惜祖宗之餘澤。上年恭遇兩次覃恩，已將本身應得封典，賍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，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大夫。茲將誥軸，專盛四送回，卽求告知任尊叔，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，敬謹收藏。焚黃告墓之日，子姪悉與於祭。茲各寄二十金，少助祭席之資。又參枝對聯書帖等微物，略將鄙忱，伏乞晒存。左君辦硝之事，因採辦諸人，在各縣挖牆拆屋，紛紛釀成控案。東征局司道，乃詳請概歸官辦，不特不能添新委員，卽前此給札者，亦須一一撤回，是以未能照辦。但諸人借湊本錢，分途採買，因此半途而廢，不免吃虧。姪已函告東局主事者，酌量調劑，不令虧本矣！

致紀澤 (八月初四日)

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，並爾寄澤兒一函，知爾奉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，并三女與

羅塔一同前來。現在金陵未復，皖省南北兩岸，羣盜如毛，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，并非久住之局。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，本不應同來。安慶因榆生在此，故吾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。若三女與羅塔，則尤應在家事姑事母，尤可不必同來。余每見嫁女，貪戀母家富貴，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後必無好處。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，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，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！三女夫婦，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，儘可令之仍回羅家，奉母奉姑，不必來皖。若業已開行，勢難中途折回，則可同來安慶一次，小住一月二月，余再派人送歸。其陳塔與二女，計必在長沙相見，不必帶之同來。俟此間軍務大順，余寄信去接可也！

同前 (八月十二日)

爾於十九自家起行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，挂帆東行矣！船上有大帥字旗，余未在船，不可誤掛。經過府縣各城，可避者，略爲避開；不可驚動官長，煩人應酬也！余日內平安。沅叔及紀澤等在全陵亦平安。

致紀瑞姪 (十二月十四日)

前接吾姪來信，字跡端秀，知近日大有長進。紀鴻奉母來此，詢及一切，知姪身體業已長成，孝友謹慎，至以爲慰！吾家累世以來，孝弟勤儉。輔臣公以上，吾不及見；竟希公星

岡公，皆未明即起，竟日無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時，在陳氏宗祠讀書，正月上學，輔臣公給錢一百，爲零用之需，五月歸時，僅用去二文，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，其儉如此。星岡公，當孫入翰林之後，猶親自種菜收糞。吾父竹亭公之勤儉，則爾等所及見也！今家中境地，雖漸寬裕，姪與諸昆弟，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。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，勤字工夫，第一貴早起，第二貴有恆；儉字工夫，第一莫着華麗衣服，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。凡將相無種，聖賢豪傑亦無種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做得到的。姪等處最順之境，當最富之年，明年又從最富之師；但須立定志向，何事不可成，何人不可作？願吾姪早勉之也！廕生尙算正途功名，可以考御史。待姪十八九歲，即與紀澤同進京應考。然姪此際，專心讀書，宜以八股試帖爲要，不可專恃廕生爲要。總以鄉試會試，能到榜前，益爲門戶之光。紀官聞甚聰慧，姪亦以立志二字，兄弟互相勸勉，則日進無疆矣！

致紀澤

（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）

余於廿五日巳刻，抵金陵陸營，文案各船，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。沅叔濕毒未愈，而精神甚好。僞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。由安慶咨行各處之摺，至皖時未辦咨扎稿，茲寄去一稿。若已先發，即與此稿不符，亦無礙也！刻摺稿，寄家可一二十分；或百分亦可。沅

叔要二百分，宜先儘沅叔處，此外各處不宜多散。此次令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，以後送包封者，仍坐舢板歸去。包封每日止送一次，不可再多。爾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，至囑！頃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，此間稿不用矣！

同前（七月初七日）

日內北風甚勁，未接包封及爾稟，余亦未發信也！僞忠王自寫親供，多至五萬餘字。兩日內看該會親供，如校對房本誤書，殊費目力，頃始具奏。洪李二會處治之法，李會已於初六正法，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！沅叔已於十二等日，演戲請客；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。日內因天熱事多，尙未將江西一難出奏。計非五日，不能核定此稿。老年畏熱，亦畏案牘之繁難。余將來到金陵，即在英王府寓居，頃已派人修理矣！

致紀鴻（七月初九日）

自爾起行後，南風甚多。此五日內，卻是東北風，不知爾已至岳州否？余以廿五日至金陵，沅叔病已痊愈。廿八日戮洪秀全之尸。初六日將僞忠王正法。初八日接害將軍咨，余蒙恩封侯，沅叔封伯。余所發之摺，批示尙未接到，不知同事諸公，得何懋賞，然得五等者甚少。余借人之力，以竊上賞，寸心不安之至！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。世家子弟門第過盛，

萬目所屬。臨行時，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，及力去「傲惰」二弊，當已牢記之矣！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，不可送條子。進身之始，務知自重，酷暑尤須保養身體。

致紀澤 (七月初九日)

廿三日之摺，批旨尙未到皖，頗不可解；豈已遞至官相處耶？各處來信，皆言須用賀表，余亦不可不辦一分。爾請程伯敷爲我撰一表，爲沅叔撰一表。伯敷前後所作謝摺甚多，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，蓋亦僅見之美事也！得五等之封者，似無多人。余借人之力而竊上賞，寸心深抱不安。從前三藩之役，封爵之人較多。求闕齋西間，有皇朝文獻通考一部，爾試查封建考中，三藩之役，共封幾人？平準部封幾人？平回部封幾人？開單寄來。僞幼王有逃至廣德之說，不知確否？

同前 (七月初十日辰刻)

今早接奉廿九日諭旨，余蒙恩封一等侯，太子太保，雙眼花翎。沅叔蒙恩封一等伯，太子少保，雙眼花翎。李臣典封子爵，蕭孚四男爵，其餘黃馬褂九人，世職十人，雙眼花翎四人。恩旨本日包封鈔回，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。李秀成供，明日付回也！

同前 (七月十三日巳刻)



初十一二等日，獻酒三日，沅叔料理周到，精力沛然。余則深以爲苦。亢旱酷熱，老  
人所畏，應治之事，多擱廢者。江西周石一案，奏稿久未核辦，尤以爲疚。自六月廿三日  
起，凡人證皆由余發給盤川，以示體卹。爾託子密告知兩司可也！鄂刻地圖，爾可即送一分  
與莫偲老。輪船行江說，三日內准付回，另紙繕寫，黏貼大圖空處。萬麓軒忠鶴臯，及秦州  
揚州各官，日內均來此一見。李少荃亦擬來一晤。聞余將以七月回皖，遂不來矣！

同前（七月十八日）

二日未接爾稟，蓋北風阻滯之故。此間十七日，大風大雨，肅然便有秋氣。富將軍今日  
來拜，鬯談一切。余擬明日登舟，乘坐民船，不求其快。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，非三四日  
不能了。沅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，無一刻清淨之時，故未辦也！其他積擱之事，皆須在船，  
一爲清理。到皖當在月杪矣！

同前（七月二十日）

余於十九日，回拜富將軍，即起程回皖。約百七十里，乃至棉花隄。今日未刻發報後長  
行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，距采石不過十餘里。接奉諭旨，諸路將帥督撫，均免造冊，造報  
銷，真中興之特恩也！頃又接爾十八日稟，鈔錄封爵單一冊，我朝酬庸之典，以此次最隆。

愧悚戰兢，何以報稱？爾曹當勉之矣！

致紀鴻（七月二十四日舊縣舟次）

自爾還湘啓行後，久未接爾來稟，殊不放心。今年天氣奇熱，爾在途次平安否？余在金陵與沅叔相聚二十五日，二十日登舟還皖，體中尚適。余與沅叔蒙恩晉封侯伯，門戶太盛，深爲祇懼。爾在省以「謙敬」二字爲主，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，斷不可送條子，致騰物議，十六日出關，十七八拜客，十九日即可回家。九月初，在家聽榜信後，再起程來署可也！擇交是第一要事，須擇志趣遠大者。

致紀澤紀鴻（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）

余於初四日，自邵伯開行後，初八日至清江浦，聞捻匪張任牛三股，並至蒙亳一帶。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，易開俊在蒙城亦兩面皆賊，糧路難通。余商昌岐帶水師，由洪澤湖至臨淮，而自留此。待羅劉旱隊至，乃赴徐州。爾等奉母在寓，總以勤儉二字自惕，而接物出以謙慎。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，驗之於內眷而畢露。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。爾二人立志；撐持門戶，亦宜自端內教始也。余身尚安，癡略甚耳！

致紀澤（閏五月十九日清江浦）

接爾兩次安稟，具悉一切。爾母病已全愈，羅外孫亦好，慰甚！余到清江已十一日，因劉松山未到，皖南各軍開餉，故爾遲遲未發；雒河蒙城等處，日內亦無警信。羅茂堂等，今日開行，由陸路赴臨淮。余俟劉松山到後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。身體平安；惟慮念湘勇鬧餉，有弗戢自焚之懼，竟日憂灼。蔣之純一軍，在湖北業已叛變，恐各處相煽，即湘鄉亦難安居；思所以痛懲之之法，尙無善策。楊見山之五十金，已函復小岑，在於伊卿處致送。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，已有一札，由伊卿長送矣！惟壬叔向按季送，偶未入單，劉伯山書局撤後，再代謀一安覲之所，該局何時可撤，尙無聞也！寓中絕不酬應，計每月用錢若干？兒婦諸女，果每日紡績，日常課否？下次稟復。吾近夜飯不用葷菜，以肉湯沌蔬菜一二種，令極爛如醬，味美無比，必可以資培養；（菜不必貴，適口則足養人，）試沌爾母食之。（星岡公好於日人時，手摘鮮蔬，以供夜餐。吾當時侍食，實覺津津有味。今則加以肉湯，而味尙不逮於昔時。）後葷則夜飯不葷，專食蔬而不用肉湯，亦養生之宜，崇儉之道也！顏黃門（推之）顏氏家訓，作於亂離之世；張文端英聰訓齋語，作於承平之世。所以教家者極精。爾兄弟各覓一冊，常常閱習，則日進矣！

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，二百四十里，廿七日入淮，廿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，等候早隊，廿九日抵臨淮。聞劉省三於廿四日抵徐州，廿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。英西林於廿六日攻克高壘集，雒河之軍心益固，大約圍可解矣！羅張朱等明日可以到此，劉松山初五六可到。余小住半月，當仍赴徐州也！毛寄雲年伯至清江，急欲與余一晤。余因太遠，止其在臨淮。爾寫信太短，近日所看之書，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，儘可自據所見，隨時質正。前所示有氣則有勢，有識則有度，有情則有韻，有趣則有味。古人絕好文字，大約於此四者之中，必有一長。爾所閱古文何篇？於何者爲近？可放論而詳問焉。鴻兒亦宜常常具稟，自述近日工夫。

同前（六月十九日）

今日接小岑信，知邵世兄一病不起，實深傷悼！位西立身行己，讀書作文，俱無差謬。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？豈天意真不可測耶？爾母之病，總帶溫補之劑，當無他虞。羅氏外孫，及朱金權，已痊愈否？此間水大異常，名營皆已移渡南岸。惟余所居淮北兩營，係羅茂堂所帶，二日內尙可不移。再長水八寸則危矣！陰雲鬱熱，雨勢殊未已也！邵世兄處，應送奠錢五十金，可由家中先爲代出，有便差來營，卽付去。際中軍所帶百人，可令每半月派一

兵來此，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。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，爾可先交銀十六兩，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。邵宅每月二十金，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？須補一公牘否？爾每旬至李宮保處一談否？幕中諸友凌曉嵐、相見契慳否？氣勢，識度，情韻，趣味四者，偶思邵子四象之說，可以分配。茲錄於別紙，爾試究之！

致紀澤

（六月二十五日）

廿四日接奉寄諭，知沅叔已簡授山西巡撫，諭旨咨少泉宮保處，爾可借閱。沅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？余須寄信囑其北上陛見之便，且至徐州，兄弟相會。陳刻廿四史，頗爲可愛，不知其錯字多否？幾何原本，可先刷一百部；曾恆德無事，亦可來營。余又有取閱之書，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，錄如別紙。

致紀澤紀鴻

（七月初三日）

紀澤於陶詩之識度，不能領會，試取飲酒二十首，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，詠貧士七首等篇，反覆讀之。若能窺其胸襟廣之大，寄託之遙深，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，皆已升堂入室。爾能尋其用意深處，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。又問有一專長，是否須兼三者，乃爲合作？此則斷斷不能。韓無陰柔之美，歐無陽剛之美，况於他人而能兼之。凡言兼衆長者，皆其一無

所長者也；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，橫豎相合，足見善於領會。至於純熟文字，極力揣摩，固屬切實工夫；然少年文字，總貴氣象崢嶸，東坡所謂蓬蓬勃勃，如釜上氣。古文如賈誼治安策，賈山至言，太史公報任安書，韓退之原道，柳子厚封建論，蘇東坡上神宗書；時文如黃陶庵，呂晚村，袁簡齋，曹寅谷；墨卷如墨選觀止，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，皆有最盛之氣勢。爾當兼在氣上用功，無徒在揣摩上用功。大約偶句多，單句少；段落多，分段少。莫拘場屋之格式。或三五百字，長或八九百字，千餘字皆無不可。雖係四書題，或用後世之史事，或論目今之時務，亦無不可。總須將氣勢展得開，筆仗使得強，乃不至於束縛拘滯，愈緊急愈呆。嗣後爾每月，作五課揣摩之文，作一課氣勢之文。講揣摩者，送師閱改；講氣勢者，寄余閱改。四象表中，惟氣勢之屬太陽者，最難能而可貴。古來文人，雖偏於彼三者，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。爾兒均宜勉之。

致紀澤

(七月十三日)

福秀之病，全在脾虧。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，似亦不甚相宜。凡五臟極虧者，皆不受峻補也！爾少時亦極脾虧，後用老米炒黃，熬成極醞之稀飯，服之半年，乃有轉機。爾母當尙能記憶。金陵可覓得老米否？試爲福秀一服此方。開生到已數日。元徵信接，茲有覆

信，並邵二世兄信，爾閱後，封口交去。渠需銀兩，爾陸續支付可也！義山集，似曾批過；但所批無多，奈於道光廿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等年，用胭脂圈批。惟余有丁刻史記（六套，在家否？）王刻韓文（在爾處），程刻韓詩（最精本），小木杜詩，康刻古文辭類纂，（溫叔帶回，雷仙借去），震川集（在季師處），山谷集（在黃恕皆家），首尾完畢；餘皆有始無終，故深以無恆爲憾。近年在軍中閱書，稍覺有恆，然已晚矣！故望爾等於少壯時，即從有恆二字，痛下工夫。然須有情韻趣味，養得生機盎然，乃可歷久不衰。若拘苦疲困，則不能真有恆也！

致紀澤紀鴻（七月二十七日）

郭宅姻事，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，嘉禮儘可安和中度，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？至禮成，或在廣東，或在湘陰，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，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。吾家主意定後，而後婚期之或遲或早可定，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。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，而全眷獨戀戀於金陵，不免武仲據防之嫌。是爾母及全眷，早遲總宜回湘，全眷皆須還鄉，四女何必先行？吾意九月間，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。經過省城時，如吉期在半月之內，或爾母親，至湘陰一送亦可；如吉期尚遙，則紀澤夫婦，帶四妹在長沙小住，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

婚。至成禮之地，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。雲仙姻丈去歲嫁女，既可在湘陰，由意誠主持，則今年娶婦，亦可在湘陰，由意誠主持。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，粵東至湘陰，近二千里。女家送三千，婿家迎二千，而成禮於累世桑梓之地，豈不盡美盡善？爾以此意詳覆雲仙姻丈一函，令崔成貴等由海道回粵。余亦以此意詳致一函，亦排單寄去，卽以此信爲定。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；全眷十月上旬，自金陵啓行，斷不致誤。如雲仙姻丈，不願在湘陰舉行，仍執送粵之說，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，明年再商吉期可也！鴻兒之文，氣勢頗旺，下次再行詳示。爾母須用茯苓，候至京之便購買，余以廿四自臨淮起行，十日無雨，明日可到徐州矣！途次平安，勿念。

致紀澤

(八月十三日)

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，收到。位西先生遺文，亦閱過。本月當作墓銘，出月親爲書寫，仍付金陵，交張氏兄弟鈎刻。大約刊刻搨印，須三箇月工夫，年底乃可藏事。爾告邵子晉，急急返杭，料理葬事，以速爲妙。此石不宜埋藏土中，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，或嵌之邵家屋壁；或一二年後，於墓之址丈餘，另穿一小穴，補行埋之，亦無不可。此次不可待碑成，再定葬期也！



同前 (八月十九日)

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，春秋家說序一簿，本係託劉韞齋先生，在京城文潤閣鈔出者，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，以便續行刊刻。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，茲可取回；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，可寄至大營，配成全部。全唐文太繁；而郭慕徐處，有專集十餘種，其中有韓昌黎集，吾欲寄來一閱，取其無注，便於溫誦也！又文獻通考（吾曾點過田賦，錢幣戶口，職役，征權，市糴，土貢，國用，刑制，輿地等門者）。晉書，新唐書（要殿本，晉書兼取李芋仙送毛刻本，）均取來，以便緝閱。後漢書亦可帶來。（殿本）冬季皮衣，均於此次舢板帶來。此囑！

致紀澤紀鴻 (八月二十一日)

家眷旋湘，應俟接筠仙丈覆信，乃可定局。余意婚期果是十二月初二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，即回湘鄉，另覓房屋。覓妥後，寫信至金陵，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。若婚期改至明年，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，家婦及四女，皆隨母明年起程。黃金堂之屋，爾母素不以爲安；又有塘中溺人之事，自以另擇一處爲安。余意不願在長沙住，以風俗華靡，一家不能獨儉。若另求僻靜處所，亦殊難得。不如即在金陵，多住一年半載，亦無不可。澤兒

回湘，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，覓一合式之屋，或尙可得。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，即鱷魚壩蕭祠間壁也！不知果可造屋，以終先志否？又油鋪里。係元吉公屋；犁頭背，係輔臣公屋，不知可買莊兌換，或借住一二年否？富託可移兌否？爾稟商兩叔，必可設法辦成。爾母既定於明年起程，則松生夫婦，及邵小姐之位置，新年再議可也！近奉諭旨，飭余晉駐許州。不去，則屢違詔旨，又失民望；違往，則局勢不順，必無成功。焦灼之至，餘不多及。

致紀澤（九月初一日）

爾十一日患病，十六日尙神倦頭眩，不知近已全愈否？吾於凡事皆守「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」二語。即養身之道亦然。體強者如富人，因戒奢而益富；體弱者如貧人，因節嗇而自全。節嗇，非獨食色之性也！即讀書用心，亦宜檢約，不使太過。余八本篇中，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。又嘗教胸中不宜太苦，須活潑潑地，養得一段生機，亦去惱怒之道也！既戒惱怒，又知節嗇，養生之道，已盡其在我者矣！此外壽之長短，病之有無，一概聽其在天，不必多生妄想。去計較他，凡多服藥餌，求禱神祇，皆妄想也！吾於醫藥禱祀等事，皆記星岡公之遺訓，而稍加推闡，教爾後輩。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。爾今冬若回湘，不必來徐省問，

徐去金陵太遠也！近日賊犯山東，余之調度，概咨少荃宮保處。澄沅兩叔信，附去查閱，不須寄來矣！

同前（九月十八日）

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，知爾病三次翻覆，近已全愈否？舳板尙未到徐；而此間羣賊，萃於銅沛二縣，攻破民圩頗多，與微山湖相近，湖中水淺，近郡處又窄，舳板或畏賊，不欲進耶？馬步賊約六七萬，火器雖少，而剽悍異常，看來凶饑尙將日長。吾已定與賊相終始，故亦安之若素。文輔卿自京來此，言近事頗詳。九叔浮言漸息，霞仙雖降調，而物望尙好；雲仙衆望較減，天眷亦甚平平。頃接雲信，婚期已改明年，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！原信鈔去一閱，爾母健飯，大慰！大慰！

同前（九月二十五日）

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，其兄之名空二字，爾可填寫，交匠人鈎摹刊刻。季公墓銘，匠人刻出太俗，無深厚之意，余字尙不如是。爾可教張氏二匠，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。刀下無氣，則順修逆描，全失勁健之氣矣。幾何原本序，付去照收。余十九日覆奏李公入洛，李丁迭遷一疏，爾可至李宮保署查閱。

致紀澤紀鴻 (九月十日)

廿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，紀澤舢板帶來稟件衣書，今日派夫往接矣！澤兒肝氣痛病，亦全好否？爾不願有肝鬱之症；或由元氣不足，諸病易生，身體本弱，用心太過。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；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？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，皆教子之言。其中言養身，擇友，觀玩山水花竹，純是一片太和生機。爾宜常常省覽。鴻兒體亦單弱，亦宜常看此書。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，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（家中尚有數本）張公之聰訓齋語（莫宅有之，申夫有刻於安慶，二種爲教；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。以後在家則時養花竹，出門則鮑看山水，環金陵百里內外，可以徧遊也！算學書，切不可再看；讀他書，亦以半日爲率。未刻以後，即宜歇息游觀。古人以懲忿，窒慾爲養生要訣。懲忿，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！窒慾，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！因好名好勝，而用心太過，亦慾之類也！樂雖有利，害亦隨之，不可輕服，切囑！

致紀澤 (十月初四日)

爾病已好，慰慰！賊於廿九日，稍與馬隊接仗，其夜即竄蕭縣。初二日，竄又漸遠，現尚不知果竄何處。各兵既力求寬限，以後即限九日，以八百里之程，每日僅走九十里，并

非強人所難。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茲付去二本，爾兄弟細心省覽，不特於德業有益，實於養身有益。余身體平安；惟精神日損，老景遂增，而責任甚重，殊爲悚懼！

致紀澤紀鴻（十月十七日）

賊自初三四兩日，在豐縣爲潘軍所敗，倉皇西竄，行至甯陵，又爲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。據擒賊供稱，將竄湖北，不知確否？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，除四鎮大兵外，尚有兩枝大游兵，儘敷剿辦；但求朱唐金軍遣撤，不生事變，則諸務漸有歸宿矣！澤兒身體復元，思來徐州省覲，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，巡閱地勢，現尙未定，爾暫不必來。余如不赴齊豫，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，前來徐州，侍余度歲可也；彭笛仙在糧臺，爾常相見否？其學問長處，究竟何如。聰訓齋語，余以爲可却病延年，爾兄弟與松生慕徐，常常體驗否？可一稟及。

同前（十月二十四夜）

余近日身體平安。擒匪自竄河南後，久無消息。十九日之摺，頃接寄諭，業經照准。明年寓中請師，頤桐城吳汝綸擊甫來此，渠以本年連捷，得內閣中書，告假出京。余勸令不必違爾進京當差，明年可至余幕中，專心讀書，多作古文。因擬請其父吳元甲，號育泉者，至

金陵教書，爲紀鴻及陳堦之師。育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正，其子汝綸，係一手所教成者也。塾甫聞此言，欣然樂從，歸告其父，想必允許。惟澄沅叔已答應將富託讓與我家居住，明歲將送全春回湘。算來食爰恐非長久之局。塾甫由徐赴金陵，余擬派差官送之，爾可與之面商一切。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，字宜略大，墨宜濃厚。

致紀澤 (十一月初六日)

彭宮保尙在安慶，松生陪王益悟去，恐無所遇，抑別有他營耶？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，供職無狀，請另簡賢能。諭旨又催移營。現因湖團一案，關係極大，必須徐料理。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，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覲，隨同度歲。由金陵坐船至清江，在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，余派弁至清江迎接。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！季泉無病，何必託詞不來？聰訓齋語，俟覓得再寄。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中，韓文一種，爾曾與慕徐說及否？明史亦未帶來。臘月來營，可將此二書帶來。明史即將陳刻本帶來亦可。王氏廣雅疏證，可附帶也！

致紀澤紀鴻 (十一月十八日)

余明年正月，即移駐周家口。該處距漢口，八百四十里；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；距金陵

亦一千三百餘里，兩邊皆亦陸路。係通信金陵。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！澤兒來此省覲，送余移營起程後，即回金陵，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爲妥。吳育泉正月上學，教滿兩月，如果師弟相得，或請之赴湖南；或令紀鴻陳堦，隨吳師來余營讀書，亦無不可。家中人少，不宜分作兩處住也；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，將次完竣，惟提鎮以下至千把，每年各領養廉若干，此間無書可查。澤兒可翻會典，查出寄來。凡經制之現行者，查典；凡因革之有由者，查事例。武職養廉；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；文職養廉記，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。爾細查武養數目，即日先寄。又提督之官，見明史職官志，都察院條內。本與總督巡撫等官，皆係文職而帶兵者，不知何時改爲武職？爾試翻尋會典，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，速行稟覆。

致紀澤 (十一月二十九日)

蔣大春寶到會典五冊，明史一冊。國初提督尙文武兼用，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？前明有掛印總兵，以總兵而掛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。國朝總兵，亦間存掛印之名，而實無真印。不知何年，并掛印之名而去之？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？水師章程，定於十二月出奏。如其查不出，亦不要緊。凡辦事，不必定講考據也！

致紀鴻 (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)

爾學柳帖琅邪碑，效其骨力，則失其結構，其有開張，則無其撓搏。古帖本不易學，然爾學之，尚不過旬日，焉能衆美畢備，收效如此神速？余昔學顏柳帖，臨摹動輒數百紙，猶且一無所似。余四十以前，在京所作之字，骨力間架，皆無可觀，余自媿而自惡之。四十八歲以後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，略有進境。然業歷八年之久，臨摹已過千紙。今爾用功未滿一月，遂欲躡躡神妙耶？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，爾不可求名太驟，求效太捷也！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，單日以生紙臨之；雙日以油紙摹之。臨帖宜徐，摹帖宜疾。專學其開張處，數月之後，手愈拙，字愈醜，意興愈低，所謂困也！困時切莫間斷。熬過此關，便可少進。再進再困，再熬再奮，自有亨通精進之日。不特習字，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。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漢。余所責爾之功課，并無多事，每日習字一百，閱通鑑五葉，誦熟書一千字。（或經書，或古文古詩，或八股試帖。從前讀書，卽爲熟書，總以能背誦爲止，總宜高聲朗誦）。三、八日，作一文一詩。此課極簡，每日不過兩個時辰，卽可完畢。而看讀寫作，四者俱全，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？爾母欲以全家住周家口，斷不可行。周家口河道甚窄，與永豐相似。而余駐周家口，亦非長局，決計全眷回湘。紀澤侯全行復元，二月初回金陵，余於初九日起程。



也！

同前 (正月二十四日)

日內未接來稟，想闔寓平安。余定以二月九日，由徐州起程，至山東濟甯，河南歸陳等處，駐紮周家口，以爲老營。紀澤定於初一日起程，花朝前後，可抵金陵，三月初送全眷回湘。爾出外二年有奇，詩文全無長進，明年鄉試，不可不認真講求八股試帖。吾鄉難尋明師，長沙書院，亦多游戲徵逐之習，吾不放心。爾至安慶後，可與方存之、吳擊甫同伴，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，隨我大營讀書。李申夫於八股試帖，最善講說。據渠論及，不過半年，即可使聽者歡欣歌舞，機趣洋溢，而不能自己！爾到營後，棄去一切外事，即看鑑；臨帖，算學等事，皆當輟舍。專在八股試帖上講求。丁卯六月回籍鄉試，得不得雖有命定；但求試卷不爲人所譏笑，亦非一年苦功不可。

同前 (二月十八日袁州行次)

凡作字，總要寫得秀。學顏柳學其秀而雄能；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！爾非下等資質，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，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。若求長進，須勿忘而兼以勿助，乃不致走入荆棘耳。

致紀澤紀鴻

(二月二十五日)

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，舟行甚速，病亦大愈，爲慰！老年來，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功。爾雖體弱多病，然只宜清淨調養，不宜妄施攻治。莊生云：「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！」東坡取此二語，以爲養生之法。爾熟於小學，試取「在宥」二字之訓話，體味一番，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；養生亦然，治天下亦然。若服藥而日更數方，無故而終年峻補，病輕而妄施攻伐，強求發汗，則如商君治秦，荆公治宋，全失自然之妙；柳子厚所論「名爲愛之，其實害之。」陸務觀所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」皆此義也！東坡游羅浮詩云：「小兒年少有奇志，中宵起坐存黃庭。」下一存字，正合莊子「在宥」二字之意；蓋蘇氏兄弟父子，皆講養生，竊取黃老微旨，故稱其子爲有奇志。以爾之聰明，豈不能窺透此旨；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，看似粗淺，却得自然之妙。爾以後不輕服藥，自然日就壯健矣！余以十九日至濟甯，即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，暫駐此間，不遽赴豫。賊於廿二日，已入山<sub>東</sub>曹縣境，余調朱心檻三營，來濟護衛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，須俟賊出齊境，余乃移營西行也！爾侍母西行，宜作還里之計，不宜留連鄂中。仕宦之家，往往貪戀外省，輕棄其鄉。目前之快意甚少，將來之受累甚大，吾家宜力矯此弊。

致紀澤 (三月初五日)

全眷起行，已定十七二十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。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，定於三月初間赴鄂履任。爾等到鄂，當可少爲停留。賊在山東，余須留於濟甯就近調度，不能遽至周家口。紀鴻兒過安慶時，不可輕赴周家口，且隨母至湖北，再行定計。爾過安慶，往拜吳摯甫之父權泉翁，觀其言論風範，果能大有益於鴻兒否？如其謫然可觀，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，即在沅叔署中讀書。若余抵周家口，距漢口八百四十里，紀鴻省親，尙不甚難，爾則奉母還湘，不必在鄂久住。金陵署內。木器之稍佳者，不必帶去。余擬寄銀三百，請澄叔在湘潭置些木器，送於富託。但求結實，不求華貴。衙門木器等物，除送人少許外，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，稍留去後之思。

致紀澤紀鴻 (三月十四夜濟甯州)

頃據探報，張逆業已回竄，似有返豫之意。其任賴一股，銳意來東，已過汴梁，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。如果齊省一律肅清，余仍當赴周家口，以踐前言。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？三月十七果成行否？沿途州縣有送迎者，除不受禮物酒席外，爾兄弟遇之，須有一種謙謹氣象，勿恃其清介，而生傲惰也！余近年默省之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忠，恕，謙，渾八德，曾爲

澤兒言之，宜轉告與鴻兒。就中能體會一二字，便有日進之象。澤兒天質聰穎，但嫌過於玲瓏剔透，宜從「渾」字上用些工夫。鴻兒則從「勤」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苦，須探討些趣味出來。余身體平安，告爾母放心。

同前 (四月二十五日濟甯)

接爾兩人在裕溪口，在安慶，在九江，所發信，知沿途清吉，爲慰！此時想已安抵湖北。沈叔思明誼美，必留全眷湖北過夏。余意業已回籍，卽以一直到家爲安。富託房屋，如未修完，卽在大夫第借住。紀鴻卽留鄂署讀書。世家子弟，旣爲秀才，斷無不應科場之理。旣入科場，恐詩文爲同人所笑，斷不可不切實用功。科六與黃澤生，若來湖北，紀鴻宜從之講求入股。湖北有胡東谷，時一時文好手。此外尙有能手否？爾可稟商沈叔，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。余尙不能遽赴周家口，申夫亦不能遽赴鄂中。道遠而逼近賊氛，鴻兒不可冒昧來營，卽在武昌沈叔左右，苦心作詩文經策。

同前 (五月十夜)

接爾兩人稟，知九叔母率眷抵鄂，極骨肉團聚之樂。宦途親眷，本難相逢，亂世尤難。留鄂過暑，自是至情。鴻兒與瑞姪，一同讀書，請黃澤生看文，恰與我前信之意相合。屢聞

近日精於舉業者，言及陝西路閩生先生（德）仁在堂禍，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，無一不當行出色，宜古宜今。余未見此書，僅見其所著檉華館試帖，久爲佩仰。陝西近三十年。科第中人，無一不出閩生先生之門。湖北官員中，想亦有之。紀鴻與瑞姪等，須買仁在堂全稿，檉華館試帖，悉心揣摩。如武漢無可購買，或摺差由京買回亦可，鴻兒信中，擬專讀唐人詩文。唐詩固宜專讀，唐文除韓柳李孫外，幾無一不四六者，亦可不必多讀。明年鴻瑞兩人，宜專攻八股試帖，選仁在堂佳者。讀必手鈔，熟必背誦。爾信守言，「須能背誦，乃讀他篇。」苟能踐言，實良法也！讀檉華館試帖，亦以背誦爲要。對策不可太空。鴻瑞二人，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，限五十日讀畢，終身受用不盡。既在鄂讀書，不必來營省觀矣！

同前（六月十六日）

沅叔足疼全愈，深可喜慰！惟外毒遽瘳，不知不生內疾否？唐文李孫二家，係指李翱，孫樵。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；至茅鹿門，而其名大定；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兩家。御選唐宋文醜亦從儲而增爲十家。以全唐皆尙駢儷之文，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，爲可貴耳！湘鄉修縣志，舉爾纂修。爾學未成就，文甚遲鈍，自不宜承認，然亦不可全辭，一則通縣公

事，吾家爲物望所歸，不得不竭力贊助；二則爾憚於作文，正可借此逼出幾篇。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，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；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爾篆韻鈔畢，宜從古文上用功。余不能文，而微有文名，深以爲恥，爾文更淺，而亦獲虛名，尤不可也！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，所撰邳州志，清河縣志，卽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。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，議定體例，俟余核過，乃可動手。

同前 (六月二十六日宿遷)

十六日在濟甯開船，念四日至宿遷。小舟酷熱，晝不乾汗，夜不成寐，較之去年赴臨淮時，困苦倍之。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，未能認真求講求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，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，婦女須講求紗績酒食二事。斯干之詩，言帝王居室之事，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，家人卦，以二爻爲主，重在中饋。內則一篇，言酒食者居半。故吾屢教兒婦諸女，親主中饋，後輩視之，若不要緊。此後還鄉居家，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，必須常至廚房，必須講求作酒，作醯醢小菜之類。爾等可須留心於蒔蔬養魚，此一家興旺氣象，斷不可忽。紡績雖不能多，亦不可間斷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風自厚矣！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 (七月二十一日)

在臨淮住六七日，擬由懷遠入渦河，經蒙亳以達周口，中秋後，必可趕到。屆時沅叔若至德安，當設法至汝甯正陽等處一會。余近來衰態日增，眼光亦蒙。然每日諸事有恆，未改常度。爾等身體皆弱，前所示養生五訣，已行之否？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，共六訣矣！既知保養，却宜勤勞。家之興衰，人之窮通，皆於勤惰卜之。澤兒習勤有恆，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！鴻兒來稿太多，以後半月寫稟一次。澤兒稟亦嫌太短，以後可泛論時事，或論學業也！

同前（八月初三日）

接紀澤兩稟；并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。兩人氣象俱光昌，有發達之概；惟思路未開。作文以思路宏開，爲必發之品。意義層出不窮，宏開之謂也！余此次行役，始爲酷熱所困，中爲風波所驚，旋爲疾病所苦。此間赴周家口，尙有五百餘里，或可平安耳！爾擬於明史看畢，重看通鑑，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。爾或間作史論，或作詠史詩，惟有所作，則心自易入，史亦易熟！否則難記也！早間所食之鹽薑已完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口。吾家婦女，須講究作小菜，如腐乳，醬油，醬菜，好醋，倒筍之類，常常做些，寄與我吃。內則言事父母舅姑，以此爲重。若外間買者，則不寄可也！

同前 (八月二十二日)

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，知鴻兒生男之喜。軍事棘手，衰病焦灼之際，聞此大爲喜慰！九月初十後，澤兒送全眷回湘，鴻兒可來周家口，侍奉左右。明年夏間，澤兒來營侍奉，換鴻兒回家鄉試。余病已全愈，惟不能用心；偶一用心，卽有齒疼出汗等患。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，責望太重，萬不能不用心也！朱子綱目一書，有續修宋元及明合爲一編者，白玉堂忠愍公有之。武漢買得出否？若有，而字大明顯者，可買一部帶來。

同前 (九月初九日)

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，具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。十月二十四日，四女喜事諸務，想辦妥矣！凡衣服首飾百物，只可照大女二三女子例，不可再加。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，卽可束裝來營。自坐一轎，行李用小車，從人或車或馬皆可。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，余派人迎至羅山。淮勇不足恃，余亦久聞此言。然物論悠悠，何足深信？所貴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。省三琴軒，均屬有志之士，未可厚非。申夫好作識微之論，而實不能平心細察。余所見將才傑出者，極少；但有志氣，卽可予以美名，可獎成之。余病雖已愈，而難於用心。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，十月奏請開缺。但須沅弟無非常之舉，吾乃可徐行吾志耳！否則別有波折，又



須虛與委蛇也！

同前（九月十七日）

余病大致已好；惟不甚能用心。自度難任艱鉅，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。將來請開各缺，縱不能離營調養，但求事權稍小，責任稍輕，卽爲至幸。欲求平捻功成，從容引退，殆恐不能；卽求免於謗議，亦不能也！捻匪竄過沙河賈魯河之北，不知已入鄂境否？若鴻兒尙未回湘，日下亦不必來周口；恐中途適與賊遇。鹽羨頗好，所作椿楸子醞菜亦好。家中外須講求蒔蔬，內須講求雕小案，此足驗人家之興衰，不可忽也！

致紀鴻（十月十一日）

爾讀李義山詩，於情韻既有所得，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，亦必易於契合。凡大家名家之作，必有一種面貌，一種神態，與他人迥不相同。譬之書家，羲，獻，歐，虞，褚，李，顏，柳，一畫一畫，其面貌既截然不同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。本朝張得天，何義門雖稱書家，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；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，乃可推爲大家。詩文亦然；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，不足以當大家之目。渠既迥絕羣倫矣！而後人讀之，不能辨識其貌，領取其神，是讀者之見解未到，非作者之咎也！爾以後讀古文古詩，惟當先認其貌，後觀其神，久

之自能分別蹊徑。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，大抵多道塗聽說，扣槃捫燭之類，不足信也！君子貴於自知，不必隨衆口附和也！余病已大愈，尙難用心；日內當奏請開缺。近作古文二首，亦尙入理；今冬或可再作數首。唐鏡海先生沒時，其世兄求作墓誌，余已應允；久未動筆，并將節略失去。爾向唐家，或賀世兄處，索取行狀節略寄來。羅山文集年譜，未帶來營，亦向易芝先生索一部付來，以便作碑，一償夙諾。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，日內應可到此。

同前 (十月二十六日)

余於十三日具疏，請開各缺，并附片請注銷爵秩；廿五日接奉批旨，再賞假一月，調理就痊，進京陛見一次。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，余近無他苦，惟腰疼畏寒，夜不成眠。羣疑衆謗之際，此心無不介介。然回思邇年行事，無甚差謬，自反而縮，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！到京後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，惟以散員留心，維繫軍心，擔荷稍輕。爾兄弟輪流侍奉，軍務鬆時，請假回籍，省墓一次，亦足以娛暮景。紀鴻在此，體氣甚好，心思亦似開朗，當令其回家專母耳！

同前 (十一月初三日)

余定於正初北上，頃已附片覆奏。屆時鴻兒隨行，兩月回豫；鴻兒三月可還湘也！余決

計此後不復作官，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。但在營中照料雜事，維繫軍心。不居大位享大名，或可免於大禍大謗。若小小凶咎，則亦聽之而已！余近日身體頗健。鴻兒亦發胖。家中舉興，全係乎內政之整散。爾母率二婦諸女，於酒食紡績二事，斷不可不常常勤習。目下官雖無恙，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。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 (十一月十八日)

此間軍事，東股任賴竄入光固，賊勢已衰。西股張總愚久踞秦中華陰一帶，余派春霆往援，大約臘初可以成行。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關防留營自效一片，茲抄寄家中一閱。若果能開去各缺，不過留營一年，或可請假省墓。但平日雖有讒謗之言，亦不乏譽頌之人，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！紀鴻在此，體氣甚好，月餘未令作文，聽其瀟灑閒適，一暢其機。臘月當令與叶甥開課作文。爾膽怯等症，由於陰虧，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。若能善睡酣眠，則此症自去矣！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八日)

此間軍事，任賴由固始竄至鄂境，該逆不能逞志於鄂，勢必仍回河南。張逆入秦，已奏派春霆援秦，本月當可起程。惟該逆有至漢中過年，明春入蜀之說，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？

本日摺差回營，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參劾，奉有明發諭旨，茲鈔回一閱。余擬再具數疏婉辭，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。將來或再奉入覲之旨，亦未可知。爾在家料理家政，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！李申夫之母，誓有二語云：『有錢有酒款遠親，火燒盜搶喊四鄰。』戒高貴之家，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！我家初移富屯，不可輕慢近鄰。酒飯宜鬆，禮貌宜恭。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。除不管閒事，不幫官司外，有可行方便之處，亦無吝也！

致歐陽夫人（十二月初一日）

接紀鴻兒各稟，知全眷平安抵家；夫人體氣康健，至以爲慰！余自八月以後，屢疏請告假開缺，幸蒙聖恩，准交卸欽差大臣關防，尙令回江督本任。余病難於見客，難於閱文，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，仍當再三疏辭。但受恩深重，不忍遽請離營，即在周口養病。少泉接辦，如軍務日有起色，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。若久享山林之福，則恐不能。然辦捻無功，欽差交出，而恩眷仍不甚衰，已大幸矣！家中遇祭酒菜，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。祭祀之器皿，另作一箱收之，平日不可動用。內而紡績做小菜，外而蔬菜養魚，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須留心。吾夫婦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，不可不勞苦，不可不謹慎。近在京買參，每兩去銀廿五金，不知好否？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。澄叔待兄與嫂，極誠極敬，我夫婦

宜以誠敬待之。大小事，絲毫不可瞞他，自然愈久愈親。此間近好！

致紀澤 (十二月二十三日)

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，兩次具疏堅辭，皆未俞允。訓詞肫摯，只得遵旨暫回徐州，接受關防，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敵，以慰宸廑。余自揣精力日衰，不能多閱文牘。而意中所欲看之書，又不肯全行割棄，是以決計不爲疆吏，不居要任。兩三月內，必再專疏懇辭。余近作書箱大小，如何廉舫八箱之式。前後用橫板三塊，如吾鄉倉門板之式；四方上下，皆有方木爲柱爲匡；頂底及兩頭，用板裝之。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，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。兩箱三箱四箱不等。開前倉板則可作櫃，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。當作一小者送回，以爲式樣。吾縣本作最好而賤，爾可照樣作數十箱，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。讀書乃寒士本業，切不可有官家風味。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，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，不求珍異也！家中新居富托，一切須存此意。莫作代代做官之想，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。門外但挂「宮太保第」一匾而已！

同前 (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)

紀鴻病，請一醫來診，鴻兒乃天花痘也！余深用憂駭。以痘太密厚，年太長大，而所服之藥，無一不誤，闔署惶恐失措。幸託痘神佑助，此三日內，轉危爲安。茲將日記由鄂轉寄

家中，稍爲一慰！再過三日灌漿，續行寄信回湘也！爾七律十五首，圓適深穩，步趨義山；而勁氣倔強，頗似山谷。爾於情韻趣味二者，皆由天分中得之。凡詩文趣味，約有二種：一曰，談詭之趣；一曰，閒適之趣。談詭之趣，惟莊柳之文，蘇黃之詩，韓公詩文，皆極談詭，此外實不多見。閒適之趣，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，詩則韋孟白傅，均極閒適。而余所好者，尤在陶之五古，杜之五律，陸之七絕。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，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！爾胸懷頗雅淡，試將此三人之詩，研究一番；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！余近日平安，告爾母及澄叔知之。

同前 (三月二十八日)

鴻兒出痘，余兩次詳信，告知家中，此六日尤爲平順，全家放心。余憂患之餘，每聞危險之事，寸心如沸湯澆灼。鴻兒病痊後，又以鄂省賊久踞白口天門，春霆病勢甚重，焦慮之至！爾信中述左帥密劾次青；又與鴻兒信，言閩中謠歌之事，恐均不確。余於左沈二公之怨報德，此中誠不能無芥蒂。然老年篤畏天命，力求克去褊心忮心，爾輩少年，尤不宜妄生意氣，着不得絲毫意見。切記！切記！爾稟氣太清，清則易柔；惟志趣高堅，則可變柔爲剛。清則易刻；惟襟懷閒遠，則可化刻爲厚。余字汝曰劫剛，恐其稍涉柔弱也！教汝讀書，

須具大量，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，恐其稍涉刻薄也！爾天性淡於榮利，再從此二字用功，則終身受用不盡矣！鴻兒全數復元，端午後當遣之回湘。

致歐陽夫人（五月初五日午刻）

自余回金陵後，諸事順遂。惟天氣亢旱，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，稻田尙不能栽插，深以爲慮。科一出痘，非常危險。幸祖宗神靈庇佑，現已全愈，發體變一結實模樣。十五日滿兩個月後，卽當遣之回家。計六月中旬，可以抵湘。如體氣日旺，七月中旬，赴省鄉試可也！余精力日衰，總難多見人客。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，卽不吉利。余亦不願久居此官，不欲再接家眷東來。夫人率兒婦輩在家，事事須立個一定章程，作官不過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長久之計。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，雖一旦罷官，尙不失爲興旺氣象。若貪圖衙門之熱鬧，不立家鄉之基業，則罷官之後，便覺氣象蕭索。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預爲之計。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，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，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，則福澤悠久，余心大慰矣！余身體安好如常；惟眼蒙日甚，說話多則舌頭蹇澀。左牙疼甚，而不甚動搖，不至違脫，堪以告慰。順問近好！

致紀澤紀鴻

（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將赴天津示二子）

余即日前赴天津，查辦毆擊洋人，焚毀教堂一案。外國性情凶悍，津民習氣浮囂，俱難和叶。將來構怨興兵，恐致激成大變。余此行反覆籌思，殊無良策。余日咸豐三年募勇以來，即自誓效命疆場。今老年病軀，危難之際，斷不肯吝於一死，以自負其初心。恐邂逅及難，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，茲略示一二，以備不虞。余若長逝，靈柩自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。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，須改陸路，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。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，斷不可全行帶回。須細心分別去留：可送者分送，可毀者焚毀；其必不可棄者，乃行帶歸，毋貪瑣物而花途費。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，全行分送。沿途謝絕一切，概不收禮；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！余歷年奏摺，令告吏擇要鈔錄，今已鈔一半，多自須全行擇鈔。鈔畢後，存之家中，留於子孫觀覽，不可發刻送人，以其中可存者絕少也！余所作古文，黎蘼齋鈔錄頗多，頃渠已照鈔一分，寄余處存稿。此外黍所未鈔之文，寥寥無幾，尤不可發送別人。不特篇幅太多，且少壯不克努力，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，刻出適以彰其陋耳！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，婉言謝之可也！

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，見聖賢教人修身，千言萬語，而要以不恃不求爲重。恃者，嫉賢害能，妒功爭寵，所謂「怠者能修，忌者留人修」之類也。求者，貪利貪名，懷土懷惠，所謂



「未得懷患，既得患失」之類也！忤不常見，每發露於名業相侔，勢位相埒之人。求不常見，每發露於貨財相接，仕進相妨之際。將欲造福，先去忤心，所謂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」也！將欲立品，先去求心，所謂「人能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」也！忤不去，滿懷皆是荆棘，求不去，滿腔日即卑汗。余於此二者，常加克治，恨尙未能掃淨盡。爾等欲心地乾淨，宜於二者，痛下工夫，并願子孫世世戒之。附作忤求詩二首錄後。

歷覽有國有家之興，皆由克勤克儉所致。其衰也！則反是。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，而實不能勤。故讀書無手鈔之冊，居官無可存之牘。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，而自問實不能儉。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，廚房日用之數，亦云奢矣！其故由於前在軍營，規模宏闊，相沿未改。近因多病，醫藥之資，漫無限制。由儉入奢，易於下水；由奢反儉，難於登天。在兩江交卸時，尙存養廉二萬金，在余初意，不料有此。然似此放手用去，轉瞬即已立盡。爾輩以後居家，須學陸梭山之法，每月用銀若干兩，限一成數，另封秤出。本月用畢，只准贏餘，不准贏欠。衙門奢侈之習，不能不澈底痛改。余初帶兵之時，立志不取軍營之錢，以自肥其私。今日差幸，不負始願。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，低顏求人；惟在爾輩力崇儉德，善持其後而已！

孝友爲家庭之祥瑞，凡所稱因果報應，他事或不希驗，獨孝友則立獲吉慶；反是則立獲殃禍，無不驗者。吾早歲久宦京師，於孝養之道多疎；後來展轉兵間，多獲諸弟之助，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。余兄弟姊妹各家，均有田宅之安，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。我身歿之後，爾等視兩叔如父，事叔母如母，視堂兄弟如手足。凡事皆從省嗇，獨待諸叔之家，則處處從厚。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期於彼此有成，爲第一要議。其次則親之欲其貴，愛之欲其富，常常以吉祥善事，代諸昆季默爲禱祝，自當神共欽。溫甫季洪兩弟之死，余內省自有慚德。澄侯阮甫兩弟漸老，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？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，切實講求，亦足爲彌縫缺憾耳！

### 附伎求詩二首

善莫大於恕，德莫凶於妒。妒者妾婦行，瑣瑣奚比數？已拙忌人能，已塞忌人遇。已若無事功，忌人得成務；已若無黨援，忌人得多助。勢位苟相敵，畏偏又相惡。已無好聞望，忌人文名著；已無賢子孫，忌人後嗣裕。爭名日夜奔，爭利東西驚。但期一身榮，不惜他人汗。聞災或欣幸，聞禍或悅豫。問渠何以然？不自知其故。爾室神來格，高明鬼所願。天道常好還，嫉人還自誤。幽明叢詭忌，乘氣相倚伏。重者裁汝躬，輕亦減汝祚。我今告後生，

悚然大覺寤，終身讓人道，曾不失寸步，終身祝人善，曾不損尺布。消除嫉妒心，普天零甘露。家家獲吉祥，我亦無恐怖！（右不伎）

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隘。豈無過人姿？多欲爲患害。在約每思豐，居困常求泰。富來千乘車，貴求萬釘帶，未得求速償，既得求勿壞。芬馨比椒蘭，磐固方泰岱。求榮不知墜，志亢神愈振。歲燠有時寒，日明有時晦。時來多善緣，運去生災怪。諸福不可期，百殃分來會。片言動招尤，舉足便有礙。戚戚抱殷憂，精爽日凋瘵。矯首望八荒，乾坤一何大？安榮無遽欣，患難無遽愁。君看十人中，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，我窮猶可耐。而况處夷塗，奚事生嗟悔。於世少所求，俯仰有餘快。俟命堪終古，曾不願乎外。（右不求）

日課四條，

一曰，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，知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，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獨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慊自，中庸之所謂「戒慎恐懼」，皆能切實行之。即曾子所謂「自反而縮」，孟子所謂「俯不愧，質不忤，所謂養心，莫善於寡欲」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獨，則內

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，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。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平。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！

二曰，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。至程朱則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。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！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氣象也！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，敬之効驗也。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集，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，以此事天饗帝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！吾謂敬字切近之効，就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。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徵應；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。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！若人無寡衆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怠慢，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？

三曰，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。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！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；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

大矣！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數語。立者，自立不懼，如富人百物有餘，不假外求。達者，四達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欲己立己達，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！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，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羣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。必如此，乃可謂之人；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盡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會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，習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。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！人一日所着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方相稱，則旁人譴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！若農夫織婦，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；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管一業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許也！其能久乎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味且不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；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天亡，歷歷不爽。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鍊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己飢己溺，一

夫不獲，引爲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；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拌行，以其勤勞也！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，而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；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唾棄於時，饑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夭；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；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；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！

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萬難挽回。汝及諸姪輩，身體強壯者少。古之君子，修己治家，必能心安身強，而後有振興之象；必使人悅神欽，而後有餅集之祥。今書此四條，老年用自遠惕，以補昔歲之愆，并令二子各自勗勉。每夜，以此四條相課；每月終，以此四條相審，轉寄諸姪共守，以期有成焉！



# 曾國藩書札

一

意城仁弟左右。王衡臣之世兄來鄉。接展惠書。頃又接黃宅專丁寄到賜緘。荷承垂注殷殷。至以爲感。目光昏花。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鏡。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。或看書作字。霧裏采花。濛濛無似。何其憊也。往事之悔。蓋亦以興舉太大。號召過多。公事私事。不乏未竟之緒。生者死者。猶多媿負之言。用是觸緒生感。不能自克。亦由心血積虧。不能養肝。本末均失其宜。遂成怔忡之象。比悞平善。然不憊而餒。難遽言充實也。

先嚴葬地。自須急求改卜。來示所云。蓋古人所稱「利不什。不變法。害不什。不易制。」先君葬域。人多謂其「兇煞。」果若所云。是在害什之科。而利什者。又不可以卒求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。應咨轉詳之件。尙有數件事。月內以病故。諸事廢閣。山中無書吏。須手自料檢。遂爾遲遲。來書須三月十五以前趕辦。今既過期矣。九江竟尙未克。林啓榮之堅忍。良不可及。但惜作賊耳。麻城防兵。聞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。信否。令兄初次家報。比想已



到。舍弟接其正月十三惠書。知其將住城內。稍避塵囂也。霞仙昨在舍間。言閣下當以四月來敝邑。來示約與霞公同枉敝廬。六年之別。得一良覲。欣慰何極。掃徑延佇。惟增飢渴。家譜會合詩刻本收到。令弟對聯屏幅。書就奉上。摺扇未寫。目力不耐細字。筆亦退不中書。祈亮之。相見有日。統容面罄。肅復一一。順問

近安。諸希

心鑒。

愚兄曾制國藩再拜。

一一

意城仁弟左右。臘月中旬。接展惠書。敬悉一切。比想起居康勝。新社增綏。至以爲慰。粵中……猖獗。良可憤嘆。惟夷情志在通商。稍有損於國體。當無害於民生。或者許和之後。仍可馴擾。則此方生靈。免遭途炭耳。厚庵東下。計已早抵南州。或金陵先復。則無需迪庵之繼往。任吾補交周姓銀兩。即日當緘告時卿觀察查收。到藉後。應行咨辦者。尙有數事。以在制不敢具公牘。一切停閣。心甚歉仄。頃接孫閔青信。渠以接丁父憂。須由敝處出咨。囑由縣轉詳云云。此法尙妥。擬卽推而行之。凡有應咨事件。呈明本縣。將咨錄入詳

內。或亦妥叶。開印後。卽專人赴縣照辦。然已沈閣久矣。筠仙令兄至周家口後。有信回家否。沿途想尙平安。僕恪守禮廬。諸託妥善。惟心血積虧。極罕佳眠。或通夕不寐。目光昏花。看字不能過四葉。回思數年在外。謬尤叢集。時用內疚。又壬歲。吐喪。葬非佳壤。去年葬父。亦非吉域。今歲擬親履各處。求稍可以安吾心者而改卜焉。庶幾少釋歉衷。肅泐布復。順候

近祉。諸惟

心照。

愚兄曾制國藩再拜。五月十日

### 三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正月廿日。張亦琴太守專丁來建。接臘月十七日惠書，藉悉一切。卽諭獻歲多祺。閣潭麻吉。至以爲慰。此間賀正摺弁於十九日旋營。接筠公信。知以陳尙書之薦。入直南齋。召對兩次。寵眷方隆。而此間已於十一日附片奏請來營。既奪其供奉之美。又奪其分校之差。柳子厚所謂「名爲愛之。其實害之。」諺所謂「騎馬不遇親家。騎牛遇親家」者耶。蕭浚川軍至贛州後。卽赴信豐。以解重圍。凱軍至景德鎮後。臘月十九日。

翔岡小挫。與鈴峯部下。共亡百六十人。廿七日凱竟獲勝。其部下亦亡九十人。正月十七日。凱鈴又小挫。第五旗之獨紫牛角嶺者。被我撲去營盤。余曾於除夕函告。謂「五旗距凱太遠。恐難獨立。」凱復信言「旗長可恃。」遂不移也。五旗被撲後。又換三旗紫牛角嶺。余心雖喜其堅剛。而彌益懸懸矣。自閣下與人樹歸去。老湘蒙字等營。便不甚通氣。卽如凱章十一夜敗挫。而稟報廿二日始到。翔岡去臘請撤之稟有云。「勿惜一人之殘生。憐此二千之性命」等語。似僥焉不可終日。僕因批准卽撤。而渠續稟。又願俟景鎮克復再撤。十九日之戰。凱未隊出接應。二十七日之戰。翔又未出隊接應。其中是非曲直。均難一一分明。若使閣下與人樹在此。則凱翔必有私函縷訴。卽沅甫舍弟在此。亦較疏通。萬望閣下卽約人樹枚村與舍沅弟於二月間同來。至切至禱。舍弟以溫甫之故。在家中多方隱匿。至今尙未說破。目下恩卹已至。想不能再隱。正在哀禮紛煩之際。又先嚴改葬事未妥。家叔病未痊。能否速行。尙未可定。僕此次函催之矣。凱章旣在險危之中。自當謀所以濟之振之。現派彭山配調兵六百。喻吉之余星煥等添勇一千。朱雲崖添勇二百。張岳齡添平江勇一千二百人。俟其到時。先換二千人赴凱章處助剿。將來另求一統領。添打一支。現向耆中丞索餉。雖不可必得。然不得不放手一辦也。順請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正月廿三。

此次未寫，季公信。祈一送閱。

#### 四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二月初九。接 惠緘。知尙在鄉未晉省也。此間一切調度。俱次第告左季公。自可徐達尊覽。此次亦有書詳布季公。祈一索閱。翔岡初六日來見一次。愧悔之情。與憤發之志。似終足有爲。此次大段之錯在翔。一日之錯實在凱。今曲直了然矣。若閣下與人樹在此。當早了然也。季公書言，閣下仍當出軍入局。湘中維繫之殷。不問可知。目下却望 閣下來此一行。能挈枚村同來更妙。否亦須偕人樹來也。四月以後。沅甫必到。筠公亦至。則 閣下可飄然遠引矣。千萬千萬。無遲。無遲。此間購得佳書數十種。若非親舉玉趾前來領取。不可得耳。復請

台安。不一。

姻愚兄曾制國藩頓首。二月十一日

#### 五



求速來一助。八月底到營。幫我三月。年終歸家。決不食言。求之不可必。惟有高聲唸佛而已。願問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七月廿三日。

## 七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初二日接七月十八日惠緘，并密封副書。敬悉一切。鄒曹彭三君。頃又咨催加札。祈代催速來。樹堂告假歸覲。一月卽來皖南。亦請催之。暫當駱駝之舉。得固叟書。尙爾躊躇。次日聞嘉興師潰。浙江危急。遂亦冒昧陳奏。鄙性謹慎爲閣下所稔知。此次忽爲度外之舉。爲大局計。非得已也。若果邀俞允。雲仙親家或可出佐駱帥之幕。仍求閣下前來相助。頃幼丹信來。不願做官。但願出佐敵幕。仍訂每年歸省一次。閣下若惠然肯來。亦可每年一歸。燕鴈代飛之候。鴛鴦少獨宿之時。此亦天下之至恕也。閣下豈有意乎。鄧小耘羅寶垣。均以咨扎調之。能來與否不可知。且先廣爲搜采。「所謂取之欲博。用之欲慎」也。仍祈閣下採訪彙竣。至懇至懇。東征局擬與潤帥剖分而食。蓋以鄂餉近日極絀也。天數地數。稍遲當如法炮製。恐難償所願。次青初七到祁門。凱章初十可抵

旌德。春霆尙未到。其部下日內當有仗開。殊不放心。浙賊近日無警信。并聞。卽問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八月初一日。

## 八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舍弟至。得賜書。敬悉一切。蜀中爲古來兵家所必爭。屢緘諄諄以此爲慮。今聞敘州囑匪作亂。連陷四縣。郡城亦有不守之謠。若使石逆入蜀。乘機煽誘。爲禍正自不淺。六萬人分三道入皖。老謀自是切當。特鄂中實無此氣力。擬擬以國藩任第一路。由石牌規安慶。……由太潛取桐城。潤帥任第三路。由英靈取舒城。希庵任第四路。由商固六安以圖廬州。而潤帥旣牽於吏事糧事。難以出境。希庵又以母病不能遽來。則四路之說。亦恐徒託之空言。而河南粵捻叢雜。東至清淮。西至確山。二千餘里。無一乾淨之土。哀午帥數請鄙人由商固繞出懷蒙以北。自揣棉力。實有未逮。楊厚庵新受池州韋賊目之降。欲僕速往主持其事。亦以才薄。不敢任也。賤軀日益孱弱。又已不如去歲。(九月初三)聞雨三漱六兩親家。相繼淪謝。益增中年之感。所辛鄂省官紳。毫無猜嫌。差用自適。順候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十月十三。

# 九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十六日接初八夜，惠緘，二千里外寄墨領四紙。謂之不認。可乎否也。彭雪琴於凡覆過之公牘。將來文一概焚毀。謂之不達。可乎否也。凱一章軍。似有速來之象。大歡。大慰。鄙意總求拒賊於皖浙。不令闖入江西境內。則江浙并受其福。果然。吾惟子之德。不然。亦惟子之怨矣。季公在浙。足當數面。誠如尊指。國藩惟想其來皖一次。一則商定大概規模。一則欽奉，諭旨。亦須面面俱到。如其世兄尙未全愈。亦未敢遽以相強也。次青任防剿於衢信。筱泉辦牙釐於江西。少荃辦水師於淮揚。國藩左右。仍是孤單介特。子立無助。季公若不違出。卽求閣下翻然命駕。速來營營。并懇預告，二親家母。無令長夫日日梭巡敵營。徵召追呼。聲震遐邇。頃季公在營。吾戲之曰。「意城譏君有懼內癖」季曰。「彼則自癖。而反誣人以癖」就癖就不癖。請以此行卜之。僕萬於十五日自宿松起程。十六日至橫壩頭。諸叨平順。足慰廑念。復問台安。不一。

國藩頓首。五月十七。



十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昨聞蘇州失守之信。專緘飛告駱帥。想亦入覽。茲因作梅兄之母。淪陷賊地。恐其刻不能安。特專緘告之。求尊處派人妥送作梅兄手。若在益陽。卽逕送益陽爲幸。凱章觀察一軍。請卽迅令東來。若竟至江西撫州一帶聽調。亦可。賦旣得志於蘇。恐其一面攻浙江，一面擾江西。若旣到江西。則我湖南守東界之兵。非四五萬人不可。未到江西。則江西守北東界之兵。不過二萬餘人。已敷分布。凱章若來。鄙意且先令保廣信景鎮等處。固江西。卽所以固吾湖也。尊意如以爲然。則請商之，齎帥行之。左季翁亦於節前可抵長沙矣。京漕忽斷。根本大虧。鄂餉日出。楚軍亦當不支。天下事何日大轉乎。卽問。台安。雲仙親家近有信否。并問。乞示。國藩頓首。四月廿三日。

十一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廿二日接十二夜賜書。敬悉一切。前奉求之三瑞。諸承惠允。當以券酬。親家之庸。季公到省後。尙無一字見及。何也。世兄未全愈耶。抑蠻姓發作

耶。諭旨飭令入蜀。與 潤帥會商復奏。抄稿寄，閱。王枚村招勇三千。已札厲伯符送銀五千交枚村。不知何時可到。頃又札陳俊臣另招桂勇三千。求湘中協餉六千兩。極知湘庫已竭。無如此間乏一文可撥。又距桂太遠。爲此不情之情。可否於衡郴等處撥釐金交俊臣。此不在重咎之列。當於鐵券補鑄一行耳。聞豆皮春等將由韶州以窺南贛。故預以俊臣軍擬之。俊臣成軍。萬一湘省東南有警。亦可互商借調。若兩省南路平安。則俊軍亦來皖南。大約季公親軍爲一大柱。鮑朱李次青張凱章王陳爲六小柱。并萃江皖之交。或可一禦賊氛。若季公入蜀。則六柱缺一不可。苟缺其一。亦惟 親家是問。此皆協防之師。他更無所謂協矣。江西見兵。遵示次第嚴汰。玉班留在長沙。亦遵不復調。肅復。順候

台安。諸維，心鑒。

國藩頓首。五月廿三水師營次

## 十二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連接五月念四日念八日兩次 惠緘。備聆一是。江八湘二之議。似有鼎諾之象。慰幸何極。仰懇 大力玉成。卽日咨復。江右亦當竭力營謀。但求賊不入境。釐金總可漸旺。或可令左李張陳諸軍東來。不至遽飢乎 湘之惠也。君之力也。豆皮春等

縱不遽退。亦望催凱章速來。千萬之禱。國藩於十一到祁門縣。適值甯國被圍。籲救甚迫。國藩以靈營未到。鮑鎮尙未抵鄂。朱鎮新病未痊。未允撥兵往救。且新章寄諭。「有不可輕率前進。宜加特重爲要」之命。而季公與閣下。但以「遽進」爲戒。不得不堅坐持重。然各路之望極而怨。怨極而言。不久當爲謗叢矣。惟望季公早來一日。則皖難早紓一日。季公與梅村能分成兩軍。爲八千之數。更妙更妙。如其不能。而合併爲一。總望於七月中旬成行。不可再遲。屆時出伏。亦不甚熱也。人樹則，請於六月底先行。均請，閣下爲我諄致。恕不另緘。千萬千萬。順候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六月十二日

作梅於六月初七日至普山。雲仙親家想抵湘矣。

### 十三

雲仙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昨接意公八月十四日惠緘。頃又得長公次公兩緘。敬悉一切。近日軍務。捷書頻仍。本屬數年所未有。無如甫遭國恤。旋值胡帥淪謝之耗。可欣可慰之事。皆變爲可悲可憫之端。往年謂劉菽雲於「學問」有大志。近見潤帥於「經濟」有大志。

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。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。中道棄捐。豈獨吾黨之不幸。希庵接綰鄂篆。噩事有賴。惟下游太廣。決非孱薄所能獨支。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。多公嘗進舒城廬郡。惟六安一路。尙覺空虛。南岸調度。另有一公牘抄呈。是否有當。乞裁示。卽請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九月十一日。

浙事日棘。無力往援。是一疚心事。聞弢甫爲包胥之請。尙未見到。

## 十四

雲仙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五月七日接奉。意老四月十七日惠書。而雲公所給瞿遵訓一緘。亦適以是日到營。敬承一切。又知鄙人所寄挺木挺人挺世挺年一書。未得上徹左右。宇宙至文。顯晦有時。茲重抄一通奉塵。自去冬以來。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。十一月初。逆首黃文金連破六縣。偪伺景鎮。竭左鮑兩軍之力。至正月底始行驅除。而爲侍王李世賢挾十餘萬衆。又由東路撲陷景鎮。至三月底。左軍甫苦戰却之。而逆酋四眼狗適以是時救援安慶。拊舍弟一軍之背。方盡萃多鮑成朱諸勁旅與狗逆相持未決。而僞忠王又連陷吉安瑞州義甯。德甯奉彰興國等十餘郡縣。僞主將劉官方又陷建德。僞佐將古隆賢又陷黟縣——其湖北失去

六城。及江西南贛之賊。閩汀之賊。非敵軍所應防剿者。尙不在此——數多矣哉。古未當有也。今安慶幸就平穩。鮑公破赤岡嶺賊壘四座。悍賊三千。悉就駢誅。逆首劉瑄林爲水師生擒支解。若能乘此克復皖城。大局乃有轉機。江西湖北腹地之賊。乃可次第分徇。袁帥偪處髮捻苗李之間。兵單駒竭。屢次敗挫。二月初七汝上之役。伊滕兩副帥陣亡。……効編修……不肯辦團。革職戍邊。枷號一月。劾瑞相帶隊不力革職。以是而觀。……醴酒之不設。象箸之初作耳。奏調之案不出。自在意中。然近日久涉危地。又嬰多病。怒焉寡懽。頗思於死前一見故人。陳舫仙出示。意公密片。潤帥亦深惡臧氏。對調之說。無人主稿。劉紫梅留湘帶水師。已批准矣。餘不一一。順問  
台安。

姻愚兄曾國藩頓首。五月十一日

## 十五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三月十八日接初四惠書。敬承一切。此間近事。粗具於十二日奏片中。業經咨達湘帥。十六日寄舍沅弟一信。尤爲詳明。者抄呈 台覽。北岸之事。有霆軍與彭毛劉合軍。以禦下遊忠會大股。有成李兩軍以禦上遊捻匪一股。應足支持。南岸之

事。古賴等及浙東敗匪。麇集徽州。克庵桂生鈴峯諸軍。尙有難於支撐之勢。黃老虎等股。從東建內犯饒景。則更無活兵制之。沈師以五千人守景鎮。必可保全。其以韓進春五千人防剿石門。則恐未必可靠。前有函牘請催席研香速赴撫州。不知已抵何處。再閣下諄催。逾速逾妙。并請函催江味根建旆東來。定由袁州至撫州。與研香合爲一路，專禦黃老虎一股。如黃逆幸於饒景擊退。不入江境。則江席直入皖南。再行相機進止。味軍之或南或北。前次本無定計。今所決歸南岸者。一則以鮑軍北渡。援解毛軍之圍。南岸太嫌空虛。二則以黃逆竄江。席軍太單。必味研合打一路。庶足保江西之腹地。兼可固吾湘之東藩。三則以味根與希帥較疏。與左帥較親。軍行皖南。處處與鄙人及左帥相周旋。諸事聯絡融洽。因此三者。故定請昧帥由江西進兵。求，閣下允達鄙意。即日另有函牘催之。南翁擢進東道。應仍由，寄帥會敵銜奏留。京米實不易辦。擬請其至下江一行。商辦鹽務。黃度之妻。在靈營告狀。并無欲以黃勝高承繼之說。并云。「夏令答辱張氏。」春靈與各營官憤憤不平。謂「縣令打提鎮之妻。頗動衆怒。」究竟責打與否。務祈詳查見示。即請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三月十七日

夏令上敵處稟。竟說「張氏與黃勝高有曖昧事。」亦全不爲黃度留體面矣。

## 十六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久不接惠書。方以爲疑。頃得三月八日一函。知尙有交左張二君帶來之書。敬悉一切。正月竄江之賊。左帥久稱僅剩三四千人。竄至廣信。而研香力爭以爲數過十萬。吾輩甯先之慎。毋先之疏。故照研稟奏明咨行各省。現踞南豐新城兩邑。江席韓劉楊五軍。萃於一處。不能勝之。則數萬之說。宜若可信。杭州復後。僞聽王等由德清於潛昌化甯國縣而至績溪。毛竹丹於十三日在徽東小挫。賊遂蔓延休歙之南。十五日已由龍灣下竄。計必由婺源景鎮又入江西矣。此股合杭餘嘉興之賊。計亦不下數萬。將來侍堵輔三大技。計又不下二十餘萬。亦將自湖州衝出。上犯江西。而常州宜溧之大股。金陵丹句之大股。舍江西以外。亦復別無去路。是目下南豐彰城之賊。雖不足爲巨患。將來踵至之賊。爲患大而且長。——不特貽患江西。并爲吾湘切近之災。閣下切勿忽視。至要。至要。俊臣防堵南路。應尙可靠。鄙意鈴峯一軍。宜由茶陵赴吉。克庵一軍。宜由醴陵赴袁。窮寇股多。有隙卽竄。尙不似九年石達開之入湘。專趁南路也。然賊中號令不一。心志不高。只要能打幾箇猛仗。究比早年易制耳。敵處於十二具疏爭江西釐金。與沈帥恐遂決裂。今巨股陸續竄江

不能撥兵往援。問心固已抱愧。而官紳之交口嘲罵。尤爲不堪涉想。然衆軍倚釐爲命。有不能不爭之勢。金陵之役未畢。又有不能撥援之勢。此心殆無以求亮於天下也。秦檜髮捻。環逼襄樊。不久又及皖北。僅恃蔣之純督欽堂何子文數人。殊難應敵。南坡翁今日抵皖。卽日送數棺西上。鄧守之正月別我而西。將由宜昌以達長沙。刻下計將到矣。東釐近狀何如。能於三萬之外。增與五乘否。順問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三月十九日。

## 十七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十二日接四月朔日惠書。十九日又得洽佛日一緘。敬悉一切。竄江之賊。第一起。爲僞陪王等。係溧陽敗出者。——溧陽本侍逆巢穴。故陪王。侍黨也。——第二起。爲陳炳文汪海洋等。杭州敗出爲多。而德康德清石門等股。亦附陳汪以從。輜重最多。旗幟最鮮。第三起。爲僞侍王由湖州逸出者。敵處因接左帥克復湖州之咨。說「疑堵輔與侍逆同爲一起。」遂致陳奏不實。頃於十二日奏明更正矣。第四起。爲江陰楊舍之敗賊。常州城外之壘賊。與在金壇句容克復之賊。頃於十二三十四等日唐桂生與金毛輩。在休夥



屢獲勝仗。擊散一股。未如是何會也。常州於初六日克復。頭目及粵逆。駢誅無漏網者。餘亦投誠遣散。不留餘毒。丹陽於初八日克復。逸出之賊甚多。是將爲第五起。而湖州之賊。將爲第六起。皆當由徽入江。人數實已不少。所幸不甚凶悍。號令不一。心志不高。沿途攜糧。多飢少飽。紛紛逃散。不敢言戰。此機勢之最可喜者。而敵處各軍。江西各軍。絕少良將勁旅。無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賊。左部差勝。亦多新集之卒。此又時局之最可慮者。現調春霆馬步萬六千人。上援江西。少荃已派兵接防東堤句容。霆軍途費九萬金。亦將次第解到。十日內必可成行。五月當可到江。屆時賊若未渡贛江以西。則全局穩固矣。來示所謂「另籌大軍。」無便於此。厚庵久厭兵事。退志已決。不特不肯改統陸軍。并不肯久統水軍。雪琴亦然。鄙人之力。固不能強二公舍舟而登陸也。東征局每月解三千與厚部。早經議定。今日始發一公牘。亦因厚無來牘。故遲遲也。此間米石已足度過荒月。下游價亦日賤。足慰垂廬。「湘鹽旱卡緝私。究不可少。」極是。極是。敬求擇人爲之。無似建昌之釀成巨案。則幸矣。順問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四月二十日。

# 十八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十二日接奉 惠書。內有四月之件。亦有五月三日 手簡。敬承一切。此間近事。自克復巢含和三城後。旋又於初九日收復橋林江浦浦口諸城隘。現在水陸會攻九洲洲。未知能否得手。壽州之圍。至今未解。苗逆實非悍寇。蔣毛并此不能制之。希帥久離營次。湘軍稍辱矣。自奉「仍令味根赴粵」之 旨。鄙人本不欲再強之東來。曾專函奉達左右。并於味帥來牘批答。旋接味根信。抄錄覆奏。決計援江征皖。而江西善後局詳定江席二軍已有四萬可靠之餉。敵處因再咨味根。請其建旆東來。并咨明寄帥。不知江軍果成行否。辦硝一案。東局之詳。業經批准。惟解皖僅藥三萬。硝二萬。尙嫌其少。又聞成卿孟江遠悠等。難湊得錢數千串。以爲採硝之本。若盡屏比輩不用。則諸人目下有賠累之苦。而敵處將來仍不能不另覓采買之人。擬請芝生與成江李恆泗張鯨等約法三章。稍擇老成謹厚之流。去其折墻擾民之習。諸人願已湊之資本。保將破之體面。或可兢兢奉法。而敵處於局硝二萬之外。又略增采硝少許。予限半年。再行全撤。全撤之後。東局於藥三硝二之外。再議添解幾萬。是否有當。統求 閣下與南翁芝生熟商見示。李葆齋同年去歲來此。無可位

置。乃以爲采訪忠義局之領袖。月致薪資三十金。其眷口尙寓江西省城。頃因清釐經手捐務回省一行。亂後窘况。託局務以自存。同貴門其有不荒之莊。崇朝之澤乎。順問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五月十八日。

## 十九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日內未得惠書。伏審興居多祐。至爲企禱。此間近事頗順。巢舍於廿二三四日克復。和州於廿五日投誠。現檄鮑蕭彭劉進勦二浦九洲。蔣毛援壽勦苗。日內必可解圍。南岸徽境肅清。劉王段韓李席諸軍。併萃饒景一帶。當可驅之返皖。味根一軍。四月七日寄諭。又令「即日赴粵。」此軍光陰。遂恐銷磨於道塗之中。亦足暗傷銳氣。此時若強之東來。未始不可。然聞皖事已鬆。兩粵必屢疏奏調。皇上亦必疊諭促江撫粵。不如此早遵諭旨。決計不改。省得將來道塗僕僕。案牘重重。國藩本極思味軍東來。惟度粵事無人可了。必且數奏不休。而敵處餉項奇絀。（廿七日密片一件。抄閱。）竟難添供此軍。特此飛布。即日另函寄味兩帥也。順請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五月初一日。

家信一件。敬求專人送去。

## 二十

意誠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廿九日接廿日惠書。敬悉一切。鄖陽和陳由立早已到此。又截留玉班之趙仁和一營。不赴金陵。合之原守省城者。——安慶共有陸兵四千六百人。水師近千。——足以自固。巢縣之賊僞納王。於廿四日攻撲無爲州。該州本有李幼荃。少荃季弟淮勇五營守之。沅甫自金陵派劉南雲三營來。是日亦到。敵處所派肅毛二軍。亦於廿六廿八可到無爲。此路兵力頗厚矣。金柱關亦屢有小勝。蕪湖周萬倬吳竹莊等。廿七日破石碓賊壘二處。防務亦自穩固。祁門之賊。退至太平石埭。氣餒頗弱。亦未竄動。目下最危者。仍是春雲一路。黃麻渡紮定後。賊又駐下游之小淮壑。運道仍梗。本地招補之人。固極數漫。湖南新到之勇。亦多逃亡。決裂實在意中。難期挽回。務祈閣下與季雲賢帥商定。迅派兵赴蓮塘。替出味根一軍。星速東來。由江援皖。不勝感禱。來示謀及金逸亭觀察。沅甫亦謀及於此。惟官嚴甫經劾奏。鄂皖呼吸相通。未使因一人而失歡於鄰封。且潤帥晚年。與金相齟齬。希庵蒙渠亦譏斥之。其中必非無因。金舊部僅于彭二人回湘。此外另招新勇。亦非兩月

不能成軍。此節具作罷論。黃伯海元齡（竹屋達川伯昭言。）聞可倚任。昨令自招兩營。敬祈照料一切。即問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十二月初二日。

## 二十一

意誠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接五月廿九日惠書。裁復稍稽。至以爲歉。寄帥擢升兩廣。次帥卽撫吾湘。不特爲疆域得人之慶。卽敵處籌餉。亦陰受其福。第不知台從是否度嶺一行。此間朋好。多盼賢者久福桑梓也。下游軍事。金陵大營。病疫又作。死亡相繼。鮑公已在鍾山修壘。因病者太多。又平毀之。而紫江濱神策門一帶。蕭軍亦紮二浦。未遑南渡。卽使蕭渡南岸。亦尙不能合圍。蕭爲則請假回籍。其所部欠餉太多。雪琴曾有一信。讀之令人氣短。抄呈一覽。迪希部曲。昔年胡文忠視之如祥麟威鳳。餉項最優。非吾軍所敢望。今一落鄙人之手。月餉不滿三成。實嘗他軍所未歷之苦。蕭軍如此。成蔣毛亦岌岌不獲一飽。士卒旣怨。鄂台亦嘗。鄙人萬難坐視不一勻濟也。援壽之役。蔣毛不甚和協。看來淮上之亂方長。苗非難平。人自不足平之。味根申夫在湖口與黃老虎相拒。亦因新勇太多。隊伍

不整。不能制賊。萬一由都糊再竄鄱浮。卽劉席諸軍。亦恐防不勝防。非特江西腹地之憂。吾湘亦盱食矣。成江諸人湊資所辦之硝。旣由閣下照料收受。不令賠累。敵處自可專責東局。以爲不二法門。不復多尋頭緒。自取煩擾。前已批准東局會詳。此時卽不另牘飭停矣。新化淑浦土匪之案。層見疊出。鄧小芸深以爲慮。謂「邵太守久宦寶慶。力能捍衛斯郡。」而恐其調守他府。必思借寇久保桑梓。請閣下便中一言。敵處亦當函託中丞也。復問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六月廿五日。

## 二十二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十八夜聞金陵克復之信。次日卽咨惲帥。想早入覽。廿二日始聞內城克復。追殺逃賊淨盡之信。廿三始聞生擒僞忠王之信。是日申刻拜疏報捷。酉刻登輪舟。廿五日至金陵。此次攻克逆巢。舍弟號令嚴明。將士人人用命。盡洗向來搶奪財物子女之習。故能搜殺數日。無一漏網。舍弟爲餉項所窘。幾致決裂。賴閣下與南翁諸君子一力扶持。俾賤兄弟收此尺寸之功。實深感泐。次兒紀鴻於廿三日。回省鄉試。學植尙淺。八股尤陋。沅弟望之甚殷。姑令一試。卽在南翁家居住。庶得常親鈞誨。并求易芝生先

生指示一切。世家子弟。易惹物議。惟嚴戒條子。并禁賍酬。均求指示。卽請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六月廿五日。

## 二十三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。十二日金陵行次。接奉惠書。猥以江甯告克。遠勞暖賀。以閣下關注之殷。輔助之厚。至爲歡欣。有過於身親其事者。惟追思同袍諸君。或百戰功高。而早靈黃壤。或患難與共。而中更差池。或出死力相扶。而聞望不彰。而賤兄弟獨濟逢際會。同膺上賞。感涕之餘。彌增慚悚。鄙人在金陵小住二十餘日。暑熱相困。營中又無辦公之地。酬應紛繁。二十日登舟西上。回安慶料理月餘。再至江甯籌辦善後事宜。舍弟一軍。定議裁撤一半。片稿抄閱。餉項奇絀。乃爲近年所未有。東征局裁撤之議。當須俟之冬間。八九兩月。務求多轉一二萬。至禱。至禱。康逆在許灣。仿九舍弟守雨花之例。七十壘之外。包以長圍。固以深濠。不意爲鮑公所破。無一得脫。此處得手。三縣相繼克復。聽逆衆六十萬人投降。江西當可指日肅清。吾鄉東顧無憂。吟荻之去留。一聽尊裁可也。復問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七月廿四日繁昌舟次。

## 二十四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去臘接奉 惠書。藉審 禔躬康勝。泊然物外。豈勝企仰。國藩自奉 命北征。初籌四鎮之兵。繼謀游擊之師。諸未就緒。倏逾數月。捻黨悉衆西趨。於是中外謗議紛紛。責敵部不能與賊縱橫追逐。迨冬臘月間。敵處游兵組已成軍。正擬并力西向。專辦豫事。而任賴牛李等會。全趨鄂省須麻一帶。張總愚亦由南陽竄入襄樊。又有成叛部勇之變。楚事日棘。不得已檄劉省三一軍。由周家口援鄂。不特前所奏「十二府州。」不致自守其說。卽 諭旨所指之「三省。」亦不能恪遵而自畫矣。賊既注重湖北。則淮徐濟甯周家口四鎮。均不能筋脈聯貫。自須多籌游擊之師。與之往來奔馳。而初議所云。「以有定之兵。制無定之寇」者。亦終恐莫踐斯言。紛紛如此。何時定乎。昔歲嘗與人言。且 照下爲「不聞和尚。」自去歲謝事。置身在村不村之間。邦政在聞不聞之際。擺落塵緣。蕭洒送日。聞中佛國。令人嘆羨。東征局巨款。請加中額。欲求 大筆代作一摺。曾寄書南坡翁爲我轉達。恐踰十名之數。或干駁詰。曾經議有妥策否。國藩精力日頹。目光愈昏。實實不堪再膺艱巨。



事會所乘。猝難言狀。令兄尤爲鬱鬱。有「逝將去汝」之况。兒女烟事。去冬誠不能送粵。今春敝眷回籍。則或湘或粵。聽閣下與小兒商定可也。諸維心鑒。順問台安。

愚兄曾國藩頓首。正月十六日。

## 二十五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自三月接奉覆函。久未續寄一箋。伏審興居多祐。譚第延釐。至以爲慰。此間春霖淫溢。二麥歉收。入夏尙苦雨多。各城虔禱。頃已霽晴一月。而蛟水四出。積潦淹稼。及颶食破壞海濱田產者。日報不絕。大約交牽不及七分收成。所幸附近兩湖江西浙江皆告大熟。或於餉事不至甚窘。鹽務全無起色。卽皖岸西岸。亦更遜於丙丁兩年。誠如來示「非奏禁川粵兩私。必無轉機。」然鄂中官商上下。無人不願行蜀鹺者。川鄂之交甚固。其相求甚殷。正恐奏停之後。徒減鄰稅之入款。無益淮鹽之銷數。是以徘徊不肯遽發。麓西之退。私事固自鬱鬱。公事亦殊不愜。（是以允其所請。）適鄙人亦累月焦悶。見鹽務之牘。則閉目判之。而不復措意於其間。舒恭壽久經派一局差。黃子春亦派查由差事。渠物望雖損。才調頗長。人多議其別有嗜好。尙未審察真僞耳。次青被蜀帥所劾。聞已引疾

謝事。不知果還長沙否。渠所著 國朝先正事略。同時輩流中。無此鉅製。必可風行海內。傳之不朽。惟帶兵實非所長。從此善刀而藏。則大妙矣。聞 尊府子弟應制諸藝。頗有可觀。舍間則全未講求。至今未請得良友師。舍姪輩亦未獲一拜名講師。殊以爲慮。思得一文筆天矯者。醫救笨質。仍懇 留心代爲物色。連日頗得捷書。直隸揀股。二月內定可殲滅。茲堪慶幸者也。順問 台安。諸維 心鑒。

國藩頓首。六月念三日。

## 二十六(續前)

再昨有一函。求 令兄薦良師。與次兒同舟東來。近日同郡諸孝廉中。入股筆仗俊拔。而又略通經史者。究以何人爲最。雖未必能延請課讀。亦欲識其姓氏。他日或令兒輩相從攜手。尊府子姪及令坦等。所從業師。均係何人。乞一示及。久困兵間。遂疏此事。復問 意城仁弟親家台安。

國藩又啓。十二月廿八日。

## 二十七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。得十月朔日惠書。敬審以桑梓多故國復出。從事幕僚。又快培舒世兄新舉於鄉。台候多綏。至以爲慰。哥匪之外。又有齋匪。所在蔓延。吾鄉未形之患。誠不知其所極。然亦只宜批卻導竅。以無厚入有間。未可概用斥斧陵節而施。舍澄弟在湘鄉辦理哥匪。則排擊不中理解。徒足以堅脅從者從逆之心。而梟桀者或多遁匿。無辜者或遭刑戮。國藩前恐激之生變。寓書邑侯劉明府概從寬弛。頃又致函韞齋中丞。申內嚴外寬之說。——在湘鄉專主一「寬」字。其有真正頭目須予嚴懲者。則拏解省垣。聽中丞委審定奪。——不知韞帥以爲然否。竊意湘鄉果辦理得法。則他屬之哥匪易戢。哥匪辦理得法。則通省之齋匪亦孤。欲湘鄉之悉就範圍。則生殺之權。當操之撫帥。湘邑不准擅殺一人。獄訟之權。當操之邑侯。局紳不准擅斷一獄。湖南大局之福。亦塞門私家之幸也。望閣下佐中丞力爲主持。他縣或可放鬆。唯湘鄉舉動。纖悉必使撫署呼吸皆知。明以照之。靜以鎮之。或可化有事爲無事耳。東路捻股。自十月廿四擊斃巨酋任桂後。賊焰日衰。劉潘郭楊諸軍。追至青州等處。若能再大創數次。該逆進不得擄糧。退不能渡運。或當有投誠者。直隸梟匪。存者無幾。而官相頃有署直省之說。不知印渠何故開缺。近日厚霞筠沅次第去位。而印復繼之。吾鄉極盛。固難久耶。思之悚惕。復問

台安。

國藩頓首。十一月廿日。

## 二十八

再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。實因告病在先。回任之命在後。作星使則病勢甚重。作江督則病痊甚速。謂非取巧而何。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。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。且方寸先不自許。是以屢疏辭之。又自揣精力日衰。實不能多閱公牘。多見賓客。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。不求離軍營以圖安逸。乃數疏上後。外間紛紛揣擬。乃有匪夷所思。極可詆笑者。不知長沙桑梓置議如何。世人蹈常習故。偶見有稍異者。便爾驚怪。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。豈人人之出處語默。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。洪楊任賴各匪。不知係照何年成案辦理也。五月致尊處一函。僅言令兄可「憫默終古」。昨接筠公函。謂鄙人責以「褊迫無養」。拙函似無此四字。或尊處所添。如汪鈍翁編造典故乎。再問

意城仁弟親家歲禧

國藩又啓。十二月廿三日。



# 晉國藩大事年表

道光十三年

學使岳鎮南按臨。補縣學生員。

道光十四年

甲午科鄉試。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。時年二十四歲。

道光十八年

戊戌科會試。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。

道光二十年

授檢討。旋派順天鄉試磨勘。

道光二十一年

充國史館協修官。

道光二十三年

爲四川正考官。後補翰林院侍講。是年冬回京。充文淵閣校理。

道光二十四年

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。後轉補翰林院侍讀

道光二十五年

乙巳科會試。充第十八房同考官。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。十二月補日講起居注官。充文淵閣直閣事。

道光二十七年

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。十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殿試讀卷大臣。

道光二十九年

詔授禮部右侍郎。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。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。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。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。

道光三十年

文宗咨以郊配廟祔大禮。公具疏條陳。上嘉納之。賜遺念衣一件。玉佩一事。四月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。又派朝考閱卷大臣。八月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。九月充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室大臣。後兼署兵部左侍郎。

咸豐元年

疏陳簡練軍實以裕國用。上嘉納之。又上敬陳聖德一疏。語多切直。朝士皆憂其獲譴。及優詔褒答。一時稱盛事焉。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。十一月監視郊壇開工。十二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。奉旨教部議奏監視墓陵隧道開工。

咸豐二年

疏請寬免勝保處分。以廣言路。上嘉納之。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。六月詔公爲江西正考官。附奏試竣回籍。硃批允之。行至安徽太湖縣。聞母江太夫人之訃。匍匐奔喪。八月抵家。九月葬江太夫人。時粵匪洪秀全等。由廣西竄圍沙。圍攻三閱月不克。十月解圍去。掠船浮洞庭湖而下。連陷岳州漢陽武昌等處。大江南北，土徒蜂起。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傳旨。飭公幫同辦理本省團練。搜查土匪事宜。公以奉諱歸家。不宜與聞軍事。草疏辭卻。適庶吉士郭嵩燾至。力勸公出。公弟國荃亦贊之。於是始治兵於長沙。逐日操練。是爲湘軍創立之始。

咸豐三年

編查保甲設發省局。一時巨奸大慝。多被誅戮盜賊屏息。莠民亦改而從善。各處土匪。遂漸翦除。粵匪洪秀全棄武昌。劫衆東下。疊陷沿江郡縣，又陷安慶省城。並據金陵爲僞都。公



遣軍與江忠源會剿平之。旋又搗毀永桂等地之匪穴。四月安慶又陷。賊船上犯湖口。公檄忠源由瀏陽赴江西。同去者有夏廷樾郭嵩燾朱孫貽等，是爲湘軍出境之始。七月湘軍抵南昌。南昌城外賊壘。悉舟居以犯。忠源嵩燾具疏。請湖南湖北四川。各造戰艦數十。飭廣東製備炮位。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。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。八月公疏稱衡永郴桂。匪徒聚集之數。乃移住衡州。命彭玉麟楊載道二人。各募水勇領一營。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。南昌戒嚴。賊陷九江府。分股竄湖北。連陷黃州漢陽。北擾德安。南及興國。岳州戒嚴。公與湘撫駱秉章籌辦防堵。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。常甯土匪攻陷縣城。連陷嘉禾藍山二縣。遣弟國葆及儲玖躬等討平之。十二月賊陷廬州。巡撫江忠源死之。

咸豐四年

初公在衡州。創立水師。前無成法。後乃稍仿廣東拖罟快蟹長龍之式。增置槳座。又檄廣西之同知諸汝航夏燮等分設一廠於湘潭。旣成軍。邀長沙黃冕觀之。冕言每營須添舢板十號。公大韙之。卽日政定營制。公旣聞忠源等殉節。乃經營東征集募水師五千人。分人領管。齎米煤鹽。及軍火器械。載民船百數十號以行。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十餘人。軍容於斯爲盛。二月賊陷岳州。自湘陰趨靖港。陷甯鄉。官軍不能敵。公檄丹師登岸擊賊。拔出城中軍民。退保

長沙。因上疏自劾。後賊據靖港。分股由甯鄉陷湘潭。掠民船數百。塔齊布率師援助。大捷於湘潭。四月公親督師擊賊於靖港。西南風發。水勢迅急。爲賊所乘。公自投於水。左右救之獲免。而水師之在湘潭者。連獲大捷。公回長沙。重整水陸各軍。乃奏湘潭靖港勝負各情。並上疏自劾。是時湖南郡縣。如岳州華容常德龍陽等城。多被賊陷。公整軍東下。水師分三起進攻。七月克岳州。又破賊於城陵磯。並平沿江兩岸賊壘。賊衆悉數東竄。公進駐驛山上聞獲捷。乃賞給三品頂戴。公不受。楊彭等又克羊樓司崇陽縣咸甯等處。公進駐嘉魚。繼駐金口。魁玉楊昌泗等軍五十人。共會於此。諸將謀取武昌之策。羅澤南言洪山花園兩路。皆賊重兵所在。花園瀕江環城。尤賊勢所注。賊壘九座。請與塔將軍分任之。洪山花園賊破。武昌無自固之勢。公乃派兵二千以助之。不久九壘皆克。並克洪山。遂薄武昌城。於是賊壘悉平。漢陽賊亦遁。公乃統師東下。遣楊載福等破賊於蘄州。塔齊布克大冶縣。羅澤南克興國州。漸次削平。公進駐田家鎮。塔齊布等克廣濟黃梅等縣。又破賊於孔隴驛及小馳口。公進駐九江城外。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。賊堅守不能下。賊以小艇夜襲公營。公坐船陷於賊。文卷蕩然無存。急掉小舟。馳入羅澤南營以免。公欲以身殉國。草遺疏千餘言。羅澤南力諫乃止。因上疏自劾。

咸豐五年

公因九江未克。乃抵南昌籌畫添製船礮之制。內湖水師。於是復振。公遣水師進駐康山。賊由都昌陷饒州府。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等處。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剿。三月羅澤南被賊於貴溪。克弋陰縣。又克廣信府。公進駐吳城鎮。繼駐南康。水師大捷於馬家堰。焚賊船百數十號。五月又破賊於青山。獲賊船甚夥。奪回拖罟大船。即前公所失船也。水軍又破賊於徐家埠。塔齊布亦破賊於新壩。羅澤南連破梁口乾坑鰲嶺鷄鳴山等處。斬馘六千。塔齊布卒於軍。公赴九江撫其衆。未幾。公回駐南康。是時江西郡縣。惟九江湖口未克。澤南謂湖口諸軍。但當堅守。不宜數攻。公悉從之。九月公進駐屏風。疏稱師久無攻。請交部嚴議。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。羅澤南親督軍至該地。大破之。初賊曾石達開。由崇通等縣竄江西。陷新昌縣。粵東匪徒竄吉安者。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。與石逆合。於是贛水以西。亂民響應。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。以爲剿辦西路賊匪之計。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。聞江西緊急。即抵南康。公見大喜。派領水師。赴臨江扼剿。十二月周鳳山克樟樹鎮新淦縣賊攻吉安。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。

咸豐六年

彭玉麟大破賊船於樟樹鎮。轉攻臨江賊壘。又破之。林恩源等擊賊於九江破之。於是賊陷安吉。周玉衡死之。周鳳山師潰於樟樹鎮。公急回省助守。人心始定。三月遣彭玉麟扼紮吳城鎮。鄧輔綸林源恩進剿撫州。周鳳山畢金科等助之。楊載福率水師由鄂東下。搜毀沿江賊船。至九江城外而還。五月賊犯吳城。彭玉麟擊却之。六月賊陷饒州府。公弟國華自湖南聞關走武昌。乞師拯江西。國華率兵五千人。連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。轉戰而東。克新昌上高各城。遂抵瑞州府。公弟國荃赴長沙。長沙募勇三千人。號其軍曰吉字營。國荃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。九月公至瑞州勞師。不久即回南昌。瑞州賊出城撲營。國華攻之。屢被官兵截擊。劉騰鴻毀瑞州南城。築新壘二座。十一月公弟國荃克安福縣。進攻吉安。胡林翼派人東征。連克武昌。黃州。興國。大冶。蘄州。廣濟。黃梅。各城擢兵九江城外。十二月公赴九江勞師。旋回南昌。

### 咸豐七年

正月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。二月初四日公父竹亭封翁薨於里第。十一日訃至營。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。公弟自吉安奔喪。並奏陳丁憂回籍。得上給假三個月。所有公職。派提督銜湖北隕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。四月公奏請在籍終制。上不允。並促假滿回營。五月葬

竹亭封翁。六月公疏仍瀝請終制。上又不允。九月公奏江西軍務。漸有起色。仍請在籍終制。上乃允之。先是國荃奔喪回籍。所部吉字營勇。交文翼陳湜統帶。王鑫破賊於廣昌。樂安賊回竄吉安。周鳳山軍潰敗。於時王鑫劉騰鴻相繼淪亡。湘軍連失健將。巡撫耆齡派公弟國荃爲總統。公念國事方艱。勉弟速行。國荃乃進兵吉安。適僞翼王石達開由饒撫疾趨吉安。衆號數十萬。國荃與之擊。大破之。十二月楚軍充臨江府。

### 咸豐八年

公弟國荃李續賓。楊載福。張運蘭。王開化等。漸次肅清江西。賊竄入浙江。上令國藩馳驛浙江辦理軍務。公即治裝由湘鄉至長沙。奏報起程日起。七月公由武昌歷九江湖口。以達南昌。援浙諸軍。俱集於河口鎮。公由南昌發進湖口。八月公抵河口營。閩賊竄撲廣豐。玉山兩縣。官軍擊却之。公弟國荃。攻克吉安。江西全省肅清。九月公駐建昌府。弟國荃率師來會。旋回湘。十月李續賓偕弟國華。戰沒於三河鎮。

### 咸豐九年

●上謂曾國華殉難。可憫可嘉。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。以示褒獎。二月肅啓江攻克南安。收復崇義縣。是時閩省肅清。八移駐撫州。六月公弟國荃至景德鎮。三戰皆捷。遂克

景德鎮。七月公弟國荃率師由撫州至南昌。公弟貞幹。（原名國葆）從軍於黃州。公疏稱擬先駐湖北武昌等郡。如賊果入川。再行酌量前進。八月公至黃州。旋至武昌。胡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湘募勇。九月公回駐黃州之巴河。十月公弟國荃率所部吉字營至巴河請假回籍。公弟貞幹領所招湘勇至鄂。公獻四路進兵之計。旋因目疾請假。上准在營休養。十一月公由黃梅移駐宿松縣。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。公弟貞幹從之。

### 咸豐十年

二月公叔父高軒卦翁訃至。公請假四十日。閏三月公弟國荃自湘來營率師攻安慶駐紮集賢關。公疏薦左宗棠剛明耐苦。曉暢兵機。請破格錄用。上乃令左宗棠襄曾國藩軍務。是時蘇常相繼失守。公悉以圍攻安慶之師。命弟國荃任之。六月公至祁門縣。上諭國藩派人分路進兵。規復蘇常。是時江浙遍地皆賊。紛紛請援。公疏稱左宗棠李元慶等均未到皖。皖南極爲可危。何能屏蔽浙江。更何能規復蘇常。目下惟有急援甯國而已。八月賊陷寧國府。周天受死之。遣李元慶接辦任事十日而城陷。賊趨祁門甚急。適左宗棠軍次南昌。公檄赴樂平婺源之間以備截擊。十月賊由羊棧嶺陷黟縣。鮑超張運蘭擊走之。左宗棠軍次景德鎮。大破賊於貴溪。賊屢窺犯祁門。鮑超等擊於盧村。大破之。賊出羊棧嶺。公營始安。僞英王陳玉成。

大舉援安慶。公弟國荃擊走之。

咸豐十一年

賊之窺祁門者。屢被官軍擊退。遂悉意犯景德鎮。冀絕官軍餉道。二月陷之。公度糧路已斷。惟急復徽州。可通浙江之米。三月親至休甯督攻徽城不克。仍回祁門。而賊之環攻者不已。誓以身殉國。自書遺囑寄其家。後由左宗棠三戰於賊皆捷。於是祁門之路始通。四月公移駐東流縣。八月公弟國荃攻克安慶省城。城中悍賊無漏網者。於時安慶已陷九年矣。初十日接贄襄政務王大臣咨文。驚聞七月十六日。文宗顯皇帝賓天。楊載福等漸次擊平江西之賊。凡公部諸軍所向皆捷。九月公弟國荃進軍廬江縣。連克沙汊口神塘河東關等隘。軍威所至。勢如破竹。十月公弟國荃回湘募勇。十一月奉到大行皇帝頒賞遺念衣一箱。十二月鮑超破賊於青陽。朱品隆破賊於徽州。左宗棠破賊於大鋪嶺。上諭彭玉麟爲安徽巡撫。玉麟力辭。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。舍舟登陸。用違其長。請仍領水師。

同治元年

上諭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千人。催速赴鎮江。以壯江北聲勢。公疏稱李鴻章新募淮勇五營。另撥湘勇數營。二月可以成軍。擬由陸路赴鎮江。二月初九日。左宗棠克遂安縣。十五

公弟國荃率新募湘勇六千抵安慶。旋破賊於桐城關。三月李鴻章師上海。上諭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。公弟國荃貞幹及鮑超等。悉破沿江北岸賊壘。左宗棠之軍。連獲勝於江山常山之境。聲勢大振。四月公弟國荃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。於時李鴻章初受兵事。令程學啓劉銘傳等進兵匯縣之周浦鎮爲北路。而英德兵自松江進金山匯爲南路。洋兵被賊擊走後。賊之分股。已踰新橋十餘里。勢且逼上海。李鴻章自統七營往援。大敗賊於徐家匯。斬馘三千人。奪獲器械無算。於是洋人皆服李鴻章之英偉。鴻章困疏洋兵之難恃。舍滬赴鎮之非。便詔許之。七月鴻章之弟鶴章。連毀塘橋城外三賊卡。洋人華爾以輪船大礮助攻。遂拔其城。公疏陳大江以南。疾疫盛行。請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。會辦軍務。上以難選其人爲復。是時士卒死亡大半。而僞忠王李秀成率賊圍攻公弟國荃大營。用西洋落地開花砲。前後轟擊。歷十五晝夜。我軍以大炮火毯擊之。燒賊無算。抵死勿退。又僞侍王李世賢自浙江衆率數十萬繼至。迨月餘。我軍出壕破賊壘數十座。賊悉衆奔潰。自相踐踏。死者無算。十一月公弟貞幹卒於軍。十二月行柩至安慶。公撫棺大慟。入城受吊。上諭貞幹立功甚多。予諡靖毅。並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。

### 同治二年



正月二十八日公自安慶東下視師。約歷二十餘處。迨二月二十八日。回至安慶。疏陳巡閱諸軍詳察觀賊勢情形。當公之東下視師也。賊攻常熟益急。李鴻章遣人分擊之。擒賊首李天義尔衣點。常熟解圍。三月上飭曾國荃爲浙江巡撫。公與國荃交疏懇辭。上不允。時由湖北下竄之捻匪。自蘄水分爲兩股。聯成一片。公搜獲僞文。有由舒六而竄英霍分道援鄂之語。因疏陳逆謀甚狡。而規畫甚大。李鴻章克崑山縣。鴻章之圖崑山也。部將程學啓謂奪崑山。必據正義鎮。鴻章從其謀。命松林學啓攻正義。賊遁去。遂克崑新兩縣。公弟國荃攻克雨花臺。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。皆下之。四月我軍分六路。偷攻石城石壘。未幾城賊大出。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。我軍蓄銳不出。賊不得逞。遂繞雨花臺。我軍四面搏擊。賊卽負劍鼠竄。奪獲炮械無算。賊勢從此衰矣。八月李鴻章遣軍攻江陰縣。屢戰未克。乃召郭松林會剿。破賊巢數處。賊方傍河築木城自守。銘傳出兵誘賊。松林軍突自山顛下。大呼曰斫賊。銘傳益奮擊。賊大潰。遂克其城。郭松林旋又大捷於無錫。奪賊船百餘艘。九月公弟國荃與諸將漸克博望七秣陵關等隘。蕭慶衍進紮孝陵。備經營城北。金陵一城。已爲面面布置矣。十月李鴻章克復蘇州省城。先是程學啓蘇州累月未克。鴻章親至學啓營。周察城東南。略知賊勢。十九日我軍出炸礮轟其壘。學啓援南岸。戈登援北岸。鴻章親督之。牆傾十餘處。賊酋秀成紹洸出而

拒戰。於是我軍水陸夾攻。卒破之。遂收復蘇州省垣。上乃賞鴻章穿黃馬褂。十二月郭松林劉銘傳破賊軍牛鎮。是役也。以官軍四千擢得賊數萬。將士咸稱快焉。

### 同治三年

正月。公弟國荃。攻克天保僞城。李鴻章克宜興荆溪兩縣。左宗棠亦克桐鄉縣。二月程學啟攻嘉興。左腦中槍。昏絕昇歸營。其下益裹創冒死爭進。賊始亂。潘鼎新率水陸登城。城乃破。學啟創重歸蘇州旋卒。公聞而痛惜之。是月閩浙總督左宗棠。攻克杭州餘杭兩城。餘賊竄入湖州。三月鮑超克句容縣。搶僞漢王項大英。僞列王方成宗等。李鴻章率松林等。大破三河口賊營。賊死甚衆。四月初六日。李鴻章攻克常州府。常州乃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陷。越四年而復。月日皆不爽。亦奇矣。常州餘賊竄徽州。公以徽州失利。自請嚴議。奉旨寬免。僞聽王陳炳文。先後由安徽分竄江西。公檄鮑超自句容赴援。而咨李鴻章遣軍代防。五月上諭。催李鴻章助攻金陵。公疏李鴻章任事最勇。此次稍涉遲滯。絕無世俗避嫌之意。殆有讓功之心。臣亦便再三瀆催矣。又奏會國荃焦勞致疾。餉項奇窘等情。六月十六日。公弟國荃及蕭孚泗攻克金陵僞都。奪獲僞王璽二金印二方。僞幼主洪福瑱遁走。僞忠王李秀成及洪仁等伏誅。先是四月二十七日。僞天王洪秀全見勢窮援絕。服毒身死。羣酋私瘞爲宮內。秘不發喪。

國荃馳驛報捷。上諭賊據金陵。已有十二年。一旦盪除。實由曾國藩調度有方。謀勇兼備。著賞加太子太保銜。錫封一等侯爵。並賞戴雙眼花翎。曾國荃著賞太子少保銜。賞錫一等伯爵。並賞戴雙眼花翎。又凡有功於戰績者。均分別賞給。是月公由安慶至金陵。慰勞將士。巡視垣省。又親訊僞宮婢黃氏。始於僞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。徧體皆用繡龍黃袍包裹。頭禿無髮。鬚已間白。因戮屍而焚之。公親訊逆會李秀成等。秀成親供四萬餘言。歷述賊中興敗始末。公以該逆罪大駢戮之。因疏陳處治逆會情形。七月鮑超破賊於撫州許灣。斬馘四萬。又克東鄉金谿兩縣。十三日公扎撤湘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。留萬五千人爲皖南北游擊之師。後公回至安慶。左宗棠克吉安縣。浙江平。是時江蘇亦平。公疏撤勇回籍。並爲弟國荃請病假。奉旨均照所議。並賞給國荃人參六兩。八月湖州賊竄甯國。左宗棠擊賊於昌化淳安之境。大破之。餘匪挾洪福瑱竄入江西之廣信境。九月初八日。公至金陵。二十日公弟國荃破賊於廣信。洪福瑱遁走石城。席寶田追擒洪福瑱。送南昌斬之。十月公弟國荃回湘。時捻匪擾及皖之六安英山太湖。公遣蔣凝學劉連捷分道禦賊。會僧格林心等亦督師進剿。擒斬逆會。皖省漸次肅清。

上諭公弟國荃回湘半載。著公飭弟到京陸見。公疏稱病尙未愈。三月李鴻章檄郭松林赴福建。助剿漳州賊。松林破賊於東山恆社倉等處。四月左宗棠督軍攻漳州府。松林助剿福建平。賊竄廣東。中興將帥。錫封侯伯者。奉旨錫以美名。公曰毅勇侯。公弟國荃曰威毅伯。官文曰果威伯。左宗棠曰恪靖伯。李鴻章曰肅毅伯。十月公疏病體難速愈。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。並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。上諭賞假一月。在營安心調理。十一月上諭曾國藩將軍務交與李鴻章接辦。該督即回兩江本任。辦理餉需。公疏病體難勝重任。請仍在營照料。上不允。力辭又不允。公乃疏稱遵旨暫接兩江總督關防。駐紮徐州。御史穆緝香阿劾公督師日久無功。請量功譴責。上諭年餘以來。曾國藩所派將領。馳驅東豫楚皖等省。不遺餘力。殲賊亦頗不少。雖未能遽蕲厥功。亦豈能誤軍情者可比。該御史所奏。着毋庸議。

### 同治六年

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啓行。十五日抵徐州。十九日接篆。與欽差大臣李鴻章兵餉大計。詔授李鴻章爲湖廣總督。二月初三日。李鴻章赴河南督師。十六日。公自徐州赴金陵節署。居民焚香跪道以迎。十月公弟國荃奏請開湖北之缺。回籍調理。奉旨報可。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。著加恩加一雲騎尉世職。欽此。

同治七年

四月二十四日。公自金陵啓行。二十六日至揚州查運庫。二十九日登金陵觀蘇文忠玉帶爲詩記之。旋登焦山。四月初三日抵蘇州。初十日至上海。查閱鑄洋礮工程。旋回金陵。詔以公調補直隸總督。馬新貽調補兩江總督。十一月初四日。公自金甯啓行。士民攀送。填塞街巷。爲詩歌以餞者數十百人。十三日抵京。寓東安門外賢良寺。翌日進見皇太后。談話頗多。

同治八年

正月初一日寅刻趨朝。十六日辰初二刻又趨朝。是日賜廷臣宴。十七日辰初二刻又趨朝。與皇太后談話頗久。所言是盡練兵吏治之事。二十日出都，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隄工。二十七日抵保定省垣。二月初二日接篆視事。四月公疏稱直隸練兵。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法。仍須戶部籌餉。然後營務方有起色。奉旨報可。十二月公疏稱畿南各屬災歉較重。擬於來春以貸爲賑。請於天津存儲項下。撥制錢十萬串。解至大名。預備散放。

同治九年

正月核練步軍馬隊章程。三月公左目失明。四月二十一日。公患眩暈。謂假一月調理假

滿而病未痊。又續假一月。是時天津民教相訐。適兩江總督馬新貽爲刺客張汝祥所害。詔以公調補。以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。公疏懇辭。上不允。九月天津民教之案辦結。是年公壽六十。奉旨賜壽。二十六日入見皇太后。略述天津民情。並述自己之病。及馬新貽之事。二十七日又趨朝。蒙皇太后召見。述練兵情形。及教堂多事。十月初九日召見於養心殿。與皇太后敘述水師宜操練。及好將甚少。十月十一日。公六十初度。湖廣同鄉京官。稱觴於湖廣會館。十二月二十日抵金陵。住巡道署。二十二日接篆視事。

### 同治十年

正月公與欽差鄭敦謹奏。結張汝祥行刺馬新貽一案。該犯實無主使。應凌遲處死。六月公泛舟城北元武湖。游歷秦淮諸勝。七月公與李鴻章會奏。派刑部主事陳闡彬江蘇同知容闈。選帶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。八月出省大閱。十月十一日至吳淞口。校閱已畢。因演試輪船。凡四號。曰恬音。曰威靖。曰操江。曰測海。皆公所命名也。十五日回金陵。十一月移居新修督署。卽僞天府故址。

### 同治十一年

正月二十三日。公病肝風。右足麻木。良久乃愈。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。

公出城迎候。輿中背誦四書。忽手指戈什哈。欲有所言。口噤不能出聲。遂回署。二月初二日。公方閱案牘。執筆而手顫。欲言而口噤。有頃復愈。因告公子紀澤。喪事宜遵古禮。勿用僧道。初四日午後。公周歷署西花園。公子紀澤從。遊畢將返。忽呼足麻。扶掖至廳堂。端生而薨。是日戌刻也。城中驚傳大起。救視無見。他處皆見大星隕於金陵城中。士民巷哭野祭。如喪慈母。事聞。上震悼。輟朝三日。奉上諭。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。學問純粹。器識宏深。秉性忠誠持躬清正。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。洊升卿貳。咸豐三年間。創立楚軍。剿辦粵匪。轉戰數省。迭著勳勞。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。補授兩江總督。命爲欽差大臣。督辦軍務。朕御極後。簡任論扉。深資倚任。東南底定。厥功最多。江甯之捷。特加恩賞。給一等毅勇侯。世襲罔替。並賞戴雙眼花翎。歷任兼圻。於地方利病。盡心籌畫。老成碩望。實爲股肱心膂之臣。方冀克享遐齡。長承恩眷。茲聞溘逝。震悼良深。曾國藩著追贈太傅。照大學士例賜卹。賞銀三千兩治喪。由江甯藩庫發給。賜祭一壇。派穆騰阿前往致祭。加恩予諡文正。入祀京師照忠祠。賢良祠。並於湖南原籍。江甯省城。建立專祠。其生平政績事實。宣付史館。任內一切處分。悉予開復。應得卹典。該衙門察例具奏。靈柩回籍時。著沿途地方官。妥爲照料。其一等侯爵。著伊子曾紀澤承襲。毋庸帶領引見。其餘子孫幾人。著

何璟查明具奏。候旨施恩。用示篤念忠良至意。欽此。四月二十八日奉—上諭。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。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。當降旨優予卹典。並於湖南原籍。江甯省城。建立專祠。生平政績事實。宣付史館。一等侯爵。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。其餘子孫幾人。令何璟查明具奏。候旨施恩。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勳績。英翰李瀚章。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。建立專祠。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。詳晰覆奏。披覽之餘。彌增悼惜。曾國藩器識過人。盡瘁報國。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。倡練水軍。矢志滅賊。雖屢經困阨。堅忍卓絕。曾不稍渝。卒能萬衆一心。削平逋寇。功成之後。寅畏小心。始終崗懈。薦拔賢才。如恐不及。尤得以人事君之義。忠誠克效。功德在民。尤宜迭沛恩施。以彰忠藎。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。建立專祠。此外立功省分。並著准其一體建祠。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。伊孫曾廣鈞。均著賞給舉人。准其一體會試。曾廣鈞著賞給員外郎。曾廣銓著賞主事。均候及歲時。分部學習行走。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。均著宣付史館。用示眷念勳臣。有加無已至意。欽此。





# 曾國藩榮哀錄

## 祭曾國藩文

黃翼升

嗚呼我公。百世之師。文章可聞。性道難窺。文之顯乃在功名。破百萬賊。復數百城。拯民水火。貽民樂利。廩有餘糧。野有滯穗。或俊而秀。曰膠與庠。善我在泚。蘭芷升堂。公之勳德。語焉難詳。識其大者。衆口琅琅。翼升從公。戎事伊始。草屨布衣。枕戈而起。公謂汝能。俾整其旅。淮揚總兵。長江開府。屢擢於朝。不十年耳。翼升何人。當斯重在。倖免貽羞。恃公成命。公在軍中。屢瀕於危。惟堅惟忍。實濟我師。公治江左。清靜無爲。一笑一頓。化神若馳。公治畿疆。有嚴有翼。百吏奮興。頑廉懦立。帝眷三江。還公於南。引疾不可。坐鎮其堪。民睹公來。望塵而喜。祝公百年。長我孫子。豈期一疾。遽展雲耕。醫不及藥。巫不效靈。寶光燭天。微雨清塵。嗚呼哀哉。公之去來。蓋有所爲。旣濟艱難。遂遺榮貴。所難堪者。官府吏民。孰裨上理。孰活斯人。矧在翼升。恩同罔極。駭厄陳詞。涕沾胸臆。嗚呼哀哉。

又

梅啓照

嗚呼。春歸江南。星沈箕宿。音集堂槐。望摧梁木。模範猶存。儀型空闕。萬禩難追。百身莫贖。中外心傷。軍民巷哭。矧屬門牆。哀情彌篤。恭惟夫子。瀟湘秀毓。衡嶽靈鍾。匡時良弼。當代儒宗。經綸滿腹。兵甲羅胸。德崇忠孝。學擅清通。操持冰雪。氣度雲霞。謙以接物。儉以傳家。履仁蹈義。存誠閑邪。言坊行表。白璧無瑕。詞館翺翔。爭呼才子。文柄主持。羣稱得士。躋位卿貳。鵬翮高舉。應詔陳言。龍顏有喜。忽觀閔凶。杜門讀禮。髮逆猖獗。見義而起。創立楚軍。旌旗肅穆。天子知公。大事可屬。授鉞專征。焚香枚卜。乃統鷹揚。次第規復。感恩圖報。殺賊亡身。大小百戰。用兵如神。十年飲血。千里無塵。東南重奠。爲國爲民。飲至策勳。黃扉正位。穆穆侯封。世襲罔替。日月雙輝。翎飄化翠。載進宮銜。推恩子弟。三江鎖鑰。首推寇公。一蒞再蒞。治理雍容。沛以甘霖。噓以和風。禔躬何約。艾物何豐。偉哉元老。帝倚如山。馳驅南北。宏濟時艱。鞠躬盡瘁。力竭身瘵。恨無靈草。可駐仙顏。膏澤所敷。罔不追憶。召伯之棠。株株凝翠。峴山之碑。人人墮淚。方之於今。其情豈異。純臣忠愛。惓惓君王。一封遺表。慮遠謀臧。身歸泉下。心在帝旁。臯

謨說命。訓詞煌煌。九重知已。一代元良。飾終令典。逾越尋常。易名晉秩。爲國寵光。有丈夫嗣。各秉義方。名登農部。舉燥膠痒。貂蟬滿座。象笏盈牀。明德之俊。百世其昌。惟予小子。受知最早。廿稔從遊。離多會少。三載秣陵。重親道貌。方冀長依。渥邀鴻造。胡沾微疾。遽返於天。所嗟永訣。竟無一言。代陳遺疏。哀更纏綿。楚些空賦。泣涕漣漣。嗚呼。穀雨淒淒。花風漠漠。淚染杜鵑。聲悲白鶴。嗟我哲人。芳型難作。敬奠椒漿。惟虔惟恪。有蔬載奉。有酒載酌。夫子有知。尙其來格。

又

孫衣言

嗚呼。昔子瞻之祭歐陽文忠。其詞有曰。民有父母。國有著龜。斯文有傳。學者有師。君子有所恃而不恐。小人有所憚而不爲。譬如大川喬嶽。不見其運動。而功利之及於物者。不可以數計而周知。予嘗讀而偉之。以爲此固子瞻之知言。而自古大臣。魁閥正直。非如歐陽公者。誠不足以語斯。而又疑此鉅人之持出。殆將曠百世而庶幾。不謂有我公之卓絕。及我生而得見。而又獲親炙以追隨。嗚呼。自古聖賢與夫豪傑間出之士。其所以有爲於世者。固欲符其志之所蘄。而其事之能濟與否。則常視乎所遭之幸不幸。而非人力之所能施。方公之以

兵部侍郎誓師鄉里。因湖湘之衆。用彭楊李羅之才。轉戰十年。而遂以覆狐狸之窟穴。拯東南之孤離。此其功名之不世。固歐公所未及爲。而其文章之恢奇浩瀚。學術之廣博精微。貫古今於懷抱。羅百家而兼該。以視歐公。又可謂齊驅並驟。殊塗而同歸。然歐公當明道慶歷之間。雖亦嘗因於夏竦藍元震。遷謫而憂疑。而自仁宗之末造。歷英宗之首基。由臺諫。登侍從。掌帝制。堯樞機。其立朝執政。固嘗歷歲移時。而史亦稱其左右兩宮。坐鎮四海。蓋白首而不衰。至其同時大臣。如杜富韓范。皆志同道合。左絜而右提。而石介曾鞏蘇轍蘇軾之徒。又相與切磨以道義。揚厲其光輝。是其才未必果盡所用。而其志可謂不謬所期。嗚呼。以公之大度偉略。深謀遠規。使其所遇之幸若歐公。當太平之無事。處密勿以論思。則其所以引吾君於恭儉。挽俗世之浮瀉。收天下之豪傑。謹安危之漸微。必有以光列聖神武之烈。爲萬年深遠之貽。而又東西奔命，與兵終始。不敢告勞。遂至盡瘁。名爲宰相。而不能日與朝廷之談議。功侔呂呂。而不能盡如蕭曹之指揮。挺危蹤以孤立。恃聖主之獨知。彼流俗之無識。或貌敬而心非。而淺夫之憤媚。甚至於負恩忘義。騰訕造謗而不自知。其爲翼轂而胎鱗。故世之論公。以謂其皇皇若弗及。戚戚若不怡。由功高而志下。亦道尊所氣卑。而我之窺公。則固知其內視一己。實有未滿之素志。外觀斯世。尤有無窮之憂危。嗚呼。昔子瞻之從

文忠游也。有子由以與之偕。而我之得出於公門。我弟方將使指而南馳。當文忠皇帝之初元。公方請復講書之舊儀。而大臣有不然者。我弟獨密疏力爭。以爲此忠臣之至慮。邗治之網維。及我弟爲小人所中。我方從公於軍中。獨召語我而累歎。至於今已逾十年。我弟方有以得於山巖水澗。而公之惓惓不已。猶欲引而置之殿墀。嗚呼。此其道義之相異。亦何待於執几杖以趨陪。矧如予之無狀。視子瞻固無能爲役。而飄搖江海。又一時所棄遺。豈爲公之推穀。屢有味其言之。雖舉世皆嫌其愚直。而公獨以爲無瞻顧而依違。嗚呼。越吳瘡痍。戎方嫚欺。大東杼柚。極西鼓鞮。大任側席。重華宵衣。何一老之不弔。又孤生之無依。然則予之所以爲公齋咨涕洟。亦何以易子瞻之詞曰。上爲天下慟。而下以哭其私。

又

錢應溥

崧嶽降神。實生申甫。衡山巍巍。濯靈湘楚。篤現我公。兼資文武。提挈網維。奠此土宇。若士農工。爰及商賈。以引以翼。無不得所。海涵江深。恩澤德溥。騎箕忽逝。遐哉千古。惟公一身。伊呂皇鑾。三代而下。執輿等夷。溯自通籍。泊贊綸扉。垂四十年。衆望咸歸。我錢大難。身繫安危。奇功偉烈。樹之豐碑。摹繪日月。莫贊一詞。小子不敏。請言其

私。庚戌之歲。挾策上都。大賢門下。幸獲步趨。詔我經術。折衷漢儒。勗我言行。軌範程朱。自是過從。無間晨夕。邵袁寵契。嗜書成癖。容我參語。謬附湜籍。期我遠到。金門射策。羊公舞鶴。穉甄鏃副。三載春明。迅馳鈞隙。公歸梓里。烽火連驛。義聲所樹。無避金革。我時簪毫。樞垣奉職。屢讀公疏。雄詞翥關。軍事成敗。驚心盪魄。百折不回。躬自貶責。悵望衡雲。神馳形隔。曾幾何時。春秋十易。曰惟庚申。吳越糜爛。軍書旁午。鄉音中斷。情急南歸。奉親避亂。辛苦賊中。先死參半。涉海溯江。戢影私館。自分此生。草間逋竄。忽奉公書。招赴戎幕。命司章奏。欣然有託。娛侍高堂。天倫至樂。洄溯京華。依然如昨。先子績學。校書萬卷。公夙神交。而未識面。比來皖江。歡然相見。躬造敝廬。傾談不倦。材官走卒。亦疑亦羨。及我居憂。生芻來奠。溫語拊循。深情縑線。至今思之。淚下如霰。上元甲子。大功告成。相從東下。卜居江城。追維疇昔。始慶更生。將挽銀河。洗此甲兵。猶有餘孽。鯨鱷縱橫。皇帝曰咨。命汝北征。席不暇暖。奉詔卽行。我乃隨侍。水驛山程。亦云負笈。匪曰請纓。由徐達淮。是類是禡。舟師十萬。星夜速駕。巨浸稽天。洪流怒寫。時維朱夏。雷騰龍下。疾風忽起。黃河激射。舳艫傾危。萬衆色訝。急視公舟。公猶整暇。共歎艱難。能以誠化。公曰不然。是殆天假。舍舟而陸。移師周口。惟此要區。擇險而

守。賊衆如蟻。環堞左右。公夜讀書。聲壓刁斗。萬柝噴聲。惡風退走。琴書却敵。斯直新  
購。帝眷南服。資公率鎮。治軍治民。同一忠藎。我違晨昏。二年缺訊。歸諒母氏。新霜添  
鬢。惟公錫類。伏公誠信。遠遊過歸。曾無悔吝。畿輔重任。非公莫屬。建節量移。北門鎖  
鑰。我戀庭闈。欲行又止。公體人情。坐語移晷。祖道潛然。味苦彈微。身滯江南。天末延  
企。手札時來。捧誦竊喜。自公之去。民望若霖。祝公之來。公果重臨。歡聲雷動。萬口一  
心。大裘庇遠。冬日愛深。謂可永載。有如高岑。何圖一載。陰蹲雲霄。樞鈴雲掩。殊斗光  
銷。悲雨泣晝。長虹燭霄。街衢藥哭。薦芷焚椒。天胡此醉。福不爲徼。憶出公門。歲星兩  
周。親持几杖。十載勾留。涓埃徒矢。窩厚莫酬。數公寮幕。將相輩出。曾不數年。蜚英騰  
實。嗟我鴛下。半生素筆。顧從公久。情誼專一。正論微言。窺公慎密。談諧談笑。樂公率  
直。疏稿滿篋。點竄塗乙。一字推敲。墨無旁溢。忍淚檢尋。音容髣髴。公手扶雲。公心捧  
日。天監忠誠。新宮久待。千秋萬禩。是主是宰。一瓣心香。告升鼎鼐。雲馬風車。神分期  
在。

又

陳艾



嗚呼。功被南服。績紀太史。德洽數省。映人肌髓。走卒婦孺。感愛沒齒。能言之流。  
 掛漏無似。艾以迂拙。銜恩知己。自述梗概。敢辭弁鄙。昔遭時亂。避地祁門。敝衣躡蹻。  
 就食城垣。先達說士。謁公行轅。草茅真率。寥寥數言。公喜我僕。大笑髯掀。時有專局。  
 表章忠魂。俾我尸之。紀述紛蕃。月分廉泉。使市雞豚。上奉老母。下逮兒孫。饑者告飽。  
 寒者告溫。籌筆偶暇。經史討論。教誨懇至。引入籬藩。譬從峻阪。下就平原。公名善誘。  
 忘我庸昏。艾也不才。無干時志。公謂此人。泊然名利。惜其少戀。或爲質累。置之膏腴。  
 不飽不醉。置之繁劇。不苟不媚。果以狂愚。孤行己意。公鑒其誠。屢易善地。公善任使。  
 艾實非器。我之疏直。宜老江湖。屢塵荐牘。縮竹使符。自顧未信。勿敢濫竽。公昔入覲。  
 并辭樵蘇。酒蒙加禮。遂其哺烏。公名知人。忘我之愚。兒子巽懦。未露頭角。公謂美質。  
 資之使學。老師碩彥。俾從商榷。金入於範。玉加以琢。綆短汲長。負公先覺。公名無私。  
 私其撲慙。舉室銜恤。敢忘其朔。嗚呼哀哉。我一書生。惟事丹鉛。就章服之。守牧比肩。  
 孰飲食之。有粥有饘。執啓迪之。服膺儒先。茲母介弟。殤於顛連。渥何恩禮。十有三年。  
 我雖愚魯。敢忘膺拳。報德無日。攬鏡華顯。寢門一痛。公鑒其虔。

又

忠義局

天眷聖清。日月重光。星精垂耀。降於南湘。卹乎炳明。卓上紫宮。風搏九萬。抑畏鞠躬。儉德服士。權盛不撓。并絡之郊。湖漢之沚。西玉南金。作貢天子。銘几箴辰。聖人有喜。俚佐亂民。盜兵潢池。驕帥縱之。匪怒而嬰。公銜帝命。爲簡之師。退蒐衡陽。迺創繼繼。止則鉅防。逝則奔馬。風震滿空。胸其來下。左睨洪都。右沸江夏。使賊肝腐。懇焉九野。士氣如劍。或浮或沈。公爲歐治。契合於深。會有天機。拔植高岑。窅然位分。見者傾心。始迹洞庭。喋血彭蠡。欽承大符。斧賊醜髀。益陽鉢之。賊有心肝。介弟削之。梟巢獵穴。燔之膾之。瑣兮遺黎。甘雨霑之。帝祚偉烈。誓河苴茅。公開東閣。吐握英豪。鱗介在遠。慣不敢燒。德量所涵。烏嶼畢包。綱繆百里。定奠田植。神有秩祀。嫠有殺食。頰宮用羽。澤宮較射。國殤甄錄。書林畫式。萬井皞皞。相忘帝力。大福不終。鞠凶吾人。春相同轡。銜恤舊恩。聲皆徹天。淚皆徹怒。仰瞻箕尾。四顧怒焉。中國有嫠。豈止其身。

又

江南官書局

嗚呼。公之生也。天固將以大任責公。當其立朝而侃侃。人已知其不苟異不苟同。及粵事之起。毅然舉義。雖疑謗交集。而自矢其孤忠。創水師以剿賊。沿大江而遂東。歷百戰以至皖。屢瀕危險。而賊亦潛避其鋒。惟其推心以置腹。故自僚屬將帥。莫不踴躍而樂從。於是知師干之總。非公莫屬。此所以盪平吳越。而卒收其功。嗚呼。公雖有兼人之稟。固已疲於戎行之十載。况又盤根錯節。無一日之息。而往來奔命於南北之衝。以江南之艱鉅。當大創之後。維持補救。豈敢安坐鎮而自比於哀慵。此其未臻於上壽也。蓋鞠躬盡瘁。而不由於六氣之沴。二豎之攻。嗚呼。公之器識度量。遠超乎世見之外。故其和氣謙德。實能自忘其功業之盛。與爵位之崇。其於文章學問。洞悉本末。每自視歛然。與人爲善。而亦不眩於門戶之訥。其接物也。靡義漸仁。而使之自化。其垂訓乎後嗣也。諄諄乎惟義利之辨。伎求之戒。而孝弟之是宗。此不特古來將帥所未有。即古來名人大儒。亦尠及其從容。固宜邀殊常之曠典。而特諡於九重。嗚呼。黃流洶洶。西寇猶誼。陸有蛇龍。莽有伏戎。假我數年。庶諸患息而元氣漸充。乃一朝而長逝。使天下感喟於無窮。嗚呼。公何往乎。彼野哭而仰睇者。徒見光焰之燭空。其騎箕尾而上升乎。將臨照乎斗牛之分。全吳士庶。永託於崑嶷。

又

李傳猷

嗚呼。我公之生。六十有二年。心憂勤而匪懈。法天德之乾乾。學惟日其不足。力以久而彌堅。宜百年之逢吉。何乃蒼生之遽捐。嗚呼。公之道德。孔孟之亞。公之經緯。望散並駕。公之憂樂。後先天下。公之文學。四科游夏。公之心志精神。則銷磨於戎馬。當夫義旗初建。公誓不還。開誠布公。延攬英雄。天下已定。自視欲然。彌綸宇宙。公何加焉。及至元老北覲。犬戎內亟。公曰和戎。實維全局。籌謀在握。衆口交非。公之精誠偉抱。不以物論移。然天下識與不識。至今無不服公之心而畏公之威。嗚呼我公。天子是保。風雨颺搖。賴茲元老。桃李滿門。公是師表。羣疑衆難。待公而掃。譬猶日月經天。而邪枉無不照。又如華嶽鎮地。持重而天下不撓。維公之生。嶽嶽降神。及公之沒。天地晦冥。黃童白叟。嗟予誰父。天子曰咨。奪我良輔。聖哲闕先。公啓厥後。有公則華。無公則陋。豈天不欲治平天下。何令我公之不壽。不肖侍公。歷年二紀。宦游京洛。伊誰知己。非受教於門牆。將抑鬱而誰語。胡千里以尋師。乃匍匐而哭吾夫子。吾不爲一身而悲。恐天下之患。當從此始。

又

張裕釗

嗚呼。嗒自炎劉。芒芒百代。光岳之精。銷鑠敗壞。挈往校今。百靡一逮。妣姒子姬。邈乎甯再。執謂並世。歎選我公。謝羣絕倫。奮起湘中。遂度千載。蹈古比隆。惟公懋學。三代與期。六經百家。窮源汎涯。導達漢宋。藩決途夷。於天地人。靡與不窺。炳爲文章。遷雄諸唯。惟公經務。洞見治機。曰惟五禮。哲王之遺。及兵與食。國之大謀。古稽而合。今施而宜。千聖之心。仰而思之。公之得人。爲天下憂。文武鉅公。磨礪旌旆。峨冠大屨。耆彥會會。旁逮羣碎。壹足褒者。若金競耀。容於一治。公之愈亂。再造九區。忠誠饋鏑。雲龍升扶。手提萬衆。摧蕩凶渠。南掩揚越。北盡汝水。西指崑崙。東至於海。六寓塞開。天地清泚。老涕孺媿。絕蘇冠起。凡公樹立。橫被八垓。極千萬億。橫目之民。怙公若父。嚴公若神。豈謂我公。睇若浮雲。獨居深牖。莫訥其津。衆之所駭。公之所貽。公跂莫至。夢阜想夔。歷歷其邁。戰戰其危。贊元消沴。潛違密移。天眷聖清。庶其予回。執謂我功。我其敢知。執謂我罪。我其敢辭。公平卓越。歷其在斯。徽烈之多。乃公糠粃。人之不諒。云公逶迤。吁嗟近古。疇則躋茲。如何奄忽。天質凶頑。九重震悼。萬姓雨泣。矧我小子。

靡所比似。薄陋拙滯。世之所棄。辱荷公知。區區文字。譬海納川。我乃摺指。暇日請謁。公屢色喜。評權古今。往往移晷。嘉我誨我。我謏我祗。翼我靈我。昇我無已。我屬別公。昔冬季李。執云幾日。遂隔萬世。天下之痛。一身之悲。哀來無端。涕實如糜。公乎有知。其稔予悲。嗚呼哀哉。

又

趙烈文

月之二十日。驚聞吾師薨逝之信。五內摧裂。頃刻迷悶。傷哉奈何。自庚午冬。富莊舉送師南行。見師神氣衰颯。心嘗憂慮。恐不得復侍顏色。是以頻年感愴。南望長息。思欲奮飛而返。嗚呼。今幾何時。乃竟有此酷痛。傷哉傷哉。吾師今年六十有二歲。壽未期滿。生平稟賦之強。盡以用之國家民生。在師功超德邁。洒然遺世。豈復有憾。願世事未甯。隱憂方大。朝廷奈何。子遺奈何。聞正終之頃。吉祥善逝。安坐含笑。初無疾苦。吾師天人。完歸爲樂。獨不念喁喁舉首之億兆。鶉結待望之寒峻。失所依歸。溝壑跬步耶。天不憖遺。胡甯太忍。傷哉奈何。烈江東一鴈淺蒙鄙之人。於師門無一線之繫援。自匹夫致之方州。兄弟甥族。並受參差援拯之恩。逾於天親。十年以來。言笑忘分。涉名理則獎以治心。語應世則教

之實踐。閨門常行。許其敦睦。治理薄效。謂爲多才。下至小文曲藝無不出入輔頰。勸掖不置。嗚呼。烈所蒙被於師。豈一息未盡所得忘耶。古人心喪三年。獨居築室。而門生之於舉主。往往棄官奔走。千里行哭。烈生千載之下。形格勢禁此志不可復遂。然心神散失。官骸塊然。嗟乎縱能安存。亦墟莽之朴而已。尙何言哉。尙何言哉。靈旂在天。無遠勿屆。旣伸哭寢之禮。輒寫哀悰。達之几筵。師其鑑之。謹告。

詩一（病中哭師得三十韻）

吳中修

一春噩夢多。奇險吁可怪。抑鬱困五衷。事恐關成敗。果於二月初。我師薨於位。倉皇馬輪舟。撫棺盡哀思。回憶壬子冬。長沙甫隨侍。忠節於壯武。治軍本初試。掃卻桂東塵。一軍分作二。忠節援西江。壯武留重寄。我效哭秦庭。如粵乞芻糈。重九返衡陽。下游賊復熾。草草起異軍。岳陽敗塗地。慘澹圖振興。持籌事不易。破竹下武昌。差覺強人意。豈期到潯陽。兵機又復滯。舟師陷蠡湖。岌岌如已棄。我速赴經營。隻身策單騎。就餉灌嬰城。師亦來駐轡。茫茫一旅師。百折幸不墜。四塞盡陰霾。不獲通一字。我分武昌軍。立意擣臨璠。與師歷艱辛。性命聯指臂。從此下江南。羣賢日紛萃。名王報生擒。爵賞次策議。媿我分寸

勞。亦行忝省使。聞師撒手時。光明遍世界。東南抵定功。明詔予特諡。勛可史館書。像可凌烟畫。費盡一生心。獨完千古事。皖省崇新祠。願師顯靈異。雲中甲馬來。椒醕飲一醉。若報知己恩。終身奉血淚。若念訓勗言。隨時肅膜拜。

詩二（送樞南歸泣賦）

吳申修

人生童氣誼。遑問生與阻。拔擢衣冠族。照耀與臺軀。此借朝廷恩。乃娛勢利徒。若遇有志士。掩口先胡蘆。所重在心許。可恥是面諛。一言如入骨。百折任瘖膚。我憶廿年前。無端學奔趨。一登湘鄉門。從此無歧途。勉我繼南塘。或與崇庵俱。萬人紛如海。獨覺禮數殊。時忽遭羣吠。暗暗相提扶。卒令風波下。不爲斧鉞誅。手書一一在。責爲君子儒。浮名不輕加。使人無詆誣。常舉鴈鳩詩。書紳作良謨。卽此師弟情。金石不能逾。一旦棄我去。貌焉等諸孤。辦香亭一角。遺像飄長鬚。我援心喪誼。晨夕慘號呼。本欲扶靈車。遠送渡重湖。一官如繫匏。進退難自圖。况值焦爛後。神衰貌亦臞。金覩雲旗颺。江風嘯檣烏。一生知己恩。若想實鬱紆。寸心隨所往。化作雙飛鳧。倘過古城南。往迹尋一隅。辛苦不可說。吾師慘也無。（昔年兵挫曾駐轡於此力圖振興）



詩二（祠堂落成紀事）

吳申修

皇帝御極初。辛酉八月朔。璧合與珠聯。祥瑞皆駢集。惟時老湘軍。圍皖加嚴急。卽於是日曙。城克賊就促。火速露布聞。兵威誠卓卓。次第平東南。厥機在此著。今聞我師薨。萬姓咸感泣。清以古雙蓮。立廟祀褒鄂。救民水火恩。權作銜環雀。我請達帝廷。輿情未可卻。豈期甫定基。腦毒便繼作。每於呻吟中。指畫嚴匠約。神工鬼斧併。頃刻起樓閣。師恩入人深。衆工頗踴躍。按限告成功。莊嚴復式廓。製曲將迎神。一一合禮樂。師曾駐行臺。高樓樹一角。早晚坐其中。憑眺江與獄。靈旗指日來。此舉必然諾。鬚髮動如生。清酒歆一爵。作詩告後來。有爲亦咸若。

詩四（哭師）

李元度

一夕大星落。光芒薄海驚。九重悲上相。萬里失長城。傳說騎箕尾。虎圖富甲兵。宗臣應祔裕。（公再造江山似應援傳文忠阿文成張文和例侑享大烝）天語極哀榮。

獄獄擎天柱。南衡鎮上游。靈鐘肅相國。地接蔣恭侯。（湘鄉自漢蔣公琬後越二千年乃

生公)名士無雙略。儒臣第一流。早聞議大禮。讜論已千秋。(宣廟賞配繡帕公有特見)

五管紛蛇豕。黃巾匝地橫。直踰萌渚嶺。趨踞石頭城。宿將皆迴席。詞臣觸請纓。書生萬人敵。終作李西平。墨經登壇日。江心戰血紅。孤軍奔屢北。百折水仍東。妖霧迷銅渚。弋船燼石鍾。蒼黃授遺書。裹革誓完忠。(靖港之敗公草遺疏遺檄各千餘言手受元度)

自駐章門節。重收刼後綦。代肩當局任。誰餉客軍飢。百戰摧蝟虎。長江創水犀。匡廬峯萬丈。應續紀公碑。血戰規江左。功成背水餘。出師諸葛表。奏捷令公書。將相盈門下。姜夷問起居。弟昆同錫土。褒鄂比何如。壁立門千仞。臣心水共澄。二難頽鐵券。三度鎮金陵。薄海未蘇息。餐波尙沸騰。知公憂國淚。泉路尙沾膺。白髮門生在。荒江作幸民。平生數知己。當代一元臣。諧謔饒天趣。文章勗替人。(蒙改削散體文十三首)傷心博陽第。無復吐車茵。

記入元戎幕。吳西又皖東。追隨憂患日。生死笑談中。末路時多故。前期我負公。雷霆與雨露。一例是春風。慈母雖投杼。還邀解網仁。烏瞻容反哺。驥贖閔勞新。公治云非罪。曾參未殺人。至今披疏稿。汗背泣沾巾。一別十三載。相思欲斷腸。偶蒙作元宴。猶似訟陳湯。(賜序先正事略猶昭雪前事)有約遊吳會。無緣拜後堂。因爲效端木。築室獨居場。

昭代五文正。惟公踞斗魁。孤忠能活國。天性最憐才。青史無遺議。蒼生競述哀。程門今已矣。立雪再生來。

詩五

張文虎

公薨五經月。痛哀益定思。天簡三朝輔。風清百世師。純忠無矯飾。實惠善因時。正有蒼茫感。人間未盡知。千秋論名士。未必古今同。遇勝李忠定。才餘韓魏公。及門多柱石。拔萃到嚆蓬。驅策無凡馬。知應冀北空。世人矜一得。方寸已張皇。學問融虛抱。勛名入坐忘。海波寬並育。秋月靜無芒。心法忝求戒。能遵道自藏。(遺訓有忝求詩二首)

十載江南北。侯門久濫竽。多聞稱過實。寡欲許幾儒。(戊辰贈句云多聞遠企劉中壘寡欲差同徐偉長又嘗謂有儒者氣象)目斷睇丹旌。情深繫白駒。(去春辭庸堅阻)湖山遺像在。和氣見眉鬚。(莫愁湖華嚴庵摹公遺像笑貌如生)

詩六

薛時雨

天教元老備哀榮。一夕台星殞石城。報國此身無缺陷。留公寰宇合澄清。人懷君實多私

諫。帝比希文受大名。事業蓋棺方論定。熙朝信史有真評。

唐宋中興事本殊。時艱端賴重臣扶。但教撻伐殲羣醜。依舊車書拱帝都。諸將有才歸夾袋。先皇獨斷壹軍符。功成灑淚何人覺。一片孤忠念廟謨。

擎天柱石鎮江南。鑒定終能大亂戡。萬姓瘡痍恩造再。十年休養節持三。郊衢尸祝銘遺愛。士女香花播美談。盛世酬庸崇祀典。鄉賢舊澤合同龕。（專祠礙建四松庵庵爲陶文毅公遺蹟）

卽談小藝亦超倫。小隊頻過訪部民。蘭玉清芬同北面。（公子栗誠增陳松生受業余門）烟霞沈痼添西賓。盛稱助德非私誼。帳望乾坤少替人。我牽孤寒八百士。生芻奠罷一沾巾

## 詩七

戴望

陽和變秋氣。衆木失雲陰。毒霧朝含日。流芒夜值心。千秋喪遺愛。四野聽悲吟。不有明公出。東南久陸沉。十載蚩尤亂。天教力牧平。勛猷垂故府。感痛有儒生。多士忘矜式。中朝思典型。更憐三百戶。婦孺涕交縈。（公設清節堂以養孤嫠薨之日皆行哭失聲）

南獄天開運。如公首降祥。盛名况新建。清節擬汾陽。豈特中興冠。還爲昭代光。郁哉

文字富。道味溢篇章。古稱三不朽。公舉足當之。欲瀉長河淚。爲題頌德碑。九原誰可作。一藝愧相知。總帳空堂上。論文憶昨詩。

## 詩八

劉壽曾

賤子戊戌生。公時登玉堂。束髮慕名賢。識公姓氏香。側聞躋侍從。嘉謨翊先皇。沃心丹宸箴。復有議禮章。流傳到家塾。展誦聲琅琅。大道無端倪。童稚昧測量。先君有彝訓。辟咄疇能忘。公如在慶歷。韓范富歐陽。癸丑丁喪亂。烟塵浩縱橫。長江失天塹。東淮如沸羹。聞公提義師。開關起衡湘。又讀討賊檄。其言慨且慷。想公天人姿。冠世真豪英。霄淵乏梯接。景行不得望。幾年避黃巾。故園池館荒。先君抱漆經。烟水湖東艍。樵蘇資客授。往依郭淮揚。淮揚甘說士。尺書遠寄將。公方勤師旅。禮辟有未遑。妖氛纏皖中。淮揚轉戰亡。先君爲字孤。貧廡東海旁。曾辭益陽招。公歎風誼長。辛酉克蘇州。越歲書促行。公時開東閣。延攬倒屣裳。賓席禮先君。清宴華燈張。賞奇到經術。師派談吾鄉。謂承文達緒。驂斬江焦汪。九流辦涇渭。四庫森戈鉞。貞固執純德。人物如西京。贊誦徧寮案。雅度何觥觥。或乃造寓廬。深語移三商。八騶立躊躇。驚羨到騎兵。爾時樓船兵。江漢歌滔滔。

介弟金陵師。連捷雨花岡。功名漸艱虞。志晦用益明。草昧開經綸。文字茅初萌。乃義關儒館。魁碩來躊躇。雙髻外史書。抗迹顧與黃。敦仁兼復禮。公學能頡頏。卷帙頗汗牛。沈藹二百霜。校理屬先君。異同參毫芒。叔錄刊誤書。落簡無迴更。尙論爲紀年。志事昭貞剛。燈火精虛中。纂述鉛槧忙。三元際甲子。吳會消檣槍。旋收金陵域。威弧殪天狼。戡定撫洪爐。再睹民物康。賓佐皆從公。東下治征裝。投戈乃修文。冬試開舉場。賤子海濱來。載筆意激昂。趨庭侍先君。謁公驃騎航。行卷進素業。獎藉超恆常。更及制舉文。謂可決榆枋。頗譽鳳條勁。深盼驥足驤。風雪揭榜夕。樵燭瑣院光。岳牧咸在列。椽吏如堵牆。唱名及賤子。名副鄉貢行。公聞有喜色。嗟惜不暇詳。鬱此愛士忱。驚坐衆目瞠。垂翹夫何言。結感迴中腸。明年公北征。合肥攝封疆。置局刊經書。續錄甄國殤。句當屬先君。禮遇與公衡。乃卜金陵居。巷宅鄰青楊。賤子思請纓。從公涉徐方。眷戀庭闈深。羣季益望兄。報知無竟由。此意今猶悵。湘陰郭中丞。薦賢佐政綱。特奏先君名。教士宜上庠。中丞乏雅故。采譽因公彰。推剡不已出。淵識孰與印。丙寅公還治。惠化蘇疲甍。再謁被溫言。嗟公鬚髮蒼。德業重勗勉。望繼公治良。會刊班范史。先君仍動勳。咨詢及政典。士裔兼淮防。石城重寓公。舉似通德閤。承歡被儒服。環堵羅酒漿。河潤及九里。公德難縷抗。旻天嗟不弔。鮮民罹禍

歿。痛憶丁卯秋。先君疾臥床。求蓀荷公賜。終難起膏肓。計達公怛驚。臨弔淚漬眶。撫視草土中。垂茲惘惘。賻輿俾成禮。窀穸北安邨。仍籌生計艱。儒館職許饒。月分邵府錢。饋貧資奉糧。公曰汝家督。弟弱賴汝匡。好慰母氏心。門庭肅烝嘗。大業期不墜。家學宜續。庶。勤廉二字箴。植躬在自強。館中英彥萃。善贊先德芳。講習有所資。追琢成瑤瑛。此風高古人。誦義遍列卿。鞏鞏彥昇兒。不嗟葛帳涼。子子叔敖子。庶免負薪傷。仇書承先業。繫轡珍縹緗。禮經致姬周。選學探蕭梁。下逮肇域書。未云祛翳障。公願譽精善。掃葉見術迹。別坐視燕閒。訓詞周勳養。說經月緒言。講授示梯枕。胡踐駁鄭元。狀物稽毛萇。轉注卮新義。段桂走且僵。筆札手降頻。師資裁簡狂。已已奉詔書。保釐覲嚴廊。攀轅過江左。祖道紛進觴。贈行製序文。分謂華實相。薄劣曷足珍。宏獎公意臧。殷勤語後政。勿翦召伯棠。袞衣思鴻渚。西北浮雲翔。奏記訊起居。答教來郵囊。注憶何稠疊。在遠念孤蔭。祝公或再來。南紀民斯慶。天監孚衆志。三益歲庚在。塗歌而衢舞。羣領聖德滂。謁公意尤殷。爲言視茫茫。恩命懷坐鎮。抑畏懼莫當。問訊所校書。遺集徵思王。南朝廷壽史。探討業未央。瑣細及家事。螻屈憐摧藏。永言悼先君。年前值禪祥。再拜乞佳傳。杖公鴻筆欸。公許政暇爲。信諾無時償。更及左氏疏。祖庭學未昌。公頗望續成。擷芬紅豈莊。念此孤露餘。

才不中桷杗。六載實依公。陸危獲支撐。仲叔皆畢媿。季也亦雋譽。家門荷再造。出谷天衢亨。方期翥翼水。葵藿傾午暘。何圖大星殞。巫陽來下迎。奔問哭寢門。雪涕紛浪浪。公乎騎箕去。跽奠神佺俜。皇鑿志佐虞。李郭功興唐。公名在史乘。纂言著作郎。無待賤子陳。蚓竅師鸞鳳。報德今無階。禮有府主喪。陳師質以哀。輟翰心徬徨。公靈其鑒諸。叫雲排天閭。

聯

受業吳坤修

二十年患難相從。深知備極勤勞。允矣中興元老。五百里倉皇奔命。不獲親承色笑。傷哉垂暮門生。

聯

受業梅啓照

武聊可擬。汾陽可擬。姚江亦可擬。瀟湘衡嶽。閒氣獨鐘。四十年中外傾心。如此完人空想像。相業無雙。將略無雙。經術又無雙。蔣阜秦淮。大星忽隕。廿六載門牆回首。代陳遺疏劇悲哀。

聯

甥陳濟遠

武室共趨庭。慈顏雨露。雅訓冰清。記席前無限提撕。彷彿春風沂水。弱齡窮陟帖。元老助高。國瘍骨冷。倘泉下有緣晤語。淒涼明月江天。



聯

浙江知縣王厚堂判陶寶善

末職荷裁成。北斗山高。方欣大廈瞻依。履教久欽文潞國。鞠躬真况瘁。南天星隕。遽失中流砥柱。傷心如喪武鄉侯。

聯

江蘇記名道江清驥

生民擬山海鳳麟。應五百年名世。歷廿四攷中書。正學懋躬行。帝賴其助高柱石。翊運際風雲龍虎。通天地人爲儒。立德言功不朽。救時安宇內。公誠無魏補金湯。

聯

受業章壽麟

衡獄雲興。大澤及天下。上台星隕。遺愛遍江南。

聯

廣東候補道程桓生

修謁甫歸來。憶精神步履。矍鑠如前。何期變出殞與。半壁東南驚柱折。考終緣福備。况道德勳名。昭垂不朽。獨念恩承高厚。廿年依倚痛山頽。

聯

小門生薛福成

邁蕭曹郭李范韓而上。大勳尤在薦賢。宏獎如公。悵望乾坤一灑淚。窺道德文章經濟之全。私淑亦兼親炙。迂疏似我。追隨南北感知音。

聯

知府劉景堯

相業贊中興。海宇澄清。賴矢精勤廿一載。師謨垂後世。廉勤砥礪。敢忘遺訓十三  
年。

聯

晚生歐陽鼎

偉略佐中興。元老壯猶無與匹。高文留信吏。人倫師表定推公。

聯

江蘇知府桂中行

勳塞寰區。神歸河嶽。天奪元老。世失人師。

聯

內弟歐陽柄鈞

舊雨相親。歎卅年琴韻書聲。頓成往迹。大星忽隕。合四海通才頡學。共哭元勛。

聯

江蘇知府張兆鹿

天祖有神靈。生公持挽中興局。乾坤試環顧。濟世為難繼起人。

聯

受業劉翰清

有事君之小心。緯地經天。一代殊勳垂國史。惟夫子能先覺。周情孔思。千秋絕業在

遺文。

聯

門下晚生周世澈

功在此社稷。澤在生民。盡瘁歷三朝。四海蒙庥。豈獨棠陰徧南國。驩其娛樂。恤其陵夷。敦交延兩世。十年飽德。從今葛帳泣西華。

聯

門生黃翼升

地復荆揚。喜頻年物阜年豐。到處有賈祠樂社。門多將相。悲此日維傾柱折。何由仰北斗東山。

聯

江蘇按察使應寶時

舉世託安危。生而爲英，死而爲靈。痛此時白馬素車。滾滾江潮流日夜。大儒作將相。先天下憂。後天下樂。看到處黃焦丹荔。紛紛俎豆薦春秋。

聯

民部薛時雨

一介臣休休有容。頻年變理餘閒。小隊出郊坰。慣向山中招魏野。萬戶侯綿綿勿替。當代元勳佐命。大名垂宇宙。豈徒江左誦夷吾。

聯

章心復章瑞垣章瑞鈞章兆起

將相本師儒。武緯文經。眞見大名垂宇宙。治平出修省。先憂後樂。豈惟遺愛在東

南。

聯

吏部林達泉

其功業卓乎李郭之傑。其文章總乎韓歐之長。名世鐘靈。一代棟梁宗岳麓。用天下財家不豐於資。進天下才子不顯於秩。至仁忘已。千秋俎豆祀姚江。

聯

中湘歐陽兆熊

矢志奮天戈。憶昔旅雁傳書。道精衛填海。愚公移山。竟歷盡水火龍蛇。成就千秋人物。省身留日記。讀到獲麟絕筆。將汗馬助名。問牛相業。都看作糝糠塵垢。開拓萬古心胸。

聯

中湘歐陽兆熊

平生風義兼師友。萬古雲霄一羽毛。

聯

員外郎曹耀湘

天挺人豪。經文緯武。道隨運住。生榮死哀。

聯

前湖北布政使厲雲官

侍坐二十年。教砥行。教立名。真氣貫兩間。勳業文章稱不朽。抱病五六日。猶讀

書。猶治事。大星隕一夕。民生士類痛何依。

聯

郭用孚

手挽乾維。萬里梯航瞻上相。身騎箕尾。九重都咈失純臣。

聯

幕士孫芳與張燮昭

秉業佐中興。方功高晝日。名冠凌烟。從教衽席斯民。忽見神光斂泰斗。司箋陪未坐。愴前歲星沈。今茲柱折。檢點巾箱遺墨。幾回腸斷泣春風。

聯

門人孫衣言

人間論勳業。但謂如周召虎。唐郭子儀。豈知志在臯夔。別有獨居深念事。天下誦文章。殆不愧韓退之。歐陽永叔。却恨老來湜軾。更無便坐雅談時。

聯

糧道王大經

三代下無此完人。道德勛名。學問文章。運世具全神。立體祇從誠意積。一霎間喪茲元老。朝野中外。僚屬士庶。呼天齊痛哭。傷心豈爲感恩深。

聯

態其光

先帝知人。早屬東南大事。儒臣奮武。回應俎豆千秋。

聯

候補蔡德輝 史易深 車遊丹 李逢源 康獻庭 藍米錦

化成立道綏動哀榮。在官在民。在鄉黨朝廷。此日同聲一哭。學宗誠正修齊平治爲儒  
爲師。爲元助佐命。於公獨有千秋。

聯

記名提督譚碧理

三朝欵歷。百戰勛威。幾經盤錯艱危。弼成聖代中興業。九廟旂常。千秋帶礪。重以  
文章道誼。早立純儒沒世名。

聯

鄉晚生周開揚

中興將相出其門。合武鄉汾陽之功。併爲一手。半壁東南失所恃。開王導謝安而後。  
曾有幾人。

聯

許長怡

昭代完人。處爲大儒。出爲元老。中興佐命。功在天下。澤在江南。

聯

湖北提督郭松林

偉業冠古今。滿而不溢。高而不危。統求國計民生。先憂後樂。薦賢遍天下。功則歸  
人。過則歸己。若論感恩知己。異口同悲。

聯

公今與臯夔望散同遊。繫古元勛齊俯首。我正溯江漢沱潛而上。每經遺壘輒傷心。

夔州知府蒯德模

聯

兩淮運使方濬頤

衡嶽雲開天柱峻。大江星隕石城寒。

聯

年晚生錢振倫

勛。

一貫愆心傳。是獨鍾衡嶽英靈。湘波間氣。千秋昭定論。端不讓贊皇宏業。新建奇

聯

長江船務委員李泰源

憂樂在心頭。足媿希文事業。勛名垂宇宙。並傳承相祠堂。

聯

晚生馮譽驥

一旅獨勤王。誓此身蕩平江湖。勛業終能酬志節。片言曾諭帥。記當日流連詩酒。笑

談早已識英雄。

聯

候選郎中張星翼

雷雨奮經綸。局啓東征。萬里金湯資鞏固。勛名昭日月。神歸南岳。九重青瑣薦馨

香。

聯

今後儼型。吾將安仰。生前功德。民不能忘。

受業李守和

聯

拔奇夷難。邁德振民。史傳千秋無愧色。偃革辭軒。銷金罷刃。輔星一夕忽韜光。

晚生郭伯蔭

聯

隻手挽乾坤。至今日生榮死哀。公真無恨。勛名震中外。願此後際艱肩鉅。帝曰何

受業李瀚章

人。

聯

五百年名世挺生。立德立功立言。鐘鼎旂常銘不朽。數十載闔門銜感。教忠教義教

三品卿銜老湘軍統領劉錦棠

戰。江淮河漢淚同深。

聯

當代一人。是潞國丰儀。汾陽福澤。大名千古。有臯夔事業。韓柳文章。

知府范志熙

聯

受業陳長慶



立志邁千秋。何必論文媿韓歐。武超郭李。感恩逾廿載。最難忘揚帆入滬。持節導淮。

聯

同鄉張雲理

德冠鄉邦。衡山並茂。澤流天壤。湘水同長。

聯

受業李鴻裔

位冠百僚。而勞謙自牧。威加四海。而盛德若愚。不震不騰。隱几獨居助業外。年垂大耋。而神觀勿衷。病至彌留。而執掌靡恩。如臨如履。易簣猶在戰競中。

聯

知府李寶森

寵眷備優隆。擢將相。賁殊恩。科名爵祿不爲榮。所願在丹戾陳謨。蒼生造福。鈞衡資幹濟。作神仙。歸大暮。中外人名皆失色。距惟是梓鄉飲泣。槐府吞聲。

聯

安徽壽春鎮郭寶昌

江左失元臣。沐德懷仁。同向甘棠揮雨淚。濟東悲往事。噓枯吹朽。難將寸草報春暉。

聯

前山西布政使劉秉璋

天上大星沉。氣壯山河。身騎箕尾。人間紛雨泣。功在社稷。澤被生民。

聯

門下潘鼎新

一身繫天下安危。夷徼邊氛。未了暮年心事。四海得英才教育。勳名德望。永爲後世儀型。

聯

涼州鎮周盛波

衝嶽紀鍾英。忠勤智勇。發於天性。我公力挽乾坤。勳業煥千秋史冊。江南遍遺愛。寬厚和平。獨持政體。此日哀填衢市。真靈仰萬古雲霄。

聯

安徽官民

相業匡時。武功定亂。經術名家。上下千古。軼後超前。我公不朽。九重震悼。百姓悲思。三軍涕泣。東南半壁。感恩懷德。吾皖尤深。

聯

晚生英翰

福滿武鄉侯。盡瘁鞠躬。百戰卒成中興業。壽輪郭尙父。內憂外患。九原猶駸老臣心。

聯

受業方駿謨

合志於臯夔方召之儔。僉稱翼勵時雍。允無慙德。受知在榮利勛名之外。惟有修能自錫。用答深恩。

聯

土傾廣廈。民失慈航。天胡不弔。助震華廈。名垂宇宙。公質長存。

門下士李善蘭

聯

詩館甥聶緝三

出師律以定中原。想百戰芒鉞。金甌再鞏。九重枚卜。錫爵增榮。卅年來緯武經文。總歸夕惕維寅。吐握公誠如一日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念衡湘地接。忝蔭桑枌。褒鄂門高。謬施蘿菀。五領外御輪親迎。豈意早逢半子。音容彷彿遽千秋。

聯

安徽知府劉奎光

文能拊衆。武能威敵。將相規模往古備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。聖賢學問近今稀。

聯

鄉世姪魏耆

不用口碑頌遺愛。實爲朝廷生異人。

聯

參將葉圻

用衆行師。偉略欲過新建伯。集思廣益。虛懷宜繼武鄉侯。

聯

私淑弟子歐陽利見

五百年名世間生。三朝碩輔。試問汾陽澤福。諸葛經綸。人能兼備厥躬。古今有幾。

數千里神州底定。一柱承乾。况復吐握賢勞。先後憂樂。天不憖遺一老。中外皆驚。

聯

門下士李鴻章

師事近三十年。薪盡火傳。築室忝爲門生長。威名震九萬里。內安外攘。曠代難逢天下才。

聯

門下晚生沈保靖

成德達才。多將相器。克己勵行。以功名終。

聯

淮揚四營營官

涼。龍節起三湘。時雨飛來。半壁山河重洗滌。犀軍分一隊。大星歸去。滿天風月助淒涼。

聯

直隸同知陳崇砥

惟公至性過人。看武功文德。勳業懋昭。卒能弼亮三朝。終此身鞠躬盡瘁。在我感恩猶後。惜外患邊防。謀猷未竟。盍憇遺聯一老。爲當今宏濟艱難。

聯

年治晚生黃振綱

萬戶領侯封。墮淚恩問羊叔子。千秋論相業。核名不愧范希文。

聯

門下晚生黃彭年

公真一代名臣。挽東南已墜山河。百戰奇勛。論學行本原。猶爲餘事。我是再傳弟子。憶京洛叨陪杖履。卅年老友。每從容講貫。咸服先生。

聯

直隸候補道蔣春元

爲東南撐半壁山河。冀大亂初平。長資柱石。是國家第一流人物。胡中興攸賴。遽隕台星。

聯

受業陳鯨

披胸羅宿海。沈幾默運。大度能容。廿載相依廉孟子。隻手挽銀河。陶鑄賢羣。廊清九服。千秋共仰武鄉侯。

聯

受業萬啓琛

係安危之重。爲社稷之臣。功名百世。將相一家。按軫起羣英。幕下同僚多節鉞。出大賢之門。許急流之退。憂患相從。勘平親覩。騎箕驚此日。風前老淚滿江湖。

聯

浙江候補道秦湘業

是名士。是名將。是名相。備於一身。衡岳湖鍾靈。天爲中興降申甫。有立德。有立

功。有立言。足以千古。江流助悲哽。人誰後起繼蕭曾。

聯

李光明

嘉惠士林。四部菁華皆授梓。周知民隱。百工技藝盡沾恩。

聯

鳳州知府李炳濤

砥柱仗元侯。邊檄未安。竊聞秦岳將頽。絕筆不忘依北闕。箴規垂下吏。舛讎久戴，誰知彭城就謁。過門長此哭西州。

聯

浙江提督黃少春

入正揆席。出總師干。以其身繫天下安危。真不愧元老壯猷。名臣頌畫。德媿皇婆。功逾霄晏。所注意在民生休戚。恨未見滇南解甲。隴右銷兵。

聯

部民綢緞機業

禹臯相業。德在安民。卽簡復繡繡彰施。亦沐大賢惠政。唐虞盛世。歌止擊壤。論智名勇功助伐。請觀惇史成書。

聯

署廬州知府周金章

將相一身兼。恩眷方隆。驚看劍氣歸天。星芒墮地。華夷同淚下。春光忽暗。愁見湘

工湧浪。衝嶽埋雲。

聯

賀祥麟

海內外福宇偕依。入操廟算。出掃機氛。幹旋拓中興。允武允文資盡畫。江西南停雲相望。我值懸弧。公傷弭節。去來同寸晷。一生一死慟交情。

聯

受業舒車元

聖朝養士二百年。得公輔翼中興。方爲食報。史館書助數萬字。似此鞠躬盡瘁。不愧封侯。

聯

受業劉于溍

秉節歷三朝。門下風僚多將相。遠顏纔兩月。座中師傅竟神仙。

聯

晚生劉繹

雅望駐江城。膝閣曾臨。一瓣心香瞻棨戟。豐功紀廬阜。峴台重擬。千秋淚墨灑遺碑。

聯

江西紳士劉繹等

吳楚本聯疆。紀義旗初指。時雨飛來。特爲生民救水火。匡廬咸失色。悵去轟偃塵。

大江東去。長留浩氣壯山河。

聯

江蘇知縣唐煥章

其盛德非下吏所及知。但看迴斡乾坤。陶成將相。帷貽謀待後人之嗣事。方慰廿年吐握。四國錡斯。

聯

通家晚生志和

簪毫游虎觀。振臂息鯨濤。文治武功。燕許汾淮齊俯首。星月黯湘潭。風雲慘江樹。畏威懷德。蠻夷華夏共傾心。

聯

知縣薛元啓

廿載矢忠勤。憂國方深。遠計名垂竹帛。三邊需保障。勞心未已。定知氣壯山河。

聯

安徽知府劉芳蕙

活國擬汾陽形往神留。舉世傾心瞻北斗。感恩同越石路修齒至。哭公有淚滿西州。

聯

江西知府王延長

盡瘁武鄉侯。千秋臣節。望隆新建伯。一代儒宗。

聯

屬吏蔡匯滄



維嶽降神。伯仲伊呂。乘鞭作牧。闕閔山河。

聯

年晚生何紹基

武鄉澹定。汾陽樸忠。泊於公元輔。奇助旂常特炳二千載。班馬史裁。蘇黃詩事。愴

憶我詞垣。凱誼風雨深談四十年。

聯

晚生張之萬

臨履惕冰淵。百世同悲曾子簣。功勛逾澗洛。千秋不數謝公墩。

聯

記名道刑部郎中潘曾瑋

開濟歷三朝。有三達尊三不朽。八表風清。再造勛名千古少。威儀貞百度。爲百寮長

百世師。一宵星殞。九重震悼萬民悲。

聯

記名提督陳濟清

爲國家股肱心膂之臣。再造勛名郭忠武。鍾衡嶽磅磚鬱積之氣。三朝知遇李長源。

聯

同里晚生楊昌濬

著道德能文章。是衡湘間氣所鍾。一代宗風更誰嗣。以儒臣兼武略，平東南數省大

難。中興事業獨公多。

聯

晚生馬恩溥

任兼將相翊贊中興。彤廷十六字褒忠。盡瘁鞠躬應自慰。塵拔英賢培成後進。幕府萬人俯首。泰山北斗復安宗。

聯

姻晚生郭松嶽

論交誼在師友之間。兼親與長。論事功在宋唐以上。兼德與言。朝野同悲惟我輩。考初出以奪情爲疑。實登其行。考戰績以水師爲著。實主其議。艱難未預負公多。

聯

晚生左宗棠

謀國之忠。知人之明。自愧不如元輔。同心若金。攻錯若石。相期無負平生。

聯

刑部郎中倪文蔚

知我十年前。問客何能。門下濫竽常自愧。論才三代後。如公有幾。江南愛樹已難忘。

聯

張文虎 唐仁壽

廿年重國久忘身。不愧春秋史冊。三省官民齊下淚。豈徒八百孤寒。

聯

世晚生許乃釗

惟大學問。功高心愈下。是真澹泊。身沒志益明。

聯

皖南鎮潘鼎立

相節昔從征。志決匡時。每飯不忘天下計。蓋躬今盡瘁。精誠戀闕。遺章難盡老臣心。

聯

江西記名道董似毅

立德立功。超越古今名不朽。爲將爲相。又安中外職無虧。

聯

寶山縣王鴻訓

於國有郭令再造之助。規模非三代下苟且僥倖功名。尙友古人。允矣方叔壯猷。召公維翰。修身見顏子不違之時。緒餘兼四料中政事文學精蘊。師資後進。悲哉鄧侯入昴。傳說騎箕。

聯

同知毛俊臣

功德在人間。寶至名歸。相業千秋懷太傅。英靈返天上。山頽木壞。心香一瓣弔鄉

賢。

聯

門人彭玉麐

爲國家盡吐乾坤。耗完心血。隻手挽狂瀾。經師人師。我待希文廿載。瘴鄉城賸遠南  
丈。永訣顏溫。鞠躬真盡瘁。將業相業。公是武鄉一流。

聯

襄鄖道歐陽正朔

武鄉侯學貫天人。功德兼崇。滄海橫流資手障。文中子門多將相。品超壇重。頽山壞  
木等心喪。

聯

受業年愚姪袁保恆

累世託遺家。卅年來父子兄弟。奉爲益友嚴師。一旦遽深梁木痛。中興雅佐命。三代  
下旂常竹帛。綜論武功文德。幾人能並大名垂。

聯

受業何敦五

真儒事業今無匹。大臣裁處我最庸。

聯

甯國知府受業孫翼謀

天語悼殊深。方期梯航就道。干羽舞階。睿策老臣偏歎逝。公歸悲不復。歷溯裘帶臨  
戎。江湖仗節。知名婦孺盡銜恩。

聯

姻世姪朱式雲

幾輩共佐中興。論公柱石勛名。屈指誰堪呼伯仲。祇今非無後勁。媿我湘山義舊。傷心真不荷甄陶。

聯

刑部主事朱壽鏞

美謚媿希文。一身憂樂關天下。高門重元禮。三世源淵及不才。

聯

晚生喬松年

勛業佐中興。何期天柱俄傾。九陛改容聞太息。謳歌遍南國。忍看江流不轉。千城雪涕失瞻依。

聯

三書院秀才

兆姓慶生還。教養兼施。十年絃誦聲聞。務本先教培士氣。斯文失宗主。典型猶在。八百孤寒淚下。傷心豈爲感恩。

聯

前輩泰階送金國琛

承國家二百年教養。翊贊中興濟艱難。資倚畀。機槍迅掃。瀛海胥恬。偉績炳千秋。錫爵允宜隆帝眷。救東南億萬姓瘡痍。維持元氣。崇節讓。釀休和。卿月重來。大星忽殞。羣生同一哭。感恩况是受公知。

聯

和縣譚家瑞

是豪傑。是聖賢。本一貫薪傳。親民明德。有夭爵。有良貴。歷三朝寵遇。生榮死哀。

聯

山東和縣胡鼎祺

神仙福分。將相經綸。更清操凜然。身後只餘桑八百。佛子衷腸。書生面目。忽前修邈矣。心喪還有客三千。

聯

同知陳光烈

七省被恩膏。偉矣助名滿天下。三台望星冢。爛然功業在人間。

聯

姻憑姪郭階

一德契宸衷。奴資都方廟堂。乍驚梁木遽摧。篤念蠹臣應震悼。十年從父執。竊幸追隨杖履。何意巫陽赴召。傷心樾蔭更誰依。

聯

直隸州裴祖基

德行言語政事文學。一身備聖教四科。又兼勳業崇高。李郭范韓誰與比。令妻悌弟孝子順孫。六秩占人間全福。更羨君臣際遇。皁纓稷契祇如斯。

聯

張復勝等

功高百辟。德被兆民。經濟本文章。名世間生成相業。祀享千秋。侯封萬禩。助猷泐鐘鼎。酬庸異數荷天恩。

聯

縣丞程柱

大經濟從學問中來。當年整頓乾坤。實惟伊訓一篇。呂韜六策。奇事業由艱難而至。此日推崇德望。允宜馨香百世。圖繪千秋。

聯

受業李傅黼

五百年篤生名世。武功文德。震耀古今。忽傳上相云亡。歎斯民誰為先覺。二十載依戀師門。北馬南船。奔馳壇坫。痛哭春風頓歇。微夫子吾將安歸。

聯

世恩姪邵順國

任艱鉅以佐中興。學問勳猷。共仰表師。敦故舊而撫孤弱。飲食教誨。劇恩感施。

聯

門人李興銳

翊運仗元臣。慕地神仙驚帝夢。任賢真宰相。普天桃李哭春風。

聯

弟國潢

無忝所生。病如考。沒如妣。厥德有常。更如王父。孝友式家庭。千里奔臨空自泣。  
以古爲鑑。文似歐。詩似杜。鞠躬盡瘁。殆似武鄉。功名在天壤。九原可作耐人思。

聯

世晚生許敏身

德澤被東南。十年來掃盡檣槍。位亞汾陽。名齊諸葛。大星沉江皖。千里外聞歸蓬  
島。心傷兩楚。哀動三吳。

聯

晚生馮桂芬

武緯本文經。爲漢唐後儒臣吐氣。中興嬖開國。與順康間元佐論助。

聯

出西州門迤邐而來。看桑麻徧野。花柳成蹊。十萬戶重賭昇平。遺愛難忘。白叟黃童齊  
墮淚。與中山王後先相望。幸湖水發恬。石城烽靜。五百載允符運會。大名並峙。袞衣赤  
烏共圖形。



